

北京图书馆藏

A 5638

中文(2)资料

# “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一二·一”运动史编写小组

一九七九年十月

5.51

2:2

BB80 \ 11

# “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一二·一”运动史编写小组

一九七九年十月



A793118

# “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二辑

## 目 录

### (一)

- “一二·一”罢课斗争的经过……………( 1 )
- “一二·一”运动与“民青”……………( 25 )
- 四烈士小传……………( 44 )
- 于再……………( 44 )
- 潘琰……………( 46 )
- 李鲁连……………( 50 )
- 张华昌……………( 53 )
- “一二·一”惨案实录……………( 54 )
- 云南国民党当局紧急会商决定镇压学生办法  
    ……………新华日报( 60 )
- 天地有正气——昆明学生在枪炮声中站立起来……………( 62 )
- 特务捣乱各校 撕毁壁报 威胁同学 粤  
    秀门前架起机关枪……………罢委会通讯( 65 )
- 血泪斑斑 特务宪兵 横行街头 枪杀同  
    学 掠劫财物……………罢委会通讯( 67 )
- 卑鄙的阴谋 毒辣的手段——收买打手对付  
    学生 便衣官兵到处捣乱……………罢委会通讯( 69 )
- 一面是严肃的工作 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罢委会通讯( 70 )

中法大学被暴徒狙击情形	中法大学罢委会(71)
血! 血! 血! 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	
.....	罢委会通讯(72)
“一一·二五”至“一二·一”惨案的报导	
.....	王季(74)
联大新校舍被攻记	冯虚(80)
反动派摧残昆明市反内战运动经过	新华日报(82)
昆明学生因反内战被害 联大全体师生举行	
公祭	新华日报(87)
昆明各校联合发出启事 驳斥中央社的欺骗	
宣传	新华日报(88)
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四死难烈士入	
殓典礼记	(90)
卢主席招待四大学代表 对我们的要求发	
表意见	罢委会通讯(92)
烈士灵堂终日拥挤 卢主席亲临奠祭	
.....	罢委会通讯(94)
马大猷教授书面材料 十二月一日工学院	
被袭经过	(95)
缪祥烈同学访问记	(96)
高金堂同学访问记	(97)
南菁中学教员张人鹤谈于再遇难经过	(98)
十一月三十日与十二月一日我所遇见的暴行	
.....	张崇安(99)
关麟征十二月一日来联大新校舍情况	
.....	王瑞沅(101)

程法伋报告关麟征十二月二日第二次来联大新

校舍情况	程法伋(102)
罗纪行同学访问记	(103)
十一月三十日与十二月一日我所遇到的暴行	
.....	吴锡光(104)
刘杰同学的书面材料	(105)
寻兆华同学的书面材料	(106)
黄其道同学访问记	(107)
昆明各界举行大会 一万余人示威游行	学生报(107)
二·一七昆明大游行特写——民主列车	学生报(112)
明日隆重公葬“一二·一”死难四烈士	
.....	学生报(114)
昆明学生联合会“一二·一”殉难烈士	
治丧委员会讣告	治丧委员会(116)
哀 启	治丧委员会(117)
发引须知	(120)
记昆明“一二·一”死难四烈士三万人大出殡	
.....	周 璋(123)
南英中学临时班联会给学生报编者信	(128)
闭户以示抗议	(128)
我是受了压迫的 敢怒不敢言	(131)
玩什么把戏	(132)
四烈士殡葬事宜由罢联全权决定	(133)
罢课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件	(134)
美国新闻处职员关于特务枪击爱国学生情况的证明	
.....	(140)

(二)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二月二十五日地方  
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142)
- 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发言人对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  
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声明……………(143)
- 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  
学教师罢教宣言……………(145)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  
报界之公开声明……………(149)
- 国立云南大学教职员为昆明市学生罢课并受枪击致遭  
伤亡事敬告各界书……………(153)
-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对“一二·一”惨案  
的抗议……………(155)
-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为母校遭受枪击屠杀惨案敬  
告全国同胞书……………(156)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同学会呈云南省政府文  
……………(166)
- 我们的呼吁……………昆明三一读书会等七团体(167)
- 一则热情的通讯……………杨斗(171)
- 民主斗争散曲——“一二·一”运动在大姚县中  
……………天雯(171)
- 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及向昆明师生致敬电  
……………(173)
- 成都学生誓以行动支持我们  
……………罢联会宣传股(175)

- 我们的抗议……………重庆区的一群大学生(177)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为昆明惨案发表谈话……………(180)
- 我们为西南联大申诉为西南联大学生控告  
 ………………重庆一群西南联大毕业学生(181)
- 成都学生援助昆明学生反内战惨案联合会通讯……………(183)
- 重庆学生报刊为援助昆明死伤师生告全国同学  
 及同胞书……………(185)
- 陪都各界昨日悲愤集会追悼昆明死难师生……………(186)
- 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同学致昆明各校师长同学  
 的一封信……………(188)
- 遵义浙江大学声援昆明师生通讯……………(193)
- 遵义浙江大学快邮代电……………(193)
- 川大十九个学术团体为声援昆明血案遭受殴打  
 告各界人士书……………(196)
- 川大十九个学术团体告全校同学书……………(198)
- 上海开会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于再……………(200)
- 成都东北青年联谊会为反对内战声援昆明死  
 难同学宣言……………(201)
- 千万人的呼声指出一个方向 重庆各团体  
 纷纷表示同情与支援……………罢委会通讯(202)
- 我们反内战的声音已经传到全世界了  
 ………………罢委会通讯(204)
- 政府与政府勾结,人民与人民携手 美议员  
 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罢委会通讯(205)
- 一位外国记者眼中的李代主席的“德政”  
 ………………罢委会通讯增刊(207)

以行动支持昆明同学，成都学生示威大游行，  
国际朋友多人参加行列

- .....罢委会通讯增刊(210)
- 复员运动延至上海，七千余美军示威  
.....学生报(212)
- 愿知留华理由，不听花言巧语.....学生报(213)
- “一二·九”纪念大会上，马尼刺华侨  
学生电罢联全力支持.....罢委会通讯(214)
- 一群爱真理的军人的来信.....(215)
- 一市民建议，“一二·一”烈士应入忠烈祠.....(215)
- 中大同学秘密募捐.....(216)
- 川大追悼“一二·一”四烈士.....(216)

### (三)

- 伟大的同情 慷慨的捐献.....罢委会通讯(218)
- 我们并不孤立 人民站起来了.....罢委会通讯(220)
- 看，大众的心向我们聚拢来了.....罢委会通讯(221)
- 各界纷纷解囊.....罢联通讯(224)
- “一二·一”惨案的反响 同情支持!  
.....罢联通讯(225)
- 重庆市一群在校在职及失业青年来信.....新华日报(226)
- 重庆一群职业青年的来信.....新华日报(228)
- 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电昆明学生誓作后盾  
并电汇慰问金.....新华日报(230)
- 捐献消息.....罢联通讯(231)
- 复旦师生六百余人声援昆明学生.....新华日报(231)



人民不是瞎子.....罢委会通讯(232)  
六件热情捐献的来信.....(233)  
同情之声,从每一个角落传来,谁不赞成?  
谁不愤慨?.....(236)

## (一)

### “一·二一”罢课斗争的经过

#### 一 手榴弹机关枪阻不住战士的声音

##### 一、反内战大会横遭镇压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昆明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四校自治会联合举行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原拟在云大至公堂举行，因事先为昆明国民党当局所悉，廿五日上午即逼迫云大校长熊迪之先生，出布告禁止学生集会。各校学生乃临时改至联大图书馆前广场举行。六点四十分，到各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社会人士共六千余人，席地而坐。七时，晚会即开始。首由晚会主席团致开会辞，说明此次晚会之重大意义，中华民族之兴废即系于目前进行之内战能否制止。随即请政治系教授钱端升先生演讲。讲题为“中国政治之认识”。钱先生以国民党员身份极力强调目前成立联合政府之必要。谓“苟无联合政府，则内战无法停止，老百姓将增无数不必要之痛苦。”

钱先生演说未毕，校门外即闻枪声。同学们仍镇静如常，置之不理。盖是晚六时许，云大校门前即密布军警，施行戒严，并将前后门俱行封锁。迨得悉时事晚会已移至联大举

行，乃又赶来包围联大。幸联大校门早已关闭，未能入校，故鸣枪以示威。

继钱先生讲演的是伍启元先生，也是国民党党员。伍先生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讲“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说在目前中国财政经济情形下，中国实不能也不应进行内战。如内战继续扩大，中国势将失去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必将趋于总崩溃。

在伍先生演说进行中，墙外手枪声，机关枪声，手榴弹声四起，子弹噼噼掠屋顶而过。同时，在八点二十分左右，电线突被割断。但大会仍继续在汽油灯下进行。国民党特务看见以上办法都不能破坏大会，就由一个冒称“老百姓”的特务份子强行登台讲话，重复国民党臭不可言的“内乱非内战”的荒谬宣传。台下群众嗤之以鼻，并迫令下台。据认识这个人的云大同学说，该特务名查宗藩，字中凡，云南昭通人，曾任昭通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现任昆明国民党省党部调查科主任。而他却冒称老百姓，实属厚颜已极。

第三个演讲者是费孝通先生，讲题是“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费先生指出美国目前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但其罪恶不在美国人民而在美国的财阀、军阀。中美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内战。

最后由潘大逵教授讲“如何制止内战”，潘先生登台前，墙外枪声又起，机关枪、冲锋枪齐作，子弹从同学头上掠过。但参加学生仍精神振奋，在通过昆明市四大学全体学生致国共两党制止内战，和吁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等通电后，仍照原定程序请潘先生演讲。潘先生也极力强调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美苏军队各从中国

撤退是制止内战的主要条件。演讲毕，大会主席团为顾虑同学安全起见，就提前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中散会。

几千人行列刚出校门又遭枪声阻止。等枪声停止后，各校学生就分途入城。这时各处出口，联大城墙缺口，凤翥街，大西门都架有机枪，断绝通行。不得已，又全体折回联大。在校内枯坐到十时许，发现农场小路可通至云大后门，才得进城。

## 二、抗议与压制

十一月二十六日，全市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昨日军警的暴行，联合举行大罢课。联大、云大、中法等校墙上，遍贴反对内战标语，要求同学用行动来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继续扩大内战，要求美军立即全部退出中国，要求昆明国民党当局追究昨晚枪击责任，向联大道歉，并保证以后不能有同类事件发生。并要求在罢课之外，更联合全市全国罢学、罢市、罢工、罢业，以制止内战。

联大、云大等校教授与学生，为使昆明市和全国人士明了集会遭受压迫之经过起见，已向云南省政府和警备部提出抗议，并专函教育部派人到昆彻查此事。

事情是扩大了，当日就有三十余中学响应罢课，昆明的党政军当局，慌乱之余，积极策动进一步之摧残，所以二十七日下午，李宗黄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召集各校负责人及宪警方面，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并决定在“以组织对付组织，以行动对付行动”的原则下，施行下列压迫办法：（一）命令各校当局尅日交出各校平日认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

(二)限各校在二十八日复课，否则以学校当局是问。

(三)由省党部负责在各校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在各校组织行动委员会，以“行动”对付参加反内战运动的同学。(四)从即日(二十七日)起，暂禁各校同学往来；凡在街上或学校遇有未带证章和假条的学生，宪警随时可当作“散兵游勇”拘捕看管。各校同学得悉此项决定后，即向全国同学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国同学立即响应和声援昆明同学，反对内战，反对对学生的专横压迫。他们沉痛的指出，内战的挑动者已经开始用内战来对付人民，对付学生了。

## 二 “一二·一”大屠杀

### 一、大屠杀序幕

关麟徵的恐吓手段，并不能阻止昆明广大学生爱国热情，自二十七日以后，仍继续扩大反对内战宣传。由此更遭军警当局之痛恨，并唆使特务用野蛮手段破坏，学生在街头散发反对内战传单及张贴标语，即频频遭受便衣特务之殴辱。三十日，南屏街美国新闻处门前，一西装特务以刺刀刺一青年学生之手臂，另一特务则以手枪射击一学生，幸枪弹射入右臂，未曾射出，即送惠滇医院开刀。学生等手无寸铁，受此袭击，即逃入美新闻处暂避，凶手扬长而去。同日，武成路上，亦发生同样惨剧，联大第×组宣传队(内联大七个，昆工十个)正在武成路进行宣传工作时，突有头戴呢帽身着西服的特种人物横加干涉，队员田振邦善言解释，向他们说明道理。但正在说的时候，以那特务为首的几十个便衣特务，拿着棍子扁担就向宣传员冲来。队员四下躲避，他

们追了田振邦同学，四面围住，棍子扁担拳头脚尖齐下，一面嘴里骂道，“打死你这杂种，妈的”。田振邦当即身受重伤，躺倒在地，继而忍痛混入道旁一商店中，打手们又追进商店，把商店的玻璃橱也打坏了，田振邦同学当时即无知觉。队员阳文浒等见状上前劝救，背部头部亦被棍棒打伤。待其他队员回校报告纠察员赶至时，打手等已无影无踪，只田振邦因受伤躺在地上，当即送云大医院医治。

此等特务行凶的情形，实在可说是“一二·一”大屠杀的序幕。

## 二、惨痛的“一二·一”

大屠杀的幕终于揭开了：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点钟的时候，云大方面，有武装的杂色军人带着木棍扁担闯进校门，把门口新贴的壁报标语撕去，打烂了岗警棚和桌椅等物，并且追打同学，当时就有多人受伤，又高呼“冲上去！”但因为石级太高，便呼啸而去。这时联大方面得到了消息，罢委会立刻通知同学作紧急戒备。不一会，在联大门口就发现了有两三个撕去布告的士兵，肆意寻衅，随即有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军人百余人和一些穿黄军服的特种人物到场，扬言要看壁报，不听劝阻，闯进校内立即以木棍石块（有师院同学亲眼看见，他们事先在凤翥街时即收集石块，可知其为蓄意行凶，决非“误会”）殴打同学与校警。当经同学劝阻，并将闯进校内之十余人推出校外，紧闭校门，而校外兵士以更多的石块瓦片向内投掷。后经在校外同学报告，该队兵士中队长以口哨指挥猛冲校门多次，虽经校内同学竭力抵御，因校门被毁，随即

冲进士兵三人，以木棍殴打同学。幸联大同学群起反攻，卒将二人逐出校外，捕获一人（名崔俊杰，符号述字第一〇二五号，自称属于军政部军官总队），终于守住校门。此时联大同学在内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时有男女同学上梯向墙外解释，而墙外砖瓦投掷更急，上梯同学均被迫退下。同时，该队士兵竟投掷手榴弹，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上前劝阻，被炸伤头部，进院后，于晚间逝世。经数次攻门不果，该军乃由队长出面交涉，而联大同学出外解释竟遭毒打，当场受伤同学十人（刘杰、魏立中、张君平、向大甘、罗纪行、张福元、吴达志、陈琪、何惠众、黄其道等同学），同时由南区出来劝阻之袁复礼教授夫妇，亦遭殴击。经数次折冲，联大同学坚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该队兵士乃悻悻而去。

同时在十一时左右，有四五十人着便衣，着军服，由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强行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闯至饭厅前院中开枪，并投掷手榴弹一枚，未伤人。师院同学猝不及防，推开食堂窗户，退入隔壁昆华工校，与工校同学联合由窗户反攻，将特务与武装兵士等逐出大门。不料彼等又将门打破，即从门隙中投进手榴弹两枚，当场有同学多人中弹倒地，其余同学即退守二门。该凶手等闯入大门后，即以木棍打受伤同学，而被炸伤之联大女同学潘琰被一石块猛击，又被恶棍用刺刀在胸腹部连刺三刀，同学前去救护时，潘琰尚微弱的喊：“同学们，团结啊！”昆工十七岁的同学张华昌头部重伤。特务等见重伤倒地的同学多人血流满地，遂扬长而出。事后记者闻警往访时，见大门内树下有血迹一大滩，并有行凶木棍一根，上染鲜红的血迹。

二门内一进门即有殷红血液两大堆，破碎纸张木棍到处均是。院中许多女同学均在掩面哭泣，空气异常沉痛。校外，市民群集，到处是“这是么什世界”之声。

师院受伤同学，随即由联大同学及云大医学院闻警赶来之男女同学，以帆布床抬至云大医院求治。将受伤同学安置后，同学退出医院，又为方自联大退出之一队兵士包围，抢夺钢笔手表及学生证，并施毒打，当场即有联大同学高金堂受重伤，又女护士马静成上前劝阻亦遭毆击。同日十二时左右又有便衣暴徒数十人闯入钱局街联大附中任意捣毁。又下午二时许，有着灰色制服兵士及化装特务六七十人，由一穿西服者指挥，攻击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宿舍，因大门紧闭，不能冲入，乃捣毁迤西会馆，将标语撕去，大写“打倒共产走狗”等无耻诬蔑标语。后闯入工院教职员宿舍，任意捣毁，教授马大猷先生出外阻止，亦遭毒打，宿舍内什物被捣毁抢劫。

同时南英中学于二时许，有兵士二百人左右，意图冲入，经劝阻后方悻悻而去。

下午三时许，记者等赴云大医院探询，先至女同学潘琰病室，潘同学胸部中一弹片，腹部亦伤三处，手指已被弹片削去，卧行军床上，脸色惨白，哼声不绝，已不能回答我们的慰问，为她摄影后，转入昆工同学张华昌病室。张同学被弹片穿入脑中，面部血肉模糊，医生手上拿着一支盛有淡红液体的玻璃管，说是他的脑浆血液已混在一起，业已无救。经照料他的同学苦苦泣求，乃转入甘美医院，卒于下午五时，在甘美医院逝世。昆工同学奋勇援救联大师院同学，惨遭牺牲，对于此种崇高情谊已无法言谢。李鲁连同学



已于抬医院途中伤重去世，记者往探，脸上蒙着一方小手帕，揭起来一看，满脸血浆已经紫结，脸侧向左，右耳盛满血液，红色上浮着白色脑浆，弹片就是从此穿入的，眼睛还张着，他还没有瞑目啊！高金堂同学是抬伤者去而在医院门外被殴重伤的。医院护士马静成小姐，因为路见不平，上前劝解，也被用石块打破了头，我们向她致无限敬意。于再先生系南菁教师，已于当晚逝世。许鲸伯先生以校外人士也连累受伤，更使我们难过。

李鲁连同学的遗体，于五时后暮色苍茫中经同学抬回校内，女同学潘琰于五时在云大医院不治而逝，遗体亦经抬回。潘李两同学遗体置于联大图书馆阅览室中，淡淡的灯光显得那么凄清，同学们围在他们身边，悲痛欲绝。几位女同学悲声哭泣，死者睁大了眼睛躺在帆布床上。每日他们在这里读书，现在他们毫无气息的躺在这里。这里是静默的，可是哭声传遍在学校里，眼泪流在每个人的脸上，愤怒燃烧在每个人的心里。

这就是“一二·一”惨案。

### 三、伤亡统计

这里留下一个大屠杀中伤亡的统计：

- (一) 十一月三十日被殴重伤者  
吕端墀 张天珉 何泽庆 田振邦
- (二) 十二月一日 被殴殉义者  
于再 李鲁连 潘琰 张华昌
- (三) 十二月一日 被殴重伤者  
许鲸伯 黄其道 罗纪行 魏立中

刘 杰 张君平 向大甘 张福元  
吴达志 陈 琪 何惠众 陈鲁生  
李 云 李复业 缪祥烈 牛兆恒  
杨 菀 古兆珍 张廷穆

(四) 因救护受伤同学致被殴重伤者  
高金堂 马静成

### 三 一笔血债，永誓不忘

#### 一、屠杀只有增加悲愤

同学死伤的消息，很快的传开了。当消息传至联大工院，工院同学悲痛万分，特于晚饭时全院默哀三分钟，向为反内战、争民主的死难同学致敬。工院同学听说受伤同学急需输血，当时登记者即有三十余人。最最感人的是昆商，消息传到昆商时，全体同学自动集中在礼堂聆听，老师们都放声大哭起来，大部份男女同学哭红了双眼，然大众的忿怒却多于悲伤。一个同学说：“今天我才真正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另一个同学说：“我要告诉我未来的子孙，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接着罢委会×同学上台高喊并问本校同学，今后对罢课采何态度，全体皆举手大叫：“坚持到底！”只此两件事，就足以说明屠杀在同学中间激起的忿怒是多么强烈。

#### 二、教授的忿怒

早在十一月廿九日，联大教授会就曾为反对昆明军政当局非法侵害学生的集会自由，发表对军政当局暴行的抗议书，指出：“在本大学举行晚会之时，竟有当地驻军，在本

大学四围，燃放枪炮，断绝交通。”认为国民党军政当局此种行为，“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

但是，“一二·一”的大屠杀接着就发生了，教授莫不愤慨异常，因此，就在十二月二日，万人含悲举行被难同学入殓的这一天，西南联大举行教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全体教授一致决议为“一二·一”军政当局屠杀学生提出抗议。并决定进行四项工作：（一）向军事委员会控告关麟徵；（二）向重庆高等法院控告李宗黄；（三）向重庆高等法院控告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党政军禁止集会游行的决议；（四）招待昆明全市新闻记者，说明“一二·一”屠杀学生真相。

到了四日，问题有增无已，教授会又进一步决议罢教一星期：（一）为死难同学致哀；（二）对学生罢课表示同情；（三）抗议云南地方当局指使军队屠杀学生的暴行。

十二月十一日，联大教授会又举行会议，朱经农曾到会，会议历四小时，从罢教进而决议由教授会致函朱次长，转中央政府，要求严惩主谋凶犯。并决定上监察院之呈文，明确指出关、李、邱三人为主犯，说明此次惨案之主犯，是所谓云南党政军当局。以后他们故弄玄虚，拖出几个所谓凶手，还来一套公审的把戏，想藉此以推诿责任。

### 三、四烈士入殓典礼

到了二日，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四位死难的战士要入殓了。入殓典礼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时间是下午三时。自中午以后，各大中学教授教师同学及社会各界人士与战士的亲友家属，即拥塞在联大门前，一个个凭学生证或

其他证明物件，佩上青纱后，由大门上的小门进入校内，这鱼贯的队伍，直到下午五时尚未间断。

进入校内的人们，多在门内解囊捐款（四小时中已达一百廿余万元）后，即往图书馆内瞻仰四战士遗容。

图书馆的门首，当头贴着一张标语是：“你要道歉吗？你问已死的同学吧！他们答应你，我们也答应你。”两旁贴着“反内战”壁报、追念死者专号及增刊，人们在这些血泪凝成的字句中间穿流着。

馆内无一刻不站满热泪盈眶的人们，有青年学生，有教授教师，有老太太，有军官，团团绕着静躺在花圈丛中的身覆国旗的四战士。很多人在拍照，四战士的亲友分别照护着遗体，好像是小心翼翼的看护一个病的孩子。张华昌的父母亲入梦似的坐在旁边，大家都哽住喉咙，生恐怕啜泣的声音惊醒他们。

有的人浏览着周围粘贴着的轱词漫画以及大屠杀纪实的通讯。有一个军官忍不住唸出声来：“你们没有死，你们将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里，活在永恒的历史里……”他放声哭出来了，立刻解囊捐出一万七千元支持反内战运动。

到了下午三时，四战士遗体一一由图书馆搬出，血渍未干，放进了黄红色的棺木之中，万人泣不成声。

图书馆门前的升旗台上，搭了一座临时的祭坛，旗杆上悬着半旗，坛的两边陈列四具黄红色的棺木，四大幅遗像，祭文，轱歌等分列在坛的两边。给人一种很深刻的的印象。

#### 四、万人凭吊

入殓以后，棺木仍暂放联大图书馆，于是图书馆成了

灵堂。

人们一进灵堂，便都肃然不语，因为墙壁上贴着一张黑纸，上面用白粉写着两个大字“肃静”。

从右边的旁门进去，把带来的香纸或輓联交在门旁的收件处，便有人领导到正中的供堂前行礼。上面并排着四幅画像，那些肃穆的面容前陈列着一堆一堆的果饼和鲜花，从窗格透进来的风，卷弄着蜡台上的黑烟，闪摇着烛火。由屋梁上并垂下来的輓联和各式各样的花圈，围拱在行礼处的三面。插上三柱清香，把酒泼在地上，迎着“自由之钟”声，吊祭者都弯下了腰。

灵堂的右端展列着数不清的輓联、輓歌，新诗、旧诗、漫画。有整齐的挂轴，挂在白墙上，挂在圆柱之间；有白纸上草草写成的，就贴在窗棂上；有即兴而作的笔记本上的一页纸，被钉在柱子上；有漂亮的书法；有不同意义的献语和祭文。这是团体，私人；是工友，学生——千百万的同情者的声音。几块黑板上贴着“血的事实”——“一二·一”惨案的实录。

左端并停着四口木棺，工匠已经把它们用油漆涂黑，木棺上铺盖着宽大的国旗，四面围着苍绿色的花圈，它们静静地躺着。“不要流泪，要恨！”墙上贴着绿纸写的标语，还贴着“一二·一”惨案的照像和死者生前的照片。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摆着血迹斑斑的“烈士血衣”。“争取自由”——棉花缀成的匾额，挂在出口的门上。

灵堂充溢着深沉的悲威的气氛。

致祭的人，真是川流不息，二日下午六时，联大全体同学在校内举行死难同学公祭，由联大代理常委叶企荪先生

主祭，到教职员及各校同学数千人，情绪极为悲壮沉痛，全场为之痛哭。后经全体一致决议将死难同学埋葬校内，因为他们是为争国家的和平民主而死。当场同学募捐埋葬费，无不予痛哭中慷慨捐款，共得一百五十万元。

别的不讲，单说六日一天来致祭的团体，就可以知道万人凭吊的情形。六日参加公祭的团体计有：省参议会全体同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中苏文协，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矿业公会，学生服务处，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同学会，湖北联中旅滇校友会，联大师范学院全体同学，建国中学，个旧旅昆同学会，昆华中学，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省立官渡农校，联大学生自治会，云南大学，联大附中，中苏文协俄文专修班，昆华商校，天祥中学全体教职员，天祥中学，楚雄同学会，业余中学，××小学全体师生，市立中学，昆女职校，金江中学，长城中学，南菁中学，会泽旅省同学会，××小学等五十七单位。

#### 四 热烈的工作

死者死了，生者继续展开了热烈的工作。

同学们团结在罢委会的周围，每天按作息时间起床，早操，读书，练歌，出外宣传，作家庭访问，举行讨论会，一切都有秩序的进行着，我们只选出两个工作的特写，从其中就可以看出工作热烈紧张的情形。

## 一、人民不再是睡着的

——街头宣传队特写

十二月七日，天刚才下过雨，泥泞的马路上，一大队宣传员朝昆明市中心出发。一路上，商店的门板上，房屋的墙壁上，昨天写上的“反对内战”的标语，旁边都被加上“就是赤匪”四个字，大家都有些莫明其妙。但是管它“赤匪”不“赤匪”，我们还是叫喊：“内战，等于自杀！”

从学校出发，一到目的地——近日楼，就迅速地聚拢来，二十几个女宣传员，在铁栏杆围着的园场上站定了，就放开喉咙唱起来：“我们反对这个……这违反人民、进攻人民的事……”声音是激愤的，嘹亮的，这声音飘进路人和附近居民的耳朵里，他们都过来了。人愈集愈多，从四面八方来，有做生意的，士兵、工人、公务员、农夫、还有小孩子，带着好奇的眼睛，带着惊喜的面颊。另外也有一些歪带呢帽的无表情的人物。宣传员挤在一堆，歌声又在人群中迸发出来！“八年抗战是人民……梦里也在想和平……丧心病狂打内战……逼死百姓跳火坑，大家起来反内战……”沉重的曲调撩起了每个人的隐忧，许多个诚朴的面孔感动得落泪。是的，人民都是一条心呀！

歌声一停，讲演员就跳上石凳，她拍了几下掌，几百双眼睛钉住她，她报告罢课的原因，惨案谋杀青年的罪魁：一个军阀一个党棍。有些人一怔，后退了几步，有些人恨，有些人笑，她大胆说出的不是无数人心照不宣的话么？演讲员的面部涨得通红，两眼射出逼人的光，她用几乎是喊叫的声音说：“站在正义的一边，我们赤手空拳，却比拿枪的更勇

敢。同胞们，“一二·一”的牺牲者是希望大家能过好日子啊！”在掌声里演讲员从容地跳下了凳，这掌声夹带着人民的爱戴。

人群的一角，一位老先生被打动了，他说：“我捐五千元，表示点小意思啊！”我们代表罢联会收下了这份同情与爱护，宣传员鼓掌，是感谢的声音。

又一个军人捐了两千元，几颗泪珠在他眼里打转。愿捐钱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硬着喉头，但沉默压制着辛酸，对于他们，我们没有多余的话，只期望着不使这般善良的人民失望。

近日公园的纪念碑旁，又一个演讲员开始说明：“为什么要反对内战，争民主？”人民耸着耳朵把一切语句听进了心头：“一个大家庭，大哥和二哥一点点不和，打起架来，锅也打破了，灶也打垮了，大家没饭吃，要饿死了，怎么囉？有话好商量咯！”他用人民的语言提出了大家的要求。

又是一阵歌声起来：“兵士们……人民的鲜血快流干；你们的枪口不能再对内哟，人民在希望，人民在呼号……放下你进行内战的冲锋枪，让我们高声喊呀，反对内战……”高亢的呼声散布在城市，飞到兵营，刺伤贪婪的独夫，惊醒善良的士兵的静悄的灵魂。听众要求再唱一遍，我们又唱，那里是唱啊？是叫啸，从肺腑里奔出来的叫啸，这叫啸埋在多少人的体内，终于爆发在我们的嘴里。

“五块钱”是一个描写钞票印得多，物价涨得高，穷人吃不饱，富人哈哈笑的小调。“这样日子怎么过哟，快把世界来改造”。唱的人，听的人全都流泪，坚决的表情挂在嘴唇上，他们想着八年真不容易过，而今天还要战争，自己人



残杀自己人，怎么忍心？我们要反对内战，谁打内战就反对谁。

最后、由一个大喉咙的朋友领导喊口号，每个听众的拳头举在头顶上，捏得死紧，像要粉碎什么。“让老百姓作主！”“有了联合政府就不会打内战！”“根绝法西斯！”“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巨声震撼了园场和人群，要告诉专制魔鬼，我们的力量才是伟大无比的！

## 二、剧艺社街头剧《告地状》

下午一时许，太阳照在云端公园门前的石阶上，石阶上出现了两个衣服褴褛，神情颓丧的小孩子，弟弟有十六七岁，低着蓬松的头，无语的蜷伏在墙根下。姐姐有十七八岁，精神憔悴，蹲在地上用粉笔写地状。

“落难女子刘秀英，自卖自身，身价二十万。”

观众渐渐围拢来，大家都静静的看地上所写的端正秀丽的字迹。有一个老太太还特别弯下身子用惜怜的眼光打量这个落难的孩子，好像说：“可怜呵！这么好的孩子”。观众越来越多了，一层又一层，姐弟二人在场内羞愧的蹲伏着，相对无语，观众默默的读地上的文告，场中空气愈显悲凉。

突然从人堆里走出一个中年人来。他在文告上知道了他们是同乡，相谈之下，原来他们还是街坊，异地偶遇乡人，这姐弟二人，方向他悲凄的诉出了他们生活中痛苦的遭遇！

原来这姐弟二人从沦陷区逃到后方寻父，正好父亲奉命出国参加缅甸战役，才在重庆留下来，姐姐在渝纺纱厂当女工，弟弟在花纱布管制局当服务生。抗战胜利后各机关裁

员，姐弟二人失了业。听说国军从缅甸凯旋，两个人变卖了所有的衣物来昆寻父，不幸路途遇匪，把所馀钱物抢去。至昆后，父亲却又调到山海关打内战去了。姐弟二人无亲无友，难度岁月，姐姐乃决心自卖自身，助其弟赴东北寻父，使一家父子团圆。

他们姐弟二人流着泪，向这位乡亲苦诉了这一段悲惨的遭遇，观众有许多人哭了，演员自己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真哭了，这位同乡站在场中向大家解说这一切痛苦，完全是因为内战，我们要反对内战！

观众闪开一条路，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扶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走到场上来，小女孩低头饮泣，老太婆手里抱着一个骨灰罐子，两眼直直的，嘴里喊着‘手榴弹，我的小连儿，你死得好惨呵！’

这落难的姐弟，原来和他们认识，他们是一路到昆明来的，那小女孩才哭啼着把事情原委告诉他们。

原来这老太太是带女儿到昆明来找儿子的，他儿子在南联大唸书，可是不幸的在她们来的头一天，她儿子因为反对内战罢课，被暴徒用手榴弹炸死了，朋友们把他火葬了，把骨灰装在罐子里，老太太听到这消息就疯了，守了十几年的寡，一下把希望完全毁灭，她每天抱着这骨灰罐子，疯颠颠，到处乱跑。

听完了这老太太的遭遇，听众嘘嘘的感叹着，流下泪来。那位同乡又站在场中把这次“一二·一”惨案原委告诉了大家，并指出这惨案是因为反对内战而起的，我们要反对内战。末了，一位联大同学来了，他们雇了一辆洋车把这老太太扶到车上，演老太太的同学已经把假戏当做真戏了，她哭

得止不住，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一直到商校卸了装，还哭了好半天。许多观众一直就没有看出是在演戏，就是有许多宣传员也不晓得是假的。

第二天有些人传说李鲁连的母亲到昆明来了！

## 五 惨案解决

### 一、所谓“公审”，所谓“惩凶”

这次惨案由于中央社蓄意掩盖事实真相，造谣诬蔑，以及昆明国民党军政当局，嫁祸于人的手法，弄得似乎十分复杂，所以在事件解决中间，就演了一套“公审”和“惩凶”的戏法。

事实情形毕竟怎样呢？我们且来看中央社自己的前后矛盾罢：

首先是昆明中央社二日的消息：“一日上午十一时，第二军官总队一部学员赴大观楼参观，经过联大时，因误会发生斗殴……另有一部服装不齐，闯至联大师范学院，遂起冲突，……即连投手榴弹数枚……”。

三日该社的消息也明明写着：“（二）第二军官总队有少数学员，日前在昆明被联大学生殴辱，……乃约同友好并与其他服装不一之群众共约三十余人，于前日（一日）十一时许，闯至联大师范学院，与该院学生斗殴，其中有一失业军官陈云楼暗怀手榴弹，亦前往参加，于斗殴之时，向该院投掷，……（三）联大新校舍（文法学院）亦同时发生投掷手榴弹事件，经探明系第二军官总队第二中队学员王斌所为……”

到了四日，由该社昆明发出的电讯，却变成这样的文字了：“（二）联大文法学院掷弹事件，即查明手榴弹系由院内投出，伤军官总队学员一人。（三）联大师范学院投掷手榴弹部分，则系陈奇达，刘友治所为，……二人均系失业军人，陈奇达供称：系受共党份子姜凯以金钱官职诱惑，发给手榴弹，听其指挥。刘友治供称：系受陈奇达利用。另有一陈云楼亦系失业军人，同受蛊惑，是日亦持弹前往，但临时握而未发”。

为什么昆明中央社四日的消息，要和二、三两日的消息前后矛盾呢（这里面，只经过中央社的笔头一转，联大新校舍投弹，“经探明系第二军官总队第二中队学员王斌所为”的，就变成“查明系由院内投出”了。而“陈云楼暗怀手榴弹……向该院投掷”，也变成“临时握而未发了。”）原来昆明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有了这样的一手“偷天换日”的“巧妙”安排。请看看杀人犯云南警备总部关总司令麟徽，和李主任委员宗黄“陪审”，和以第五军军法处宋处长治为“审讯法官”（虽然他们也抬出了卢汉主席来作“审判长”！）的这一场“手榴弹案”的“审判”吧：

虽然当局故意把这次屠杀学生的事件安排作为三案，一案是十一月三十日正义路殴打案，一案是十二月一日在联大文法学院殴打案，一案是十二月一日在联大师范学院投掷案。可是一个不小心，昆明中央社把蛛丝马迹都露出来了。原来三案的被告都是“军官总队的学员”。（第一案被告人是周海泉、李本固、杨茂生；第二案的被告人是杨简、王斌、覃治权、龙玉田；第三案的被告人是卢岳峻，乐炳炎。）

虽然如此，既然“上了法堂”，文章还是要做的。于是第一案的被告周海泉就说：“因为看见好些学生在贴标语，有几个学生走上去撕标语，他们就冲突起来了，我上去劝解……”真是，好一个“菩萨心肠”的劝解者啊！而第二案的被告王斌也就说：“我们根本没有手榴弹，是学生丢的，当时我想拾起来丢回去，被我们的漆队长把手榴弹打掉了”。这样他就轻轻的把“投掷手榴弹事件，经探明系第二军官总队第二中队学员王斌所为”的罪名，推得一干二净了。于是另一个被告覃治权，也就“抱屈不迭”的说：“一直禁闭到现在，我们太冤枉了！”

干净倒是干净，但是几桩凶杀案都要这样“如法炮制”，却也未免太不“像样”了，于是第三案的“审讯”就又变了个花头。——不过，军官总队学员的罪名还是要洗刷的，因此“审问”到乐炳炎时，他就说：“根本我在外看热闹，未遇到军官队一个人。”手榴弹“第一声响后，我就赶紧走开了”，而“文章”在这里一转，乐炳炎说：“手榴弹刚一响，我看到一个穿长衣的人急忙跑出来了”。因此“法官”“提审”了被告陈奇达、陈云楼、刘友治三人。这三个人在“法堂”所供认的，虽然不是军官总队的学员，可是陈奇达曾任七十八师少校副营长和五十七军交际科长，刘友治曾任贵州保安处副官，陈云楼据说是无职业（而中央社三日的消息则又说他是“失业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和“军”字脱离不了关系的。

这三位所谓“失业军官”对起口供来，他们投掷手榴弹的“奇迹”，是这样的“穿凿”得“不平凡”。陈奇达说，他和刘友治的认识，是“在路上跑生意认识的”。“我出去

玩，在大西门外遇到陈奇达，他对我说，你现在没有钱，可不可以帮我做点事，送你一点钱。他又说：现在学生时常闹风潮，跟军人和老百姓打架，要我在他们冲突时，丢一个手榴弹，送一万元报酬。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说是受人之托”。而陈云楼的遭遇就更奇特了：他也是“散步到大西门外”，看见“好多学生（大概有千多人）追到，打那些向外跑的人（有军人也有便衣），被打得可惨，我认为不平，就随口乱骂学生造反，当时我后边有一个穿便衣的人说：你生气，你为什么不去打？我说：我赤手空拳，怎样打？他递了一个手榴弹给我”。这位陈云楼竟是这样“得到”一个手榴弹的？！

读者大概不知道国民党的特务份子怎样制造一个“共党份子姜凯”来的吧？请看陈奇达的“供词”：“十一月二十九日，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和我在茶馆内喝茶，遇到他，有时穿中山装，有时穿长袍，服装不一定，我吃茶时，发牢骚，他跑来同我讲朋友，因此认识。他说你们干国民党的部队，本来就没有道理，国民党的军人都是军阀，当然白替他们干。他说：我现在托你作一件事，又有钱又可以作工作，约定三十日晚在北门外莲花池公路边见面。当晚他给了我三万元后，约定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时，仍在北门外见面，他带我一路走一路说，介绍我去当支队司令，但要我去服从他。后来我走到西门外师范学院，学生正在打架，他交我两颗手榴弹，要我投。我接了后，他就走开了”。特务份子不惜自甘陨灭的将“军阀”等骂了一遍，可是下面露出了一个尾巴：当“法官”问起“这人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时，他却只能吞吞吐吐的说：“他没有告诉我住址，他说他叫姜

凯。”而这位“莫须有”的“姜凯”，中央社却给他戴上一顶“共党份子”的帽子。可是说也可怜，“法官”又问到陈奇达，以后见过他没有？他说：“约定当晚在翠湖见，我去过，他未来”。就是这样的一场“审问”，昆明屠杀学生的凶犯及其指使者，把罪名轻轻的推在共产党的头上。可惜这些徒子徒孙们学得太不像样了，这一出“国会纵火案”的翻版，叫昆明的人们看了，只是在骂他们笨拙到了极点呢！

经过一套所谓“公审”之后，十一日下午警备司令部就布告枪决四日所谓“公审”所判决的在联大师范学院投掷手榴弹罪犯陈奇达、刘友治两人，验明正身，绑赴肇事地点实行枪决。对于这两个“凶犯”，罢委会的诉讼委员会及教授所组成的法律诉讼委员会曾请其缓期执行，学生们的请求并没有被接受，因为当局者们说这是蒋主席的命令。时间的匆促，使学生们没有办法挽救这两个“凶手”的生命，而只能做到一点消极的工作，即声明这两个“凶手”并没有经过原告人控诉，他们两人的死，要由警备司令部负责，与学生的罢委会无关。

## 二、坚持罢课目标

罢课仍然在继续着。罢委会五日做了一个决议，为达到此次罢课目的，提出三类条件共十一条，但须待其中第二类四条和第三类三条得到圆满答复，才能考虑复课问题：

第一类：（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请美政府撤退在华美军。（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出版、人身等自由。

第二类：(一)追究“一二·一”事件真象。(二)立即取消十一月二十四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

(三)保障同学的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要求中央社改正污蔑联大之荒谬言论(诬指教授学生为匪徒、为共产党)，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致歉。

第三类：(一)严惩凶手，撤办十二月一日惨案主使人关麟徵、李宗黄。(二)发给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及受伤同学之医药费。(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

九日下午三时，云南省政府卢主席招待四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对于上面提出的一三两类要求，作了表示。

关于第二类：

第一条：追究十一月二十五日射击联大事件

卢主席表示：本人接事于事变之后，无权处理此事，今奉令调查此案真相，除依实呈报外，追究之责，请朱次及霍总司令转请中央办理。

第二条：取消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关于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

卢主席表示：本人对决定前项禁令、并无所知，本人接事以后，同学行动在合法及不妨碍社会秩序之内，同学自由当加以保障。

第三条：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得任意逮捕。

卢主席表示：身体自由，政府当依法保障。

第四条：中央社必须更正污蔑学生之报导，并正式道歉。卢主席对此无表示。傅斯年先生建议，由傅先生会同云大熊校长，中法徐校长共同提出对中央社之驳斥。关于第三类。

第一条：严惩主谋犯





## “一二·一”运动与“民青”

随着内战一天天地扩大，随着美国反动派的积极帮助国民党屠杀中国人民，昆明学生深感此时此刻正是我们表示意见的时候，最初在十一月中旬由民青第一支部向民主同盟及民青其他支部建议：（一）发表宣言、反对内战；（二）致电美国，要求美军退出中国。此建议最初同盟不赞成，因那时刚好打个大胜仗，他们认为既打胜仗，即无须反对，如打败仗再行反对亦不为迟；而民青其他支部则认为须先经内部讨论决定后始能进行，是以该建议即耽搁下来。

十一月二十日左右，那时国军开入东北，美国积极支持国民党，中苏谈判进行，大家都认清目前时局的严重性，首先就是美国的干涉与内战的不可分性，因此，首先就由民青第二支部决定同意第一支部建议，再立即展开工作。最初大家计划由联大几个团体建议学生自治会开代表会讨论发表宣言事宜。经再三商讨，终决定发动召开时事晚会，在会中由联大、云大、中法等三学校学生团体联合建议：（一）发表宣言，反对内战；（二）致电美国青年，呼吁美军退出中国。大会日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七时在云大至公堂召开，由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四大学学生自治会主持，邀请钱端升、杨西孟、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五教授演讲（原拟请张奚若演讲的），其余吴晗、闻一多诸先生则出席指导。

二十五日清早，报上忽然出现禁止集会、游行的法令，是由云南党政军当局在二十四晚开紧急会议决定的。先一日

他们已经对云大当局施行压力，强迫云大当局不准学生在云大开会。其次第五军的军长邱清泉并召费孝通谈话，因为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你不能这样》。邱军长认为这篇文章非常严重，从此确定该会系费先生所煽动，威吓他不准参加，同时还把他的太太找了去，意见大略相同。

同一日，民青先作决定，主张把会场改到联大，因：（一）联大有国际声望，反动派不敢过份压迫。（二）联大如出事，教授校长均可出头讲话。（三）联大校警可帮同维持秩序。此外自治会并派人分访教授，目的在：（一）稳定教授，让他们今天都能到会；（二）询问对今晚会议的意见。教授中除杨西孟外，其余均表示可决定出席，钱端升并进一步表示大会必须开，但会场最好改到联大来。

当天中午，四校的自治会开联席会议，联大代表提出更改会场主张，但云大代表坚持不得修改，理由是如此他们将失掉同学的支持，说他们胆怯，他们并表示极大决心，说昨夜即与校长交涉，他们已声明愿意因此而被学校开除及记过，并说如大会当场被军警包围无法进行时，再由联大另行召开，英专代表表示支持，因此当时决定大会在原定时间，原定地点举行。

当天下午二时左右，云大代表来联大商量，他们同意会场改在联大举行，因李宗黄认为熊庆来（云大校长）软弱无能，想找个机会换掉他。而在那天上午，云大当局即已出布告，禁止同学集会，这样就临时把会场改到联大来。这时联大叶代常委企荪非正式经由李继侗通知吴晗说可以开，但须“技术一点”。

是晚大会如期召开，民青事前作如下布置：（一）通知

各盟员临事镇定，帮同维持秩序，并在相互间作必要的联系；（二）在校门口设传达处，准备到时与军警办交涉；（三）校警加岗。

大会在七时十五分举行，首先钱端升演讲“对于当前政治应有的认识”。在演讲中，联大东边即有断断续续的冲锋枪声，引起一场紊乱，但一会即告平静，其后西边亦起枪声。最初东西互相呼应，以后即同时密集扫射，越来越密，并挟有迫击炮声。当枪声最密时，教授依然讲演，主席亦站在台上不动，大会遂在密集的枪声中进行。当费孝通讲完“美国与中国内战”时，主席宣布三大学学生团体有建议，请他们出来宣读（建议要点如上）。办法是由到会人士同意然后交由主席团起草，各校自治会公布宣言内容，召集代表大会修改通过。这时就有一人要求讲话（此人后查系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叫查宗藩，因他曾在昭通县党部当秘书，由昭通旅省同乡会揭发）。主席最初不同意，请他等教授讲完后再讲，但因他带有人，要求让他讲话，主席遂宣布准他发言五分钟。他噜噜嗦嗦说了一大堆，没说出什么，同学要求他把意见简单说清，他就说“这不是内战而是内乱”，同学大哗，有的叫他下来，有的说要揍他（这里自然有特务捣乱，但也有好的同学）。他就说你们打我吧！你们都来打我吧！很显然的，他想借此造成混乱，但主席立即宣布请纠察队员把他带出“解释”，并宣布大会继续进行。潘大逵讲完后，主席团接受教授意见，为避免另生枝节，宣布散会，歌咏队唱“我们反对这个”，时八点半。

散会后，同学十分愤慨，成群结队离开学校，并高声叫嚷及唱歌。时军警围住学校，开枪阻止学生离校。其后经纠

察队交涉，始允将军队撤离校门口，但进城各路上均经戒严，断绝交通，至十时左右，同学始由云大农场进城。

当晚散会后，同学十分愤慨，多数要求罢课，是夜同学分访各宿舍征求他们对罢课意见，各同学均一致赞成罢课，一夜之间，签名拥护罢课者竟达七百多人，于是抄出布告，宣布罢课。

### 罢课后的组织及工作

(一) 十一月廿六日清晨，联大宣布罢课，接着云大、中法响应。联大附近农校，昆工相继罢课，至是日下午，据采访组同学回来报告，昆市罢课已有十八单位。

(二) 是日晨，民青决定当前中心工作，首为巩固联大罢课，次为发动昆市各校罢课支持联大。是日自治会开会决定下午二时开代表大会，组织罢委会。

#### (三) 代表大会的决定

a、组织罢委会，由自治会全权负责组织，人选由有威望的同学参加。

b、发表宣言：(1)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宣言；(2)反对内战宣言；(3)致电杜鲁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4)致电美国人民呼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c、提出复课条件(1)追究射击联大责任；(2)废止二十四日非法禁令；(3)保障人权；(4)要求中央社更正道歉。而复课时间由罢委会决定。

当讨论宣言时，工学院代表即提出既然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亦应要求苏军退出中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公道。事先民青已考虑有人会提出此主张。当时以为苏联已声

明十二月三日前撤兵，自然容易解决，除嘱咐代表准备解释外，未认为重要问题。至此各代表当即解释，工院未认为满意。付表决时否决工院修改案，当时工院代表表示将退出罢课，经解释后始允重新考虑，希望自治会方面亦能如此。

(四) 十一月二十七日因罢课学校众多，组成中心领导机构，已成必要。是日晨学联开会，到各校代表，当场通过联大所提宣言内容，通过组织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其后联大罢委会并入该会：

### 反动派的进攻和民青的反攻

(一) 工院的反对及所谓无党无派的签名运动。

a、三青团的布置。二十六日下午，三青团开紧急会议决定了(1)转移宣言的重心，即要求国共停战，要求美苏退兵，这样就使中共陪国民党，苏联陪美国；(2)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修改宣言的主张，分裂同学而瓦解罢课(他们不提出罢课，因为罢课是同学一致的要求)。

b、当天下午即有以三青团为首的女同学十几人联合签名，提出宣言内容应如何如何(即如上说国共苏美并列)，并宣称此乃公平的，不为任何党派利用的宣言，未被重视。

c、当天下午即有三青团女团员二人，自称新舍代表，请工院提出修改，并称新舍将予支持。是晚工院开全体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后，以一三八票对七七票，通过修改自治会宣言。

d、新舍方面由政治系一九四六级发起签名运动，提出修改宣言，并标榜所谓无党无派的公正的立场。下午三青团发出布告，要求团员勿在无党无派签名单上签名，签名者应自

动退出云云，以加强所谓无党无派的意义。当天签名者达六七百人，多数是因为他们标榜无党无派的原故。

*c*、六一同学于廿七日下午开全体大会，初则拒绝自治会代表参加，继则拒绝自治会发言，经激烈争论后，表决再表决，终以一一三票对九八票通过修改自治会宣言。

*f*、廿七日晚，政治系一九四六级出布告，决定廿九日召开无党无派大会，请已签名者凭入学证入场，未签名而临时支持其宣言者，可临时凭入学证补签，是为反动势力发展的最高峰。

## (二) 斗争与反攻

*a*、廿六日晚，民青决定今后一两日工作重心为巩固联大罢课，解决苏联撤兵问题，争取中间同学，其具体布置如下：

(1) 集中全力巩固最弱的一环，即工学院派遣大批与工院有关盟员前往进行说服工作；(2) 在新舍及工院同时展开广泛宣传工作，宣传内容是：(a) 从理论说明苏联不干涉他国内政；(b) 从事实说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c) 从而说明如把苏美并列实为不公道的。而对于分歧的意见的解决则强调：(a) 同学应团结一致，坚持罢课，争论应以不妨碍罢课为原则；(b) 分歧意见经由民主讨论谋取一致。在宣传的态度上则为：(1) 态度温和而诚恳(2)；不刺激中间同学的感情及自尊心；(3) 分头访问教授，征求其意见。

*b*、无疑地，民青这一宣传与解释工作，是得到极大效果。首先在工学院，廿七日清早，经激烈讨论后，重付表决，以一一五票对一二票通过拥护自治会宣言，其次一些中立同学均自动向签名表上涂去自己的名字，而有更大一部份

签名同学，则表示承认要求苏美并列是不公道的。但他们已有如许之多同学签名，如自治会不修改宣言，则将坚持到底，这已成为意气之争了。

c、当此之时，不成问题，拥护自治会的宣言的人占多数，但问题是比例相差实在太远，如长此以往，则一方面减少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则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反而把中心工作，即罢课反对内战，争取自由的目标被忽视了，所以为了谋取全校同学的一致，为了更能集中力量，扩大罢课的影响，廿七日下午，民青即决定修改宣言，其布置如下：（a）由自治会代表联名提出修改意见；（b）经由盟员非正式以修改意见征求中立同学意见；（c）经由盟员对工院同学提出修改意见征求其意见；（d）决定修改条文，首先提付工院表决，使反动派无从措手；（e）在公开宣传上不露声色，照常进行，使反动派无法预先知道。

d、当晚由自治会代表七十一人（占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联名提出修改宣言，并即在自治会通过，后立即交由工学院付表决，当场以一七一票对五票通过，拥护自治会修改意见。

e、二十八日晨，无党无派者召开大会，出席很少，于是他们便打着无党无派的标语，一边敲锣，一边喊着无党无派开会，于是同学群集着跟去开会，主持者不让进去，同学责其盗用无党无派名义，于是发生冲突，幸纠察队及时赶到，加以调解，会议遂如此散会。报上所登联大反罢课会议被共产党分子三十余人以手枪胁迫散会，即指此事。

f、廿八日下午无党无派签名及大会负责人联名公布声明支持罢课并自动宣布结束其工作。



### (三) 对教授的斗争

自从学校内修改宣言风波平静后，同学已全体一致，是日工院即发动募捐，一个下午内成绩达十一、二万，并送五万元到新舍来作为经费，并以扩音器作街头宣传。当这时候，正是扩大同学的影响之时，正在这时，复发生教授要求学生复课之事。

a、最初当学生罢课后，廿六日上午，教授即开教授会议，对同学的行动表示同情，并决议以全体教授名义向地方当局提出一抗议书，未被接受，廿八日另作一更强硬的抗议书，结果如何未悉。廿六日下午学生自治会代表会议开会时，叶企荪、周炳琳诸人出席，除说明教授同情学生行动外，周炳琳并表示希望同学能放能收，次日即行复课，后以同学意见坚决，另声明让同学自行考虑。

b、廿八日下午学校出布告，说是将于十一月廿九日在图书馆召集同学讲话，廿九日上午，民青即派代表往访同盟，表示我们态度，希望同盟教授赞助学生，要求当局让步，不要要求学生复课，以对当局妥协，同盟未能同意，要求学生复课，争执两三点钟，未有结果。当天下午，即由罢委会发表一封给教授的公开信，内容主要表明两点，在图书馆前面公布，并在教授来到会前向同学宣读。教授来后，由叶企荪、张奚若、周炳琳、钱端升、诸人代表校方讲话，除对同学行动表同情及赞助外，进一步以种种理由，要求同学复课，并由周炳琳代表校方宣布第二天（卅日）上午九时正式复课。并说：同学因故未能复课听便，但不得干涉他人上课。当由罢委会代表答复称：自由未能获取，无法复课。周炳琳说以后保证开会决无同样事情发生。同学代表称：果尔则我等明天

游行，如未出事，则立即复课，问周炳琳能否保证。周氏答称：彼所保证者，系指校内集会自由，非指校外而言。至是代表遂以九一八为例，而声明不能等候解决，必须以行动贯彻主张，不当奴隶。至此闻一多出来讲演（预定不许他说话），他认为复课是一策略问题，而复课并非是不干，同时表示罢课已获重大成果云云，并指责罢委会代表感情用事，想用感情煽动人，最幼稚亦最可羞愧，语毕教授即行离开会场，同时罢委会正式宣布继续罢课。

c、当晚罢委会即派同学分头访问教授，申明为什么不能复课的理由，并要求教授了解同学的苦衷。教授们当即表示所以要求复课，无非是个幌子，实则他们并不一定非要明天上课不可。他们认为，如果下一礼拜（那天是礼拜四）能够复课，他们即认为非常满意了，从而缓和教授与同学的紧张关系。

### 当局的镇压

当罢课刚开始，当局最初的希望是：寄托在联大反动派的身上，寄托在联大三青团的身上，希望通过他们，参加罢课行动，从内部分裂同学的团结，从而瓦解联大同学的罢课，进而使整个昆明市罢课行动自生自灭。但当廿八日起，反动派的攻势全部被粉碎了，他们的努力，不过只维持了一天的功夫，而只在一晚上便整个儿被粉碎了。这时，他们便把他们的工作，集中在中学方面，企图用武力强迫中学复课，使几个大学在那里孤立奋斗。同时廿九日，关麟征招待记者正式宣布以宣传对宣传、组织对组织、行动对行动的方针。现在分述如下：

### (一) 对中学的压迫：

a、廿七日省政府召集昆明市各中学校长开会，由李宗黄亲自出席，强迫各中学自次日起，完全复课，并宣称如教员不复课则开除教员，学生不复课则开除学生，并且分派警察巡行各校，遇有未复课者，则责问学校当局，并当场强迫复课。五华中学即在此种情形下被迫复课，但到当天下午经联大联络队员到场帮助进行工作，全体同学开会表决罢课问题，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继续罢课。

b、学校复课不成，于是想用杀一警百的办法，这就是集中力量对付几个罢课最坚决的学校。在他们对象中，一个是昆华女中，他们强索班联会代表名单，企图由此压迫威胁学生复课；一个是天祥中学，那个学校的老师跟学生一起干的。结果昆女中校长跑掉，同学个个回家去了，这一着又失败了。

(二) 以宣传对宣传，自廿八日起，即印发宣传品，有所谓“西南联大晋察冀辽川陕汉籍学生反罢课宣言”（据后探悉，这都是第五军邱清泉军长连夜强迫和平日报赶印），并散发所谓“抗大同学宣言”。其后亦仿照罢委会通讯、印发罢课通讯，专门登载他们的“延安广播”、“共产党指令”；并在街头仿照学生用粉笔写标语，有“反对内战就是赤匪”“罢市无生计”等等，同时并强迫各报发表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新闻，如“反罢课委员会紧急启事”、说“联大反罢课会议被武装共产党分子以手枪压迫散会”、如“联大共产党分子以武力压迫各中学校罢课”等等，说“罢课系受人利用”等等。

(三) 以组织对组织，这就是组织反罢课委员会。最初

通知由各中学选派得力学生二人组织，但没有一个学生。后改由各校校长组织，只是存在一天，以后即未见有何动静了。

（四）以行动对行动，反动派以为学生势必游行，所以要召集各机关党团员集会，准备各校学生一旦游行，他们便出来反游行，并制造口实与学生冲突，这是由他们的密令可以证明。并且廿九日在第五军分校召集各级党团员开会，据说他们认定那天学生必游行，所以特别召集来为党国服务，准备对付。

## 大 屠 杀

当反动派各种破坏罢课手段都被粉碎后，同时由于廿九日教授的反对罢课，反动派便准备更进一步对付罢课。廿九日晚李宗黄在如安巷五十九号召集特务开会，布置好三十日殴打及逮捕学生的准备工作。三十日邱清泉复在原地召集其干部开会，关麟征声明干到底，他说：一切由我负责，而我只对蒋委员长负责。

（一）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下午同学接连被殴打、被逮捕。计被打者有在武成路洪化桥宣传组同学被特务跟踪，并被殴打，同学萧斧被殴后又被捕去。

（二）在福照街联大宣传队员七人及富春中学十人被特务三四十人包围，以扁担殴打。

（三）联大同学田振邦被殴受重伤，以人力车拉回。

（四）在南屏街宣传队员三人被军官袭击，同学何泽庆被枪弹射穿左手，张天岷被刀刺伤右手，吕端墀被打，头部红肿，衣服撕破，幸为美新闻处救出。

(五) 昆工宣传队员被打，惟无受伤。

(六) 此外在街上被打同学无正确统计，特务一问是联大同学，即行殴打。

被捕者有：(1) 萧斧，在福照街口；(2) 纠察队长朱谷怀在威远街被宪兵十三团逮捕；(3) 云大女宣传队员刘美兰等二人被捕；被捕者当天下午即行释放，惟女同学身上钢笔手表已经失踪。

当特务满街行凶时，有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打人”？回答说：“我为什么不打人，打个大学生的八万元，打个中学生的四万元”。其后人们复在福照街口，看到这些特务分赃不均，自相殴打。

同一日，中法、云大、联大，师院，均遭特务围攻，领导的人是三青团秘书及宣传股长周绅，到处撕布告、撕标语、毁坏校具、抢走宣传品。中法同学被迫躲在宿舍里办公。此批特务，打完联大师院后，复至青云街捣毁新华日报营业处。

一二·一惨案实录，这里只约略说几点：

(1) 当天遭攻击者有云大、联大新舍、联大师院、联大工院、联大附中。凶手一共投手榴弹五枚，在新舍投二枚(一枚未炸)；在师院投三枚(先二枚未伤人)。受伤同学进医院者共二十二人，死者四人。

(2) 死难烈士中，鲁连烈士直接受手榴弹炸伤，经进医院后，十五分钟毙命。潘琰自己受了伤，见李鲁连伤重不起，大家都不敢去救他，她便奋不顾身前往救助，被特务以刀刺中腰部三刀，复以棍打。张华昌系昆工同学，闻师院被攻，爬墙过来救助，被弹片炸伤，后被刀刺伤，于午后五时半逝世。于再烈士系在新舍遇难者，时一士兵欲丢手榴弹，

被烈士遇见，急忙上前紧抱，被摔开后，炸弹接连爆炸，因此受伤，受伤后复被军官总队队员以锄头打，以扁担打。

(3) 抬受伤同学至云大医院时，被军官总队学员包围不许医，致被迫将伤者抬往云大。抬受伤同学从医院回来，在路上被殴，高金堂同学且在田中被打，说是打死赤匪不赔命。护士马静成前来劝告，亦遭殴伤。

(4) 当暴徒打入工院教室时，除打毁器物外，并将电表抢走，说是跟共产党通讯的发报机。

(5) 当天晚上死难同学尸体抬回学校，女同学数十人围住尸体痛苦失声，男同学看了尸体后，不是眼睛发红，就是泪流满面，当晚同学三四十人，守尸直到天亮。

(6) 十二月二日下午举行入殓典礼，当尸体从图书馆内抬出时，同学莫不痛哭失声，其中有一女同学，因悲哀过甚，以至晕倒。

(7) 受伤同学间，大半是在与军官总队交涉时，被用锄头打伤的。

##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地方当局的态度

惨案发生后，关麟征自知闯了大祸，即于当日下午及次日上午两度来联大视察。第一次曾说你们学生就是错的也是对的，总是你们有理。第二次他说我来告诉你们凶手是谁。同学说他猫哭耗子假猩猩，对他的举动表示愤慨，并当他的面要求惩办凶手关麟征。十二月四日，关氏又派他的副官送款五十万元及牛奶罐头慰问受伤同学，当被受伤同学及全体同学拒绝。显然的，关麟征这种举动，企图卸脱他的责任，博取市民的同情；另一方面则借此可以说学生受奸党指示，作

为进攻学生的口实。配合关氏的伪善行为。反动派发动了广大的宣传攻势，其一是昆明广播电台军政报告里说：昆明共产党份子，企图借四受难者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们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牺牲几个人是不在乎的。同时十二月五日，关氏参谋长发表谈话，一口咬定这是共产党煽动，但说青年是纯洁。并说共产党目的在发动革命，如煽动罢市、罢工、罢赋、罢丁等等。这一阴谋显然更进一步了。一方面使胆怯者或中立份子脱离罢课的行列，一方面指定这是共产党煽动。这样惨案便与他们无关了。

十二月五日为了表明他们的公正无私，反动派表演了一幕话剧，即所谓公审凶手，并拖卢汉下水，罢委会拒绝前往出席，因为这是他一手布置下的陷阱。罢委会声明说，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凶手，或主要的凶手，保留以后提出控诉的权利。并说他们已收集各种证据，准备提出公诉。显然从国民党公布的凶手只有两人，实在不够。因为（1）在联大新舍丢手榴弹一颗（另一颗未炸）；（2）师院丢三颗；（3）受伤同学还被刀刺伤；（4）抬受伤者，后在归途，被打受重伤；（5）卅日二同学在南屏街被枪击被刀刺。

## 罢课后的工作

（一）领导机构，在联大是罢课委员会，在昆明是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委员会。在罢课头一天或第二天分别成立，其后为集中力量，将二执行机构合并。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百分之九十均为联大同学，惟在云大、中法设分处。其组织是常务委员会五人，下设总务、纠察、宣传、联络、交涉等五股。其后又成立治丧委员会。罢联系由各校代表组成，

每隔一日开一次联席会议。

(二) 组织工作,各校如云大、中法、英专均成立有罢委会,领导罢课;各中学如有自治会,则由自治会领导,否则另行成立,由罢联帮同进行,惟未普及各中学。

### (三) 宣传工作

a、发行罢联(初为联大)通讯及罢委会通讯两报。前者系有消息即行印发,后者每天出一期,铅印,八开纸,初印四千份,后增至一万份,我来时,增至一万五千份,作为理论领导的中心刊物。

b、发表文件,油印的除罢课的宣言外,尚有告市民书、告商民书、告工人书、告士兵书等主要文件,后均停发。

c、壁报(有街头与校内)与漫画。

d、对外宣传,这是从廿九日开始,系鉴于反动派的街头宣传而决定。第一日尚在校内附近,第二日扩及全市,贴标语、写标语、散传单(文告)。“一二·一”惨案后,更发动大规模街头演讲,以惨案为中心、向市民说明惨案经过。其办法是由宣传队先选一定地点,先行唱歌,待市民集中后,再行讲演。然后又唱歌,又演讲,如是继续下去。因鉴于人手不够,所以决定每队人数尽量增加。

(四) 联络工作,首要是对各中学的联络,自二十六日起,即派有采访组去各中学采访消息。二十七日起正式派有宣传队至各中学,解释罢课及反对内战的理由,及其他种种问题。

(五) 发动中学生积极参加工作,这是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已决定,但始终未见成效,原因是(1)机构不灵。(2)



没有当作最重要工作，向各级解释。（3）中学生与大学生的距离。

### 同学的情绪

自从罢课后，同学对罢课的行动都表示最大的支持，其间虽因修改宣言事发生争执，但绝无提出反对罢课的，而自宣言作辞句上的修改后，同学更全力支持罢课了。这表现在：

（一）对罢委会的信任。罢委会的决定，同学都能尽力执行而无异言。当然其决定是符合大多数同学的要求，而且没有攻击罢委会的，同学更时常对罢委会提供种种意见，对各方面反映情报亦随时提给罢委会，而对其缺点亦提出批评。

（二）参加工作的踊跃。天天都有同学到联络股找工作去，他们都问有什么事给我做吗？有一在外做事同学，特别跑回来找事，说他可以写钢版，白天做事，晚上抄写。

（三）工作的热情。工作的同学都是经常忘记吃饭的，到后来罢委会只好另行开饭，到吃饭时到处喊没吃饭的吃饭了。宣传股天天开夜车，印宣传品，同学都是从清早七八点钟做到晚上十点钟，虽然疲倦还是要做。

（四）中学同学，则时常跑到联大来看布告，抄写各种壁报的文章，而在反动派的压力下，他们最受压迫，但他们都支持下去。

（五）对罢课的关切。同学经常都在问，我们罢了课，但怎么做呢？做什么呢？这固然表明他们对工作的渺茫，但也表示他们的关心。

(六) 中学同学当然很多对目前时局不完全了解，他们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说罢课要做到美军退出中国为止，可见一般。

### 各界的反应

(一) 教职员：二十八日，联大教职员即联名签名支持同学罢课。及惨案发生后，教职员更集会首先提出罢教及惩办李宗黄关麟征，曾以建议书方式，提交教授会议。

(二) 教授：当罢课刚开始均表示同情，其后要求同学复课，及惨案发生后，教授愤慨，决定：(1) 派代表赴渝报告真相；(2) 同情支持同学行动；(3) 决定向军委会控诉关麟征，高等法院控告李宗黄；(4) 组织法律委员会，准备提出公诉。并于四日教授会议中，决议停教一周。云大教授及教职员，则决定罢教。

(三) 中学教员：罢课刚开始，他们多数即表示同情，但因当局压力，所以不敢支持，并且希望化小事为无事，但有一两个学校如求实和天祥，则教员与学生通力合作抵抗外来压力。天祥教员帮学生写短剧、演戏。求实教员替学生放哨，如遇警察检查，先行用信号通知学生。惨案发生后，昆女中全体教员，决定以辞职对付当局的压力。有一学校校长表示，凡因罢课而被开除的学生，则他那个学校允许其入学。但也有少数坏的，如昆女师范校长，强迫学生上课。云瑞中学校长、扣留联大宣传队员。富春中学禁止学生与联大宣传队员谈话。

(四) 地方当局：省警察局曾正式拒绝关麟征要求参加屠杀逮捕学生的行为。同时昆市警察、如见特务逮捕学生，

均要求引渡，甚至曾通知罢联，告以某生被拘某局，请设法救出，并且凡被捕学生，经学校以入学证要人，即行释放。

(五) 市民：一般市民对罢课均极关心，还在惨案发生前，就有军官、公务员、职业青年等写信及捐款支持罢课，一个小贩将一天卖豆芽所得之钱全部捐出；一对夫妇，将孩子临月一家送的礼钱一万元捐出；一对夫妇将结婚戒指捐出；一个学生家长天天叫他的女儿到学校去，回来好把罢课的情形告诉他。及惨案发生后，支持更踊跃了，邮差、厨娘都出来赞助，老太婆到灵堂上香流泪，工人半夜起来替守夜同学烧开水，联大捐款一天达二百多万，云大附中一天达一百多万，罢委会通讯七百份半小时即卖光，一个小孩特别跑来联大买一份。

### 罢 课 的 收 获

(一) 罢课是因为反对内战而起的，当局镇压这一运动，无异说明他们在发动内战。

(二) 罢课后，中央社天天发表一些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甚至无中生有的消息，这就暴露了中央社的造谣面目。

(三) 罢课当中，政府以武力压迫，这就用事实说明了这是怎样的政府。一个同学写道：（他的确一向支持政府）“这件事使我明白我们的政府的确不替老百姓想，”他捐出一个月的薪水。

(四) 参加罢课工作的同学，单在联大就有七八百人，这样以工作教育了广大的同学。

(五) 罢课当中发现了许多能干的同学，也发现了许多积极工作的同学。

(六) 罢课当中联大同学天天到各校给同学解决困难，这就加强了大中学生的联系和了解。

(七) 惨案后，国民党立即将关麟征停职处理，这是对其反动统治的打击。

(八) 惨案发生后，各地的声援，实际上又一次震撼了国民党统治。

(九) 罢课及惨案引起全国全世界的注目，这对中国前途，有极大的好处。

### 罢 课 的 缺 点

#### 一、领导机构的缺点

a、不灵活，如收回要求罢工罢市的宣传品，经几天之后，还未能完全做好。

b、对各部门的具体工作，没有具体的计划。

c、没有能随时提出鲜明的工作目标，致有许多徬徨心理未能及时克服。

二、宣传工作的缺点：发出文件多凭主观想象应如何如何，没有能考虑客观反映及效果，所以发表了一大堆的告什么什么书而实际上正如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学所深感觉到的，告士兵书士兵看不懂，告商人书商人看不懂，而且提出一些没有现实基础的口号，如罢工罢市。

三、组织工作不够广泛，大多数中学生罢课后无事可做，大学生也有许多在布告前踱方步、无聊。

其所以然是因为像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抗战以来还是第一次，领导人缺乏经验。另一方面作为领导核心的民青，还没有十分健全。

## 经验教训

一、这一运动说明了与教授合作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一定限度，教授非但不会支持学生行动，有时还会起破坏的影响。

二、这运动说明了只要主张和行为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任何造谣中伤都损害不了（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三、这一运动说明了要求到斗争的胜利，就必须谋取内部的完全一致及完全团结，

四、这运动说明了支持一个运动、非有一个核心组织不可。这回的罢课，民青的领导起了决定作用，没有民青的领导，罢课早就垮台了，民青对于方针及细微工作都作了决定分配，而在几次尖锐的斗争中，盟员都起最大的决定作用。

（编者按：此件复制自共青团中央资料室。原件似为当时“民青”的汇报稿。原作者不详。）

## 四烈士小传

### 于再

于再君，杭州人，在杭州沦陷的前一星期，他还在钱塘江附近的之江学校读书。杭州危急后，他的家庭预备内迁，派人去找他回来，谁知学校的回答是“他早已请假回家了！”那时候他才十七岁，而且又没有向家里拿钱，他的家人自然是很着急的，其实因为战事的关系，学校准先缴一半的学

费，他早就留下了另一半，再卖掉一辆单车，他就西行到四川去了。

入川后，为了谋生，他考取了民生轮船公司的售票员，他随身的衣被很单薄，而重庆的冬天又相当冷，每天一清早他就冒着浓雾渡江去售票，要到午后才稍能休息，但因为尚有余暇可以自修，他觉得还满意。也许是读书有疑难吧，他寄了封信给中大一个亲戚，说想与他会晤，但对方得：（一）不告诉家中他的行踪；（二）指导他学习；（三）介绍他参加抗战工作。

那时还在抗战初期，青年都渴望为祖国献身，不久于再便进了十九师，随军在湘鄂一带工作。他所在的政训队紧随在大队后面，常常隔火线只有一二十里。后来队伍退到四川奉节，随后又有大的迁调，于是他便同着一些政训队的同志到了万县，在一个小学校里教书，同时还做些乡村的民众工作，这工作使他和学生、和农民有了密切的接触，使他愈来愈爱他们，也使他决定了以后工作的目标。

二十九年夏，他回到了重庆三圣宫的乡下，这时候他变得异常沉静，终日孜孜于自修，唯一的娱乐，是和孩子剧团的团员，在青山绿畴之间漫步歌唱。他渐渐感到充实自己的需要的迫切，于是暑假过后，便进了北碚的育才学校。课余时间，他除了学习外国语而外，仍然还是不断的从事于民众教育工作。

毕业后，他在北碚一个煤矿公司做事，但他不安于那种有点麻木的生活，接着，当“远征军”的名字对人还很生疏时，他就投入了驻印军运输队，他被派做庶务的事，但他毫不嫌弃庶务的琐碎，始终耐着性子勤恳的做。到汀江以

前，他的月饷只有几十个卢比，而印度有些地方物价也是颇不低的，中国的书报又没有，所以他给国内友人的信上，常向人商量款子，要求寄书。今年六月他随远征军归国，满心想着继续为国效劳，岂知到陆军总部报到了好几回，都没人理。因为人家以为他是去领遣散费的。当时，他的许多同队的，因为发了洋财，在昆明都摆过阔，但他呢，除了一身军装，两条军毯之外，什么都没有。

在亲戚家寄居了不久，南菁中学缺一出纳，就聘了他去。他做出纳还兼教几课地理，工余依旧自学不辍，直到十二月一日，而在那天上午，为了理发，他去了联大，就在联大门口，他死于军人之手。

于君未婚，民国十六年六月生，今年十二月一日晚逝世，堂上还有年高七十的祖母，他的父亲，和一个妹妹。

（罢委会通讯第八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

## 潘 琰

二十九年前的深秋——重九，潘琰诞生在江北一个有名的城市里——徐州。他的家在徐州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而且很有名望的。三十多个人，好几位叔伯，颇为富有。父亲是一位半开明的封建人物，娶了两个太太，潘琰的母亲是第二个，即所谓姨太太，然而，并非一个时髦女人，却是一个庄稼姑娘。做“姨太太”向来没有“人”的地位的。她第一次生下一个女孩子，已经大大的为人所不满，第二个生的是潘琰，又是女孩，因此更受尽潘氏家族的咒骂。她们母子在

潘家，始终度着奴隶的生活，做着奴仆的工作，还要不时挨受大娘的鞭打唾骂。潘琰五六岁时，便已开始懂得了人生的悲苦，有一次大娘又鞭打她的母亲时，她跪在大娘的面前哭泣哀求，才得到那个凶恶女人饶恕。更不幸的母亲又跛了一足，因此，虽在童年中，就要照料家事，侍候大娘，分担生母的辛劳与苦痛。

童年时代，她的堂兄弟姊妹们，都有上学唸书的机会，只有她留在家里，做着小仆人的工作，而羡慕读书，热望求学。她每见她的兄弟姊妹们去上学时，她的小心灵便拚命的跳动。于是她设法请堂兄弟们教她偷偷地唸书写字，无分晨昏的在灶门前、油灯下、月光里，偷偷地用功。这样，约四五年光景，她读完了“四书”和“诗经”，她能够记流水帐。

十七岁了，青春的活力转动着她旺盛的生命，七八年来，她读了不少的新旧文艺作品，一面内心充满了憧憬，一面又直觉的感到浅薄，不能满足。她希望像她的兄弟姊妹们一样地上学校去唸书。她已经对家庭十分厌恶，决心做一个“叛徒”，从那个封建的牢笼里冲出去。在一个暮春的晚上，她偷跑了，可是事情做得不机密，让家庭很快的便知道了，结果被父亲分头派人追回来，幸得一般亲友向她父亲解释：因为她渴望唸书而不可得，所以才逃跑。父亲还算开明，愿意成全她的志向，这才使她进了徐州立达中学。

这是多么不容易呵！从一个顽固的封建大家庭中争得了读书的权利。她的解放，使她从驯良似羔羊的闺女，一变而为天真活泼的野鹿，从压抑沈郁的奴隶，一变而为狂热有生机的青年，她的生命在这时是真正的开始了。在学校里，她用功，也好动，读书时她像修道士一样虔诚肃穆，下了课就常



常电掣风驰地飞奔向操场，尽情的玩，尽其所好的去运动。刚上学校的第二个月，她就在运动场上把脑袋跌了一个大洞，在医院里住了很久才治好。唸了两年书，父亲却不幸逝世，那时候家庭已显有中衰之势，经济渐渐的感到困难了。她不得不缩短前程，未在初中毕业，就跳进省立女师。但只唸完一学期，七七事变的炮声响了。战争与轰炸带来无数的苦难，她眼看着多少人民，被敌机炸死，多少伤兵从前线下来，她全身的血为抗战的怒潮而沸腾。她毅然丢了书本去受看护训练。

战事越来越不利，家里的弟兄们都纷纷参加了各种抗战的工作。她虽然也在做医院救护工作，却并不感到满足。二十七年年底，正下着大雪的时候，她离开医院参加了十一集团军的学生军，开往津浦南段的前线工作，第二年春天，这支学生军由安徽开至河南潢川，编入有名的青年军团。

受训期间，由于她对人对真诚，处事冷静，工作的热情很高，做了区队长，受到全队的同志的爱戴。毕业后，她和另外九个同志分发到家乡工作，一到家乡，徐州就被敌人包围。她们随着军队突围，有半数同志被敌人俘去，因此更加深了她对敌人的仇恨，对工作的热情。

从徐州突围到潢川归队，途中整整有三日三夜，没吃一点东西，而且必须拚命的跑和拚命的战斗。这年冬初，她又随着队伍退到武汉，赶到汉口那天，正是汉口大撤退的最后一天，下午五点抵汉口，十二点便听到敌人的炮声。她们一队人费尽力气才找到一条木筏渡过汉水，向宜昌转进。途中走了一个礼拜，只有一段很短的路程坐船，余外都是步行。这时领不到给养，身上的钱用完，还卖掉衣服垫单，仍然饿了

三天才到宜昌。那天，她身上仅剩下一件单衣，这时已经飘着雪花，寒风怒号，雨雪交作，但她们依然挨着饿到街头去宣传，后来在宜昌工作得太紧张了，她们的队伍不久就接到解散命令，她们被迫放下了工作。

没有工作也就无法生活，她在宜昌的失望徬徨，几乎到了绝顶。恰巧恩施女师招生。学膳诸费都是公家供给，不得已她只好去投考。到了恩施她穿的仍是军衣，那些穿旗袍的小姐都笑她，歧视她，但她不管周围的环境怎样恶劣，还是一面读书，一面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们到乡下去接近民众，做她认为应作的工作。那时候的湖北正是厉行捕杀青年的大恐怖时期，只要稍为活跃一点青年都被认为“异党”份子，因处在党棍们的注意下，她成了一个显著的目标。她被列进了黑名单的前十名，同时，在几千里的长途跋涉转徙流亡之后，饱经风霜雨露，她的身体已经渐渐的不行，加上公费的微薄与学校当局的贪污，她的生活过得极苦，根本谈不到营养。恩施又是一个多山多雾的地方，疟疾特别流行，因此她足足害了一年的寒热病，她得不到家里半文接济，全靠朋友们的帮助，因此她几乎病死。她当病重的时候，同学们都外出，她独自躺在床上，用三四床棉被压着，冷过之后，又是高热，冷热都没有人理会。后来，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的心是清楚的，我的呼吸太迫促，自觉我的生命只有一线微弱的生机，当我感到似乎已经吐出最后一口气时，我立刻觉得生命的可贵，想到我还太年青，活得不够，在这时候，我用劲一翻，拚命挣扎起来坐着，我用力吸上了第二口气，才又活下来”。

病好后，逮捕之风仍盛，环境逼着她不能再留住恩施，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她跑到重庆进了花纱布管制局手工纺织人员训练班，改名“潘虹”，受训一个月，分发到川北乐至高寺乡工作，教老百姓用棉花纺线。她和一群穷苦的人民生活在一块，亲眼看到多少人民没有衣穿，多少人只有一条裤子，多少孩子们经常光着屁股受冻；天天吃树叶树根。工作了一年，除了本份工作以外，她还教过一批穷孩子唸书唱歌，并加紧自修功课准备升学。

她常常听说“联大是民主的堡垒”，可以自主学习。她渴望着来昆明读书。前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她终于乘机飞到了昆明，投入了“民主堡垒”的怀抱。她体格高大壮健，园园的脸，满面的笑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由于她名字与“园胖”相近，同学们便给了她一个“大皮球”的绰号。

日本投降之际，她兴奋得发狂。她的老母曾经来信说：“八年了，八年也望出头了。是你回家的时日了……。”当时她默默无言，死命地咬着口唇，但是谁又想到，只能用自己的骨灰呈献给折磨了一生的母亲呢？

（抄自《“一二·一”惨案死难四烈士荣哀录》）

## 李鲁连

李鲁连，在十二月一日第一个死于特务和军队的手榴弹之下的，还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原籍是浙江嵊县，却从来没有回过故乡。民国十六年生，在青岛，廿二年，六岁，进小学，七岁回到浙江金华，八岁到肖山，九岁在肖山初小毕业。

鲁连的父亲服务于交通界，服务地点时常有调动，鲁连也一直跟着他父亲走，在抗战后就跑了好些地方。二十六年，在湖南醴陵读高小，读了一年半，为了祖母的死，和父亲的病，辍学回到衡阳。二十八年，十二岁，由衡阳经桂林到云南，考进南菁中学；半年后，随着父亲到禄丰，读禄丰县中；十三岁到镇南，读镇南县中；半年，他父亲由滇缅路人事科科长调西康，他以同等学力考取西康省立西昌高中，读了三学期，又经重庆去衡阳，在冷水滩读高二，这是民国三十一年事，鲁连十五岁。

三十三年，湖北会战，他经广西到贵州独山扶轮中学；日寇侵入贵州，他又退到贵阳，转安顺读黔江中学。三十四年，十八岁，高中毕业，考西南联大本科，未取，进师范学院数理专修科。

抗战以后，鲁连简直跑遍了大后方所有的省份，前后读了七个中学，却没有耽搁一年学龄，这似乎是件不可信的事。他原有过人的聪明，读书时成绩很好，在小学从没有下于第三名，年年得到品学兼优的奖状；在西昌五四青年节的演讲比赛里，还夺得全西康第一名的荣誉。加之，他父亲对他的督促是很严的。

宁可在生活上节衣缩食，对子女的教育费用却绝不吝啬。鲁连没有考起联大本科，进了师范专修科，他父亲还要他请先生补习国文英文。

鲁连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但他父亲无疑最爱他，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他身上。鲁连在昆不过两个月，他父亲到昆明时总到校里来看他，带衣服和钱给他。他死了，他父亲在一张白纸上写道：“连儿，你等着我，我跟着你来了。”

这一行沉痛的字至今还贴在灵堂的柱子上，伴着他儿子的棺材。

鲁连真还是个孩子，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面颊丰满，眉毛粗，眼睛圆，转动起来，仿佛会说话似的。他的手脚嘴巴也从没有一刻安静。他好动，健谈，爱笑，笑起来声音一串儿，老远都听得见，有时候还会来一点恶作剧。来联大后他按日写日记，日记里也充满了孩子气的话。有一天他写着：“闻妹妹也来了一封快信，不知里面写些什么，据我推测，恐怕里面有 *Dollar* 。”他爱下象棋，一晚上可以和同学下上十盘；他自己说：“象棋对于我，真可说是三生有缘也。”他也爱打乒乓球，在联大玩起乒乓来，居然回到六年前进小学时候的愉快。然而，他更用功。为开学后迟到四星期，他一直忙于补功课，甚至礼拜天和校庆等放假的日子他都不愿出去玩，留在学校里唸书。他说：“中国人的事只知道花样多，出风头，而功课却是一塌糊涂，国家如何会进步？”

他对于政治，分明是不大关心而且很少认识的。他对时事看法也正是一般无党无派的青年的天真地看法。他说：“国民党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可是并不是没有好的地方，老实说：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在廿五日时事晚会受到野蛮的枪击后，他毫不迟疑的说：“国民党如此手段，可谓到了末路矣！”到三十日特务捣毁各处学校，他又说：“国民党如此可谓完矣！”

在他被击的前两个钟头，他还写道：

“几天的罢课所得到的代价是“血”和“汗”，我希望

昆明的民众应该觉醒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仆人，别让仆人来操纵，来打架，主人应当作主了！”

被官方的宣传所迷惑，鲁连，一个温顺天真的孩子，像一般驯良的百姓和青年一样，茫然于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可是，几天的“血”与“汗”使他看清了一切，认识了一切，他不像那些有年纪有经验的人们那么多顾忌，多考虑，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去做；一个爱好读书的孩子，便毅然起来为反内战罢课宣传了，他表现得比别人更有勇气。当十二月一日午间特务们来师范学院寻衅，同学们起来抵抗的时候，他是走在前面的一个，也就做了第一个牺牲者。当他被同学抬往医院时，人虽然已断了气，眼睛却还睁得大大的。鲁连到这时一定更彻底地认识了国民党的面目了。

（抄自《“一二·一”惨案四烈士荣哀录》）

## 张华昌

他今年才十六岁，是昆华工校的学生，他是体格健康，好运动，又爱好写作的孩子。在工校，先生都夸奖他好，在运动场上你可以常见他运动，他对各种球戏均是个好手。在早晨你也可以常看到他洗冷水澡。一般说来，在中学里喜欢玩球的孩子，功课往往就差，但是他却不然，文章写得好，书法也很好，功课也不差。再加上他的热情及见义勇为的个性和他平常和气待人的态度，他在同学之间是很处得好，很受人器重的。

他的父亲对于他的死，自然感到莫大的悲伤；但他们对

他的死是有很清楚的认识的。他的哥哥现在肄业于长城中学；当他正在街上宣传时就听到弟弟不幸的消息，他赶到弟弟的尸旁时，他发誓要为弟弟复仇，要同那般特务棍子拼命。

家里除了父母哥哥外，还有一个小弟弟。家道小康，原是曲靖人，现在住昆明木行街。

当联大师范学院被特务攻击时，因师院同学人少，抵挡不住，乃退到昆华工校求援。张华昌便号召数十位同学越墙赶至师院，他在最前面领导，手中午着一根大木棍，同那些特务拚斗。他的勇敢和见义勇为的精神，使他在这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忠勇的倒下了。

他被手榴弹炸中了头部，未过四小时就死在甘美医院。

（抄自《“一二·一”惨案死难四烈士荣哀录》。编者按：张华昌又名苟极中，是因为他考昆工时借苟极中的文凭。）

## 一二·一惨案实录

从十一月廿五到十一月三十日

十一月廿五日，昆明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为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在联大召开时事晚会，竟遭当地驻军包围，以机关枪、冲锋枪、小钢炮等射击。昆明学生忍无可忍，乃于廿六日开始，全市卅一大中学校相继罢课，反对内战，要求保障人身基本自由。此举反遭地方军政当局种种卑鄙不法手段，以暴力行为强迫各校学生复课。

十一月卅日，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宣传队队员出发街头

向市民解释罢课原因时，竟遭身份不明的武装流氓围殴，并开枪射击。计重创者有联大同学三人：一遭殴打，一被刺刀戳伤左臂，一被手枪击伤。又有武装流氓一队，在殴打同学之后，闯入中法大学，捣毁校舍；再至云大门首，撕毁壁报标语——这显然是有计划的行为。

## 一二·一——血的日子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云大方面有武装杂牌军人携带木棍扁担闯入校门，捣毁壁报标语桌椅等物，追打同学，企图冲上校本部不遂，乃呼啸而去。这时，联大方面得到消息，罢委会立刻通知同学，作紧急戒备，不一会，在联大新校舍门口就出现了两三个撕毁布告的军人，肆意寻衅，随即有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武装军人四百余人和一些穿黄军服的特种人物来到，口称欲看壁报，不听劝阻，闯进校内，立即以木棍石块（有师院同学亲自看见他们在凤蓄街即先收集石块，可知其为蓄意行凶，决非“误会”）殴打同学及校警。当经同学阻止并将闯进校内之十余人推出校外，紧闭大门。校内外一片喊“打打”之声，联大同学赶忙紧闭校门后，校外士兵即纷纷以石块木片向门内投掷。后经在校墙外同学报告：该队兵士由队长以口哨指挥，猛攻大门三次，虽经校内同学竭力抵御，但校门终被捣碎，随即冲进兵士数人，以木棍殴打同学；幸联大同学群起反攻，卒将其逐出门外，并捕获士兵一人，名崔俊杰（符号“述”字第一〇二五号，自称属于军政部军官总队第二大队），终能守住校门。此际，联大同学在内高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时有男女同学上梯向墙外解释，而墙外砖瓦投掷更急，上梯同学均被



迫退下。同时，该队兵士竟掷手榴弹，当时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君上前阻止，该士兵情急气愤，立将手榴弹与于再同时推至路旁。为挽救联大多人，于再不幸重伤头部，后该队军人打量进攻不果，乃由队长出面交涉，而联大同学出外劝阻时，竟遭毒打，当场重伤同学甚多。同时，来校门劝阻之袁复礼教授夫妇，亦被毆击。经数次折冲，联大同学坚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主张，该队士兵乃悻悻而去。

事后调查，联大新舍门首伤亡者（轻伤者不列）姓名如次：

姓名	性别		受伤情形
于再	男	南菁中学教员	手榴弹重伤头部逝世
刘杰	男	外文系四	右臂右腿两臂重伤
魏立中	男	法律系二	鼻梁重伤
张君平	男	经济系二	铁锄头伤左肩关节
向大甘	男	历史系三	铁锄头击伤左肩关节
罗纪行	男	外文系一	石伤头部
张福元	男	航空系一	头肩大腿受扁担重打昏去
吴达志	男	外文系二	右眼被击（破肿）
陈祺	男	经济系一	头被木棒重伤
何惠众	男	中法文史系三年级	口被重打（破肿）
黄其道	男	湘雅医学院学生	左眼伤

同时，在十二时左右有四五十人，着便衣和着军服，由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长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强行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至饭厅前院中，投掷手榴弹一枚，未伤人。师院同学猝不及防，只得推开饭堂窗户，退入隔壁昆华工校，与昆华工校同学联合后，从窗户外出反攻，卒将该

特务武装士兵等逐出大门外，不料彼等又将大门打破，即从门隙中投进手榴弹二枚，当场有同学多人中弹倒地。李鲁连同学当场被炸死。其余同学即退守二门，该凶手等闯入门后，即以木棍毒打受伤同学，已被炸伤之联大同学潘琰，复被以刺刀猛刺，昆工十七岁小同学张华昌被炸重伤头部，昆工同学李云被刺刀戳伤。特务见受伤同学倒地甚多，血流满地，方扬长而去。联大同学往救护受伤者时，潘琰尚高喊“同学们，团结呀！”事后记者闻警往访，见大门内地下有血一大滩，并有行凶木棍一根，染上鲜红血迹。二门一进门即有鲜红血液两大滩，破碎纸张木块遍地皆是。院中许多女同学，均在掩面哭泣，空气至为沉痛。校门外市民群众，到处是“这是什么世界”的声音。

师院受伤同学，随即由联大同学及云大医学院闻警赶来之男女同学，以帆布床抬至云大医院求治。联大同学将受伤同学安置毕返校途中又为方自联大退回的大队士兵包围抢夺钢笔、手表及学生证，并施毒打。当场即有联大同学高金堂受重伤，又云大医院女护士马静成小姐上前劝阻，亦遭殴击。

此次死亡及重伤者十人（轻伤同学不列）名单列后：

姓名	性别	籍贯	系别	死伤情形
李鲁连	男	浙江	数理一	弹片自耳部穿入脑部复被木棍殴击
潘琰	女	江苏徐州	文史地二	弹片击中胸部、腹部、腿部，又被以石块刺刀痛击，于下午五时半逝世。
张华昌	男	云南	昆工学生	手榴弹击中头部晚五时逝世
李云	男	云南	昆工学生	受刺刀伤及头腰手腿

李复业	男	云南	文史地一	被刺刀伤及腰腿部
缪祥烈	男	云南	文史地三	手榴弹重伤腿部流血过多
牛兆恒	男	云南	师院学生	伤头部
马静成	女	江苏	护士	被石击伤头部
高金堂	男	云南	师院学生	抬送伤者至医院被毆伤胸部 头部

此外，上午昆华女中被特务闯入，撕毁标语。又有便衣暴徒五六十人在十二时左右，闯入钱局街联大附中校内，任意捣毁，将箱内钱票全部抢去。又下午二时，着灰色制服之兵士及化装特务六七十人，由一穿西服者指挥，攻击拓东路联大工院宿舍未能冲入，乃捣毁迤西会馆，将壁报布告等撕毁，大书“打倒共产党走狗”等无耻标语。后闯入教职员宿舍，教授马大猷先生出面阻止，亦遭毒打。宿舍内什物均被捣毁无遗。校警之枪二支被抢去。

同时，南英中学亦于下午二时，有兵士二百人左右，意图闯入，经劝阻后，方悻悻而去。

### 悲哀，还是愤怒？

下午三时许，记者等赴云大医院探询，先至女同学潘琰病室，潘同学胸部中一弹片，腹部重伤三处，手指已被弹片削断，卧于行军床上，脸色惨白，哼声不绝，已不能回答我们的慰问。为她摄影后，到旁室昆工同学张华昌病房，张同学被弹片穿入脑部，面部血流不止，医生手上拿着一支盛有淡红色液体的玻管，说是他的脑浆和血液已混在一起，业已无救。照料的同学哭泣哀求，乃送往甘美医院求治，于下午五时在甘美医院逝世。昆工同学因奋勇援救联大同学，惨遭

牺牲，对于此种崇高友谊，已无法言谢！李鲁连同学业已于拾来途中逝世。记者往探尸体，脸上蒙着一方小手巾，揭开一看，满脸血浆成紫结，脸侧向左，右耳盛满血液，红色上浮着白色脑浆，弹片就是从此穿入的，眼睛还瞪着，他还没有瞑目啊！为挽救联大同学多人性命而不幸受了手榴弹炸伤之于再君，这时，他已成了血人，于晚十时廿分逝世。高金堂同学是抬送伤者而在医院门外被殴的。护士马静成小姐，因见不平，上前劝解，也被石子打破了头，我们致无限敬意！许鲸伯先生以校外人士连累受伤，更使我们难过。

李鲁连同学的尸体，于五时后暮色苍苍中抬回校内。女同学潘琰于五时半在云大医院不治逝世，遗体亦经抬回。张华昌同学及于再先生遗体，因时已过晚不及运回。李、潘两同学尸体列于联大图书馆中，淡淡的灯光、素花白布，显得无限凄凉，同学们围在他们身边，哀痛欲绝。几位女同学悲哀哭泣，死者睁大了眼睛。往日他们在这儿用功读书，现在他们无声的躺在这里。现在是深夜了，有三十个男女同学守在这里，寒冷静寂，可是热泪在每人眼里，怒火燃烧在每个人心上，

“你们并没有死，你们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里，活在永恒的历史里！”

这是会留在每一个人心里上的“十二月一日”——这是我们永不会忘记的一二·一惨案。

让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我们犯了什么罪而被屠杀？必须知道：我们是在学校里，是特务和武装兵士冲进来惨施屠杀的！

谁应该负这次惨案的责任？这不是“散兵游勇”干的事！散兵游勇都已经被关起来了。今天行凶的是有番号的武

装兵士，而一班便衣流氓则是由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的，打联大新舍及云大有他，在联大师范学院行凶的也有他。打联大新舍时，还有昨天在南屏街开枪的凶手，——一个特务在内。这决不是“误会”。这是有计划的行凶啊！如果要问罪魁是谁？我们郑重指出来：这是关麟征、李宗黄几个人。即不说他们是云南党政军首长，地方发生这样大的惨案，他们当然有完全责任。而且今天行凶的是他们的党和直属部队，不是奉长官命令，谁敢这样做？再要嫁祸别人是不可能的。试问几百个武装人员能在街上任意开枪行凶，呼啸作乱吗？还不是当局有意指使的。

对于罪魁祸首，闻联大当局，联大教授会议，联大讲师、助教、职员、研究生联席会议及罢委会等均已决定提起公诉：控告罪魁关麟征李宗黄等。

关于四位死难同学，罢委会已决定于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在联大图书馆前当众入殓，并举行公祭，请联大代理常委叶企荪先生主祭，并于四、五、六日让各界人士前往公祭。

这就是“一二·一”惨案，一个用血写的日子。

## 云南国民党当局紧急会商决定 镇压学生办法

限令学校当局交出“思想犯”名单，到各校组织“反罢课委员会”。昆明同学向全国呼吁声援。

(昆明航讯)十一月廿五日昆明各大学、中学、专科学校举行反内战运动大会。当时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在云南的驻军和宪警，公然以手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来镇压学生，阻止开会。这种专横的行动引起云南各界及各学校学生极大的愤懑，为抗议这种专横的压迫，各校学生一致决定罢课三日。现在压制学生运动的，仍然是在李宗黄和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策划下进行。本月27日李宗黄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召集各校负责人及宪警方面举行了一次紧急会商，并确定在“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原则下，决定下列迫害办法：1、命令各学校当局剋日交出各学校平日认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的名字。2、限各校在28日复课，否则以学校当局是问。3、由省党部负责在各校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以“行动”对付参加反内战的同学。4、从即日(27日)起，暂禁各校同学往来，还在街上或各学校遇有未带证章或假条的学生，宪警随时可当作“散兵游勇”拘捕看管。各校同学得悉此项决定后，即向全国同学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国同学立即响应和声援昆明同学，反对内战，反对对学生的专横压迫。他们沉痛的指出，内战的挑动者已经开始用内战来对付人民、对付学生了。

(生)

1945年11月30日《新华日报》第二版)

## 天地有正气

### 昆明学生在枪炮声中站立起来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半，昆明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假云大至公堂联合举办时事晚会，邀请钱端升、费孝通，伍启元，潘大逵，杨西孟，周新民，尚 钺、吴 晗、闻一多等教授讲演内战问题。当天下午五时许，云大至公堂座位，即被各校学生抢占认完。六时许，云大校方当局，突然宣布接地方当局令，禁止四大学在云大集会，理由是昨晚地方党政军联席会议已宣布“一律禁止学校团体集会游行”的禁令了！到会学生，闻听之下，群情激愤，大喊“非开不可！”晚会主持人，乃宣布改在联大草坪照旧举办。七时许，联大草坪上，坐满了黑压压的五六千学生，男的女的都有。几千双眼睛，睁大着盯在演讲台上。

大会开始后，主席沉痛地说：“国家苦战了八年，如今算是胜利了！但是，跟着来的并非幸福和平，而是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坚决反对这个内战！”主席讲后，国民党老党员钱端升教授被邀请讲演，钱先生正讲到精彩处时，突然机关枪、手榴弹夹杂着步枪的声音“碰碰碰……哒哒哒……”地大响起来，越响越近，原来联大被军队包围了！枪声系从两方面集中向联大发射，流弹在会场上的低空横飞，每个人的心里都不禁一怔。有的人乘机动了起来，企图大施破坏伎俩。在钱先生的镇定和纠察队的镇压之下，会场秩序很快就

恢复平静了。“要制止内战，要解决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唯有组织联合政府这一条道路！”钱先生在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演讲。

第二个被邀讲话的是伍启元教授。讲题是“从财政经济观点论内战必须避免”。虽在不时的密集枪声扰乱中，而听众的注意力却好像比平常更集中了，在雷动的掌声中，伍先生结束他的演讲道：“要挽救中国的财政经济危机，要中国现代化，都只有如钱先生所说，先决条件是成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成立，内战就自然避免了。”

接着讲话的是费孝通教授。题目是“中国内战与美国”。他一上台，就说：“我先要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要黑夜中坐在此地开会呢？为的是呼吁和平！”紧密的枪声和鼓掌声交响着，流弹在费先生的头上不时飞过。“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费孝通教授讲到这里，听众向着他一齐狂呼：“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

“美国人民还是我们的朋友，帮助中国内战的是美国大资本家！”最后，费先生加重语气说：“中国在用枪杆内战，美国并非没有内战，但美国是用笔杆和舌头的，他们的人民正在和大资本家肉搏激战，虽然用的不是枪杆。”

费先生在轰鸣般的枪声和掌声中走下台后，一个联大同学，上台来宣读云大、联大等十二学术团体致大会书，书中提出要求大会当场通过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呼吁美国政府，请其撤退驻华美军，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再致电美国人民，呼吁他们向其政府抗议，停止以军火继续援助中国国民党政府，迅速退出中国内战漩涡。读到叙述政府以美



国援助的飞机、坦克、火箭炮、机关枪、冲锋枪，残杀自己的人民，比日本人还忍心时，听众无一个不感觉到如刀割一般的难过！有的不禁哭了！

墙外密集的枪声又响了，这是美国援助的枪啊！

宣读的同学走下讲台后，听众中有一个着兰衫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自称是老百姓，请求上台发言，在劝阻无效后，主席只好让他超越开会程序，上台发言。他一上去便暴跳如雷，大声呼喊：“中国的内战，不是内战，是内乱！”听众狂呼：“胡说！滚下来！”他又抢着喊道：“民国的天下是那个打出来的？”听众气得整个动了起来，齐喊：“抓他下台来，撵出会场去！”自称老百姓者，见大势不妙，便连跳带滚地窜下台来，主席随即当众宣布他的原形，彼乃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今晚特奉命前来破坏晚会之特务头子也。一年前，昆明各界在昆华女中召开双十节庆祝大会，当局派去破坏的特务主脚就是他了。

墙外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特务破坏，显然计划周密，教授们和群众的安全感到十分忧虑，快九点钟了，当潘大逵教授以“组织联合政府”来结束他“如何制止内战”的演讲后，晚会主持人既悲痛但镇定地宣布：

“为了同学们的安全起见，今晚的会不开下去了，就到此结束吧！请大家原谅我们！”听众什么话也没有说，一个个悄然地站了起来。

黑压压的五六千学生，各校和各校的排列着离开会场，刚走到联大门口，即被枪声阻回，一女同学被挤倒地上，踏成重伤。

在深秋的寒夜里，在漆黑的大地上，无辜者，在被人折

磨又折磨，血海的深仇，向谁去申诉！

第二天，昆明联大、云大二十余学校宣布罢课了，他们是在枪炮声中站立起来的，果尔“人心未死”，我们就向社会呼吁！请你们援助昆明学生，起来响应啊！

## 特务捣乱各校，撕毁壁报， 威胁同学，粤秀门前架起机关枪

（英专讯）廿九日下午曾有武装兵及特种人物到校内张贴反宣传之荒谬传单及标语并强迫学校当局复课，学校当局已贴出复课布告，但同学均一致坚持罢课，态度坚决。

廿九日下午市党部秘书黄某往联大“巡视”，为某同学遇见与之讨论各种问题，为某同学说服，“巡视”未果而去。

中法大学廿九日晨有穿便衣来历不明之人，来往逡巡各处。

昆明罢委会联络组同学到昆华女职时，正遇省府派人去视察，他当时告诉我们很妙的消息，就是所谓反罢课委员会，是他们党政军联合组织的，并非学生组织。

晨八时兵士三人持机关枪一挺对粤秀中学校门架着，威胁同学上课，结果更激起同学的正义感，他们大声地叫：“谢谢你们，这告诉了你们的真面目，但是我们并不怕死。”上午十一点机关枪搬去，原因不明。

反动者的阴谋花样愈来愈翻新出奇了，昨天有署名抗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今天有“到延安去”、“到解放区去”的标语，并且他们还披着联大的名义到各中学去宣传，破坏分化，击破各中学罢课运动组织，这对联大民主堡垒的令誉，有多么大的毁伤啊？但是反宣传的标语，骗不过有灵魂有理性的眼睛，我们一定得团结下去，斗争下去，领导下去，直到我们的要求得到实现为止。

卅日清晨，联大校内及文林街上之罢课委员会及其它团体所贴在墙上之各种文告及标语，包括校内张贴之中央日报，均被人以墨笔大字书“赤匪”二字，据站岗校警称此系×××等九人所为，请同学注意！

云大一宣传队同学，在华山西路为特务十余人殴打后，经纠察同学劝解，始得脱险，然伤势颇重，腿部流血不止，此刻已送入云大医院疗治。

有校籍不明之同学四五人（内有身穿黄皮筋克者），于四时一刻左右，被押去园通街。

本日下午在正义路一带宣传的中学男女同学，被宪兵、军人，便衣特务捕去十一人。

在正义路宣传队同学被廿多个特种人物围打，市民皆为不平，高呼“拥护民主”！为人民而奋斗的人，是以鲜血来替人民说话的时候了。

联大同学朱谷怀于卅日上午十时五十五分，在威远街菜市场被宪兵十三团捕去。

联大罢委会之纠察员一人（骑单车者）在正义路为威远街第一分查所宪兵三人捕去。

工学院同学樊汝镇，许应镜廿九日赴车家壁失踪。

云大宣传员秦学柳，刘美菊被宪兵十三团捕去。

求实中学罢委员干事李铨廿九日失踪。

市中岳天祥在校为宪兵十三团捕去。

李秀清、邹震芳二同学已超过预定返校时间，下落不明。

联大附中讯：卅日下午二时特务来校撕去布告，但立即补贴。

许多中学自告奋勇到正义路、南屏街一带，以粉笔写墙头标语，“反对内战”，“商人要罢市”，写满墙头及商店的门板上。

街头特务分子抢劫罢委会宣传员东西，云大某女同学手表一只被抢，希各同学以后外出时不要携带任何贵重私物。

（《罢委会通讯》第二期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二日）

## 血泪斑斑

### 特务宪兵横行街头，抢杀同学，掠劫财物

（卅日上午讯）联大宣传队同学罗毅军在正义路惨遭毒手，打伤甚重。

又联大女宣传队员邹震芳在华山西路遭特务殴打倒地，因该处偏僻，路人莫敢问。

宣传队同学吕端墀在福照街遭毒打，衣服被撕破，手被刺伤，脸被打肿。

（卅日下午五时讯）联大宣传队同学张天珉在南屏街

被特种人物用刺刀刺伤右臂，由罢委会同学护送返校，刻仍流血不止。

何泽庆同学被手枪击中，伤势沉重，已送惠滇医院就医。

工学院下午四时急讯：××警察局××长告：有学生三人在护国路被宪兵捕去，希望我们自己去营救。

云大同学在职校门前及武成路被打，又矿冶系同学在光华街被便衣特务毒打，现在下落不明。

（大同中学讯）同学罢课后，校长以停伙威胁同学复课，现在全体同学业已断炊，但全体同学仍继续罢课，并积极配合工作。

（龙渊讯）龙渊中学校长带走了膳团款子，同学无法解决吃饭问题，他们来信说：“我们二百颗心在热望着你们给我们援助，我们仍在罢课，我们把坚持的意思带给你们”。

由××团某组长率领的特务人员（特工及军警）百余人，一队由青云路出发，先冲入中法大学，捣毁办公室和教室；又闯入云南大学撕毁壁报，标语；然后率领到联大师范学院门口破坏门窗、报架，并打伤同学三人。

（因资料残缺，未完。）

（《罢委会通讯》第二期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二日）

## 卑鄙的阴谋毒辣的手段： 收买打手对付学生便衣官兵到处捣乱

×据可靠人员方面消息：军（省）党部开会议（决），派化装人员在街头巷尾准备对我们宣传同学以武力的攻击。

×有关方面决心“积极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与政治手段同罢课学生捣乱”。其次则“发动全部士兵化装为老百姓捣乱”。“如以上两点失效，即用武力压迫”。唯最后一着，尚恐“引起国际舆论”，不敢冒然就下毒手云。（中法快报讯）

×据悉：走狗打手，中学生每人四万元，大学生每人十万元。闻云瑞、富春、文正、已有部分被利用云。

×南屏街参加打人者，多为擦皮鞋之工人，均曾受人高价收买者。特务无耻，又一例证。

×（据邮局方面消息）驻在邮局的特种检查人员已增至数百人，但仍忙不过来，为求省事，常将联大同学来往信件整批烧掉，希同学寄信者注意……。

《罢委会通讯》第二期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二日

## 一面是严肃的工作 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本报三十日讯)本市××机关，以大批金钱收买流氓地痞，及学生败类，参加捣乱罢课工作。据云，以十万元一名收买大学生，四万元一名收买中学生，闻有××中学已受其利诱，中山中学全体同学深明大义，一致拒绝。

(大同讯)自罢课以来，校长以无款为由，(为什么无款，他未说明)，扣不发下同学所缴由校方保管的伙食费，每日负责伙食同学，都与校长为此而争执，今日上午校长又扣不发费，同学去交涉到十点钟还无结果，因之罢委会曾向联合罢委会呼吁，后来十一点多钟才发款，十二点多钟才吃饭。

(本社讯)据省府会计室一亲历其事的公务员说，昨日(廿九日)下午三点许，本市各机关突然接到×××发出来的最速通知，内容是要各机关曾经入过国民党的职员，立刻到军分校去集会，到的人相当多，但是等了半天，什么动静也没有，谁也不知是谁召集的？为了什么？有人去问校警，仍是一个“不知道”，这样呆等了半天，好容易有人在群众中发言了：

“……今天召集诸位的人地位很高，名字却不便发表……主要的是为了各校学生罢课的事，听说他们要作示威游行，但是并不在今天，大家都知道总理千辛万苦才建立了中华民国，我们身为党员，应该联合起来制止他们的这种活动，等

游行的队伍经过街道时，大家一齐大胆的把他们的队伍冲散。在大家后面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武力为后盾……各位出去时可以三三两两的回去，不必成群结队的走……”。

在回来时的好几位公务人员都不平的说：

“他妈，简直把我们当做奴隶走狗一样的开玩笑……”。

《罢委会通讯》第三期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三日

## 中法大学被暴徒狙击情形

十一月卅日午后三时二十分，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赵斌率领手持棍棒之便衣队三十余人，及暗带手榴弹无番号军人二十余人，闯入本校，不但撕毁校内外之标语，捣毁义卖桌凳，且逞凶闯入罢委会办公室恣意破坏门窗桌凳，见我同学复欲挑衅，同学见势凶猛，乃含垢忍辱，未予干涉。该群暴徒破坏完毕后，嘶吼扬长而去。本校罢委会当即将破坏惨状摄影，以俟社会主持正义人士公鉴。此致。

总罢委会

中法大学学生罢课委员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盖章）



## 血！血！血！ 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

（本社一日下午讯）护送同学入云大医院回来之同学，途遇武装军队，印和珂同学(?)被毆后，学生证水笔被抢去，高金堂、谢树忠、被打后捕去。

（本社下午二时三十分联大工学院讯）今日正午十二时许，武装兵士多人，突入工学院不遂。工院同学随即到街上演讲宣传，民众颇为同情，当场输捐，募得款项甚多。

（又讯）工学院下午两点许，有几十个穿灰色制服士兵及化装特务约六十人，有一个穿西服者登高指挥，捣乱时，宿舍大门关闭，门外一切宣传壁报，标语，皆被擦光。迤西会馆方面一切有关宣传品都被捣毁，并大写“打倒共产党走狗”等污蔑无耻的标语云。

（云大讯）今（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有武装人物数十人，携带木棍扁担，闯入云大校门内，将壁报及标语撕去，击毁岗警棚及桌椅，并追打同学。有打手数人高呼：“冲上去”，卒以石级太陡，聚集同学甚多，乃呼啸而去。

（下午一时联大附中讯）今日（十二月一日讯）正午十二时左右，突有便衣暴徒五六十人手执木棍扁担，强行闯入校内，撕毁学生自治会之布告及标语，并打碎捐款箱，将箱内捐款悉数抢去，分批冲入办公室、礼堂、教室，捣毁黑板桌椅甚多，并将四壁锦标扯下掷于院中，捣乱约四十分钟，始哄然退去。

(南英午后二点半讯) 有武装士兵百餘人，拟闯入，经多方阻止，始退却。

(本社一日讯) 罢委会将三十日遭枪伤同学左臂取出的子弹，和其他受伤同学很多血迹的手帕、纱布，陈列在布告板上。这些血的事实，铁的证据，触目惊心，使每一个看到的人愤怒万分，大家情绪极高，发誓坚决斗争到底。

(联大工院一日讯) 联大宣传员李秀清不知下落。

“联大工院一日讯”联大罢委会宣传员何泽庆于美国新闻处被军官数人围击，右臂中弹，伤势极重。

“联大工院一日讯”联大罢委会宣传员张天珉于南屏街美新闻处附近，被特务分子殴打，左臂被刺刀伤，伤势甚重，现正送往医院治疗中。

“本社三十日讯”联大工院昨日派往车家壁散发传单之同学，迄今尚未返校，此刻正在多方探询中。

“五华讯”坚持罢课，有出外宣传同学一人，被暴徒击伤。

(本社卅日讯) 联大第×组宣传队(内联六七个，昆工十个)正在武成路进行宣传工作时，突有头戴呢帽、身着西服的特种人物横加干涉，队员田振邦善言解释，并说明内战，自相屠杀的事，那特务不待说完便叱喝道：“那是我们的事，用不着你们管。”这时老百姓围了上来，队长便向他们解说，内战是亡国灭种的祸根，正说时，以那特务为首的几十个便衣特务，手中拿着棍子扁担，向我们宣传队员冲来，队员四下躲避。他们追了田振邦同学，四面围住，棍子、扁担、拳头、脚尖齐下，一面嘴里骂道：“打死你这杂种，妈的。”田振邦当即身受重伤，躺倒在地，忍痛混入道旁一商

店中，打手们又追进商店，把商店的玻璃橱也打坏了。田振邦同学当时即无知觉，队员阳文浒等见状上前劝救，背部头部亦被棍棒打伤。待其他队员回校报告，纠察员赶至时，打手等已无影无踪，只田振邦因受伤躺在地上，当即送云大医院医治。

求实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李铨已被放出。

“市中讯”被捕同学岳天祥君已获释，同学十余人已参加联大工院罢委会工作。

（《罢委会通讯》第三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

## 一一·二五至一二·一惨案的报道

王 季

### 一、晚 会

联大的围墙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人。

大学生，中学生，公务员，小职员，工人，文化人，教授……

他们是被内战的炮火赶来的——想来听一听对内战的分析；他们是被不合法的禁令赶来的——有命令：禁止各机关学校集会游行，一切须经过批准。好吧，看我们用行动来抗议，用开会来抗议“禁止集会”。

随着紧张而兴奋的群众，特务人员礼帽压着眉毛，混进

了他们一向恨得刺骨的联大。

和特务人员呼应着，黑洞里，学校附近，美国配备的党军，爬上了高处的据点，向联大瞄准了枪口。

在魔鬼的狞视下，开明的国民党老党员钱端升先生对准了播音机：“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

“拍！”“拍拍！”远处有了枪声。

幸而，由于空袭警报，当局早把我们训练得对枪声习以为常，些微一点骚动，马上就趋平静。以后，急遽的冲锋枪（还有机关枪！）和断续的步枪，一直是演讲的伴奏，使我们在这儿嗅到火药味，看到北到山海关，南到海南岛，在枪子和炮火下倒在血泊里的人民，因此，“感谢他们”，也更具体地体会到演讲的意义。“如果我们百分之九十不愿内战的人民能够团结，我们能够制止内战。”伍启元教授的话等着我们去进行。我们也确实奉行了费孝通教授的指道：“用我们的声音来抵制枪声。”你不听见全场轰雷似的叫“好！”吗？

几千人集合在一齐，就消灭了个人的怀疑和恐惧。有人冒充老百姓上台发言了：“这是内乱，不是内战，这是洪秀全般的造反。”几句话就露出了马脚。他或许还愿意挨一顿打，好让外面伺机待动的军队冲进来；一些礼帽压着眉毛的人正往来挑拨：“揍他！”“揍死他！”然而，大家却比他们所料想的聪明些；子弹嘘嘘地在头上掠过，炮声（手榴弹？小钢炮？）也响了，但大家也比他们所料想的勇敢些，只在地下躺倒。但我们终于站起来了，高唱着：“我们反对这个！”

第二天，报上说西门有“匪警”。

## 二、反对内战的罢课

是统治者的枪，逼着大家罢课的。

我们要争取做人的权利和国家民族的生存。我们要反内战，统治者却在处心积虑地想“戡平内乱”哩！人民能再沉默吗？

未经“制造”，没有计划，罢课就像夏天的阵雨，应时地沛然而下。同学都兴奋的说：应当！教授们点点头，挟着皮包和书本回去了。

这是全昆明学生一致的希望。看！能够罢课的学校都站过来了，到二十九日，已有三十一个学校。受着学校当局压制的中学，也开始了艰苦的斗争。

事情来得太快，反动分子从梦里惊醒，已经太晚了。

然而，这是他们卖命的时候呀！嘿！分化。第一着，且先给他们戴一顶红帽子，使同学不敢和他们站在一边。联大自治会全体代表大会，不是通过发宣言向美国抗议，要美国撤兵吗？为什么不叫苏联撤兵？给罢课的人加上一个赤党的名义，不正式吗？而且，你不看见有人已摇起“公正”的幌子，正这样主张吗？

认识不清楚的同学挂出“无党无派”的“中立”招牌，出布告拥护了。

签名，签名（不管他一个名字出现几次），六百，七百，……红的纸，满墙，满黑板——黑板都从教室里抬到校门口来了，布成一个混乱的阵容。

“怎么回事？”“联大在搅什么？”

来校参加工作的中学生们，目迷五色，惶惑了。

联大的同学，自己差点也惶惑了。

“中立”的“无党无派”同学，廿九日上午要开一个会，会场上却拒绝一些同学进去参加。凳子扔出来了，砖头抛出来了。然而，一片浑沌倒就此澄清。真正无党无派的同学，一下子都认清了冒牌的嘴脸，一致拥护学生自治会修正过的宣言了。

分化失败，所谓“反罢课委员会”，在什么机关的指挥下组成了，这里面雇用了好些流氓，地痞、打手。

最可怕的阴谋在酝酿着。

### 三、血 债

“你们要严厉地制止罢课运动，否则，你们得负责！”

特务派到学校里来了，军队派到学校里来了。

一小部份中学被迫“复课”。校长说：“你们可以敷衍一下，”特务和军队一走，罢课重新开始。

各校的罢课委员会成立了。宣传股加快速度编印着向各界呼吁的标语宣言，到各处去宣传和联络的同学，一组组出发。

好些中学的行政部门，都让给罢课委员会主持，他们照常的上操、自修、赛球、唱歌、开座谈会；在完全的自治下，生活得比平时更守纪律，更有秩序。

有的学校要同学回家去，通知家长把学生关在家里。

富春中学的训导主任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同学诬做“赤匪”，要他跪下来，用棍子打他。

云瑞中学想把联大的联络员关在校里。有命令：任何机关学校，都可以逮捕联大学生。

大同、南菁校长把学生膳费带走，想用饥饿来恐吓同学。

然而，我们毕竟也有那么好的校长；他说：“告诉别校的同学：如果被他们的学校开除了，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欢迎这些有正义感的青年。”

三十日，更残酷的迫害开始了。

联大宣传员田振邦，杨浒，在华山南路被殴打重伤；联大朱谷怀、云大秦学柳、刘美菊，被宪兵十三团逮捕；联大萧斧被抓到第二警察分局；工院樊汝镇，许应镜，求实李铨，市中岳天祥，或被捕，或失踪；在正义路，三个宣传员遭到毒打；在南屏街，一个中弹，一个吃了刺刀……………

各中学罢委会和自治会职员名单纷纷被抄了去。

中法、云大，被武装人员和便衣队捣毁了。

十二月一日，这血腥的日子。

十一点至十二点，几个学校受到穿灰色军装的和便衣流氓的围攻。石块、木棍、手榴弹一起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进攻。联大师范学院李鲁连同学当场毙命。女同学潘琰肠子里全是弹片，傍晚时死了。昆工张华昌同学也死了。联大新舍和师院受伤的就十几个，工院的教职员宿舍也被捣毁了，还打伤了电机系教授马大猷。云大，中法，好些中学，都得到同样的命运。

受伤的同学运送到云大医院，半途又受到极残忍的袭击。他们追踪着去袭击医院，医院只得把受伤的同学往别处送去。

你听说过敌机轰炸医院的惨剧吗？一切所忍心加于我们的，我们的统治者也加给我们了。

然而，面对着斑斑的血痕，全昆明的学生站得更坚定了。他们准备以殉道者的精神来反内战，来争取自由和民主。

面对着全国人民的苦难，他们无视于个人的安危。

#### 四、来吧，暴风雨！

老百姓，公务员、工人、前进的武装同志、小贩、商店老板、被这血的战斗惊醒了，感动了。

联大校门口进行着义卖。

校内校外的吃食店捐出了烧饼、饼干。一个中年人掏两千元买了两块烧饼。

卖豆腐干的小贩献出了他的一天收入。

一个武装整齐的军官用一千元买了份“时代评论”，请他签名，他微笑着走了。

一个爱国的兵士，送来了一团汗湿的纸团，里面写道：“我们的武器，绝对不能对付我们的同胞……抗战八年，家乡沦陷，父母分离，兄弟阔别，值此日军投降，又要我们持枪惨杀自己同胞……到了作战时，我只有牺牲自己，自己自杀吧。”

一对夫妇献出他们的结婚戒指，说：“我们不叫它作为结婚的拘束，让它干些更有意义的事。”

一个穷苦的职业青年，捐出他仅有的四刀贡川纸，说：“请把全中国老百姓要说的话和痛苦写在这纸上，呈现在全昆明人民面前。”

印刷所的工人捐出一万元。

一个半工半读，还负担弟妹学费的十几岁的青年，发动



同学捐款，自己就掏出一万元……………

惠滇护士学校罢课了，昆华护士学校罢课了。护士小姐们带来了药品，长期驻在联大。

兰龙潭中央电工器材厂罢工了。

更多的工厂，更多的机关，在高度的压制下，正计划着用行动来响应我们。

一个壮烈的运动已经开始，暴风雨就要来了，它将无情地洗刷统治者的独裁、反动、暴虐、黑暗。

十二月一日

（抄《人民周刊》等期刊出版的联合增刊第一期）

## 联大新舍被攻记

冯 虚

罢课委员会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布告：“有大批灰色军装兵士及便衣队正在围攻云大，务希本校同学保持镇静，密切注意。”

十一点多钟，几个兵士在联大门口出现，开始撕毁墙上的布告。

接着，从云大后门那边开过一队灰色军服的兵士，由一个黄呢制服的队长率领着，队伍旁边夹着几个黄军衣和制服的特种人员。

兵士们藉口要进联大看壁报，十几个人冲了进来，马上用石块和木棍向校内的同学攻击。但这批人到底被逐出去了，联大的校门关上。

然而，在校外，在连长的哨子下，攻击开始了。

梨木担子的扁担，对门商店里的板凳，农场的锄头，加上他们自己带着的木棍、砖头、石块……一切可拿来攻击的东西，都操在他们的手上。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校外的两个同学跟他们解释。

但这两个同学，就成了众兵之的，在木棍的夹攻下，满脸血污，躺倒在联大的围墙外。

围墙里，一个女同学爬上梯子，向外面大声解释，石块就向她飞掷过来。

一个男同学爬上梯子。一块石头打中了他的脸，倒下了。

另一个男同学又上去了，他还想用诚恳的呼吁，向那些被党化的无知的兵士解说，待他们觉悟到那些存心来捣乱的份子，实不可理喻，才放弃了这个冒险的企图。

校门外，一座岗亭，一会儿便被他们拆得精光，木板一片片掷向围墙里。

锄头一下一下砍着校门，几根笨重的木棍一齐向它春着。

住在附近的一个教授来跟他们劝解，他们说是学生先向他们攻击的，他们没带兵器呀！

然而他们的手榴弹在南区爆发了，炸伤了一个南菁中学的教员（这教员在当晚就死了）。

连长的哨子，一阵急一阵地吹着。

小门被撞开了，兵士们纷纷攀上堆在门后面的障碍物，那不过是些黑板、木架、凳子。

进了门的兵士向同学们奔去。

看吧，那群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密层层站成一个半圆，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捡起地下的木板，沉默而坚定地迎上去，一个兵士被逮住了，两个被赶了回去。

面对着这一个稳定的行列，兵士们放弃了第三次进攻的企图。

“去抬机关枪来，率性干到底。”

然而，这时候连长不得不声明误会了。

好一个误会！在同一个钟点里，西门外的师范学院也发生了这种“误会”，四五枚手榴弹丢进去。躺在地上没有就死的女同学，还遭到刺刀的宰割，把肠子都挑了出来。

在同一天，在同一个钟头，好几个学校被捣毁了，几十个同学死的死了，伤的伤了。

然而，他们没有退却。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抄自《人民周刊》出版的联合增刊第一期）

## 反动派摧残昆市反内战运动经过

### 1. 关麟征当众出狂言

“学生有在校内开会之自由，我也有在墙外放枪之自由”

（昆明航讯）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鉴于国内内战情况严重，于上月二十五日晚，在联大召开反对内战问题座谈会，此种情绪，纯系出诸同学爱国热忱，

且鉴于内战为全国人民所反对，同学们尤不能坐视不问。当时召开座谈会，发出制止内战呼吁，此种行动，本诸民主国家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之原则，实乃天经地义，为人民应得之权利。却不料同学开会之时，竟遭军警当局所忌，在校外以机枪、小钢炮猛烈轰击，此种横蛮干涉，引起同学们群情愤慨，全体同学决定于二十六日起罢课抗议，以争取民主国家人民应有之基本民主自由，反对这种军警干涉（此项详情已志本报），并呼吁停止内战，沉痛地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

自昆明四大学于26日罢课以后，随即有三十余中学群起响应，因此益发引起发动内战阴谋分子之妬忌，积极策动进一步之摧残。二十七日下午当局召开中等以上学校校长紧急会议，据参加会议之某校长说：在会议席上，关麟征司令长官严厉责令各学校当局尅日复课，否则将逮捕该校校长及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关麟征在会上大肆恐吓说：“学生们有在校内开会之自由，我也有在校外放枪之自由。”态度甚为蛮横。

## 2. 便衣特务街头行凶，刺刀手枪乱刺乱放

关麟征的恐吓手段，并不能阻止昆明广大学生爱国热情，自二十七日以后，仍继续扩大反对内战宣传。由此更遭军警当局之痛恨，并唆使特务用野蛮手段破坏，学生在街头散发反内战传单及张贴标语，即频频遭受便衣特务之殴辱，三十日，踽踽街头，亲见数处发生毒打学生事情。特务类多西装革履，十数成群，碰见学生，即下毒手，即十三四岁之幼童，亦难逃其毒手，记者行经南屏街美国新闻处门前，见

一西装特务正以刺刀刺一青年学生之手臂，另一特务则以手枪射击一学生，幸枪弹射入右臂，即送惠滇医院开刀。学生等手无寸铁，受此袭击，即逃入美新闻处暂避，凶手即扬长而去。又武成路一联大学生，遭数十特务包围殴打，直打到那学生奄奄一息，方呼啸而去，行人见状，为之愤慨不已。记者目睹惨状，悲痛欲绝，不信此等暴行，竟于大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现于昆明市区也。

### 3. 正义人士同情反内战运动

#### 一个教员捐出结婚戒指，一位军官当面投书响应

昆明市各大中学同学们，虽遭当局种种摧残压迫，但同学们激于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气不稍衰，在扩大宣传反内战中，并获得校内外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联大一个工友为了援助学生运动，捐出了所有的四刀贡川纸。一个中学教员捐出了她结婚的戒指。尤其动人的是三十日有一队学生在街头宣传，被几个武装特务毒打时，旁边围着的市民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民主”。三十日下午有一学生出外宣传，在校门口碰见一个军官在那里徘徊，那学生即送他一张反内战传单。该军官接了那传单，即将一封信塞入这同学手里，马上匆匆走掉了。原信内容听说写得非常动人，大意说：“抗战八年，家乡沦陷，父母分离，兄弟阔别，现失土重光，又要我们持枪惨杀自己的同胞，这种行动，谁不痛心，谁不流泪，除非是铁石人儿，谁也不愿意内战。……真的到了那一天，一定要我去作战，我宁可自杀，绝不忍持枪屠杀自己的同胞”。这封信的末尾写了爱国军人×××叩上几个字样。

#### 4. 反动派用卡车装石头堆在校门墙外打学生

正因为反内战是全国广大人士的一致要求，在反动的内战挑拨者，目视这一反内战潮流的掀起，就由嫉忌生恐惧，由恐惧而蓄意用更大的屠杀与破坏来打击这一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因此十二月一日这一天，一幕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就出现了。

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大新校舍的马路上，三十日就由新编辐汽十七团，用最近自美国接收过来的卡车，运了许多石子瓦片，堆在新校舍的墙外，做打学生的准备。惨剧发生后，关麟征无中生有的说什么第二军官总队一部份学员赴大观楼参观，途经联大时，因学生误会而发生殴斗，事态乃扩大。这种诿卸责任的狡辩，只要举出其事先用卡车装运石子一事，就可不攻自破。

#### 5. 一千多军人打入新校舍

石子木棍锄头逢人便打，三十多个同学受了重伤

十二月一日清晨六点钟，联大工学院就有人打门，自称是学生，校警把大门一开，首先进来的是二挺美国的冲锋枪，后面跟进十多个人，有穿便衣，有穿军装，顿时动手，把学校当局的布告、学生的壁报、印刷品全部撕毁。因为工学院的助教曾捐过五万块钱，慰问上次受伤同学，这群暴徒于是又冲进助教宿舍，把室内东西完全打烂。有三位教授（住在一起）也遭殴打。

同日早晨，在联大新校舍外，聚集了一百多穿军衣不佩符号的军人及便衣，一声喊打，二百多条手臂一声动手，想

往校内冲入，联大同学紧闭校门，并派遣两个同学前往交涉，声明一切请讲道理，希望说明来意，态度甚为和蔼诚恳，校内同学即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口号，岂料两同学出去交涉，未说几句，即遭毒打，打得遍体鳞伤，这时十多个打手，冲进大门，逢人便打，石子、木棍、锄头种种打人武器全部用出，三十余同学因此受了重伤。

## 6. 特务暴徒使用手榴弹

### 被炸的同学又被打死校内手表钢笔被暴徒劫去

另外，同时又有三十余便衣队冲入联大师范学院，毒打同学之外，竟残忍到使用手榴弹，当即炸死学生二人，另有昆明工校一学生被炸受重伤，尚有二十余同学受伤轻重不等，当时有几位女同学替受伤那个同学包扎了一下，然后担往医院急治，途经文林街的时候，市民围观甚众，不料那批暴徒意犹未尽，拦路痛殴护送担架的几个女同学，顿时有几个女同学被凶殴倒在地上不能起立。最令人愤慨的，是当时暴徒们，又把被炸伤的那位同学的包扎扯破，活活打死在街上，然后扬长而去。

这一暴行发生于同一天的上午，显然是有计划布置的，联大附中也同时被波及，教员学生遭殴打以外，同学们的手表钢笔，都被暴徒抢去。这样惨绝人寰的丑行，竟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昆明市上，不仅全市同学群情悲愤，社会人士以及目睹惨剧的盟国人士都一致叹息不已！

1945年12月4日《新华日报》第二版

# 昆明学生为反内战被害联大 全体师生举行公祭

全市各校数千人参加，全场痛哭，殷望全国  
同胞与同学一致声援。

（昆明航讯）本月一日昆明各大中学学生因反对内战而遭到屠杀毒打之后，昆市大中学教授和学生及社会人士莫不悲愤填胸。现在已查明死于军人和特务枪弹木棍之下的共有四位：计南菁中学教员于再，浙江人；师范学院女生潘琰，江苏人；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云南人；师范学院学生李鲁连，浙江人。联大死难同学遗体，仍放在校内，其他轻重伤入医院者数十名。

二日下午六时，联大全体同学在校内举行死难同学公祭，由联大代理常委叶企荪先生主祭，到教职员及各校同学数千人，情绪极为悲壮沉痛，全场为之痛哭。后经全体一致决议将死难同学埋葬校内，因为他们是为争国家的和平民主而死。当场同学募捐埋葬费，无不于痛哭中慷慨捐款，共筹得一百五十余万元。

现在各学校尚未复课，同学一般反响，对此次悲剧惨案，无不于悲痛中，坚决要求当局立即惩办凶手，并切实保障今后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身体自由，并殷望全国同胞与同学同声援助，我们将誓为国家和平与民主自由坚持奋斗。

1945年12月4日《新华日报》第二版



## 昆明各校联合发出启事驳斥 中央社的欺骗宣传

昆明国民党军政当局屠杀爱国学生事件，中央社蓄意掩盖事实真相，并造谣诬蔑，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三日特为驳斥十二月三日昆明各报所载中央社消息，发出郑重启事，公布五点主要事实：

### 真正的凶手关麟征李宗黄

(一) 指明屠杀学生是由关麟征和李宗黄指使，因为二十六日晚在省府召集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和二十九日警备总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关麟征曾公开承认二十五日晚上的枪声是他命令的，并且说：要采用“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手段，“他们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放枪的自由”等语。

### 第五军军长迫各报登广告

(二) 二十六日昆明各报所载“读者来书”，是由中央社发稿叫各报一律刊载。而各报所载“反罢课委员会”的启事、广告，都是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亲自送出，强迫各报登载的。

(三) 三十日联大学生在闹市的南屏街、武成路等处遭完警特务拘捕和毒打枪击，警备当局置若罔闻，岂不明白证明，行凶是由何人主使？

### 打联大的人带有“述”字符号

(四) 十二月一日进攻联大的军人，由率队长官喊口令，吹口哨指挥，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并且有同学亲眼看见，当中有三十日在南屏街开枪的凶手在内。又同学捕获冲进校门的兵士中，有佩带“述字第1025号”符号的崔俊杰，也曾供称：他们受大队长的命令，分三路向指定区域进行。

### 三青团秘书周绅率领投弹

(五) 一日冲入云大及在联大投掷手榴弹的军人，由三青团昆明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中央社何得企图以“失业军官”“暗怀手榴弹”“复仇”等掩护，企图推诿责任？

启事中最后指出：陈云楼、王斌并非真正凶手，一切罪行都应由关麟征，李宗黄二人完全负责。他们提出：①严惩凶手，撤办“一二·一”惨案主使人关麟征、李宗黄。②发给死伤同学的抚卹费和受伤同学的医药费。③赔偿一切公私损失。最后启事中对中央社造谣诬蔑，提出严重的抗议，并告知外界人士、各报馆通讯社，请主持正义，披露更正。

(抄自1945年12月7日《新华日报》)

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

## 四死难烈士入殓典礼记

“一二·一”这五四以来最伟大的纪念日，是南菁中学老师于再先生、昆华工校张华昌同学及联大潘琰同学、李鲁连同学与昆市各学校受伤同学的鲜红的血所书写出来的（详见本通讯昨日特写大屠杀纪实）。

今天（一二·一）四战士的遗体，安详地躺在联大图书馆内，自中午以后，各大中学教授、教师、同学及社会各界人士与四战士的亲友家属即拥塞在联大门前，一个个凭学生证或其他证明物件，佩上青纱后，由大门上的小门进入校内。这鱼贯的队伍直到下午五时尚未间断。

进入校内的人们，多在门内解囊捐款（四小时已达一百二十余万元）后，即往图书馆内瞻仰四战士遗容。

图书馆的门首，当头贴着一张标语是：“你要道歉吗？你问已死的同学吧！他们答应你，我们也答应你”。两旁贴着反内战壁报，追念死者专号及增刊。每一个字，都充满着悲愤和复仇的烈火，人们在这些血泪凝成的字句中间穿流着。

馆内无一刻不站满热泪盈眶的人们，有青年学生、有教授、教师、有老太太、有军官，团团绕着静躺在花圈丛中的身覆国旗的四战士。很多人在拍照，四战士的亲友，分别照护着遗体，好像是小心翼翼的看护一个病着的孩子。张华昌的父母亲入梦似的坐在遗体旁边，大家都哽住喉咙，生恐

怕啜泣的声音，会惊醒他们。

有的人浏览着周围粘贴着的輓词、图画，以及大屠杀纪实的通讯，有一个军官忍不住唸出声来：“你们没有死，您们将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里，活在永恒的历史里……”他放声哭出来了，立刻罄囊捐出一万七千元来支持反内战运动。

图书馆门前的升旗台上，搭了一座临时的祭坛，旗杆上悬着半旗，坛的两边陈着四具黄红色的棺木，殓工忙着入殓的事物，四大幅遗象、祭文、輓歌等，分列在坛的两边，草坪上的人们，在练习着唱輓歌。

下午三时，天上遍布着愁云，一阵阵风卷起尘沙，天气突然变冷了。入殓典礼在沉痛静穆的空气中开始，首由司仪人领导如仪，联大叶常委企荪主祭，男同学代表，女同学代表，昆工代表，南菁代表陪祭，张华昌同学的父母亲呆呆的坐在板凳上，周围静静的站着约万人。鸣礼炮后，四战士的遗体，一个个的从图书馆抬出入殓。第一个抬出潘琰小姐的遗体（她的遗体要火葬），殓入棺木后，几个女同学放声痛哭，立不住了，当由抽咽着的女同学们扶入图书馆内。第二个抬出于再先生，他的鼻孔内塞着一团棉花。第三个抬出李鲁连同学，鼻孔内血流未止，离床后，床上积血一滩，尚未凝固，将入棺时，一女同学晕倒在地。最后张华昌同学出馆时，张母即放声痛哭，由一女同学扶着走向棺前，悲痛欲绝，全场一片哭声，顽石亦为之流泪。殓毕，即由司仪者率主祭、陪祭进瞻遗容，然后进香盖棺。主祭人欲言无语，而停止致词，联大代表哽咽着勉强说了几句话，说出每个人心里的声音。是的，他们没有死，他们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里，

活在永恒的历史里，他们为后死者开辟了斗争的大道。最后代表全体与祭的人在死者面前发誓：“我们不仅是哀悼，我们誓死为争取民主自由奋斗到底，我们要复仇，为千千万万无辜的被法西斯匪徒残害的人们复仇！我们将踏着死者的血迹前进，绝不后退一步……”！

悲痛紧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连挽歌也唱不出了，每个人都埋着头，在飕飕的寒风里，拖着沉重的脚步，带着复仇的心散会。

“一二一”这惨痛而伟大的日子，永刻在每一个青年人的心版上。

## 卢主席招待四大学代表对 我们的要求发表意见

各学生代表对卢主席关怀同学的盛意极表感谢，但一致认为：在中央应负责处置诸点尚无合理解决之前，同学碍难复课。

（本报十九日讯）云南省政府主席于昨日下午三时招待本市四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听取关于此次事件真象之报告及同学之意见。并有教部朱次长经农及霍总司令揆彰代表中央出席。卢主席除希望同学们复课外，并对昆明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所提出向云南党政军当局之要求，及对“一二·一”惨案之要求，分别表示意见如下：

对云南党政军当局之要求：

第一条：追究十一月二十五日射击联大事件

卢主席表示：本人接事于事变之后，无权处理此事，今奉令调查此案真相，除依实呈报外，追究之责，请朱次长及霍总司令转请中央办理。

第二条：取消十一月二十五日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关于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

卢主席表示：本人对决定前项禁令，并无所知，本人接事以后，同学行动，在合法及不妨碍社会秩序之内，同学自由，当加以保障。

第三条：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得任意逮捕

卢主席表示：身体自由，政府当依法保障。

第四条：中央社必须更正污蔑学生之报导、并正式道歉  
卢主席对此无表示。

付斯年先生建议：由付先生会同卢主席、朱教次、霍总司令、云大熊校长、共同提出对中央社之驳斥。

关于“一二·一”惨案之要求

第一条：严惩主谋凶犯

卢主席表示：地方当局愿秉承蒋主席公允无偏的意旨办理。付斯年先生补充谓：此事除呈请中央法办外，学校当循法律程序解决，对李宗黄等决不宽容。

第二、三条：关于死难同学抚卹费，受伤同学医药费，及死难同学家属赡养费，政府当全部负担并于即日起派员调查一切公私损失，一俟调查清楚即予赔偿。

关于死难同学安葬问题，卢主席负责发动地方民众团体同省政府举行公葬。

各代表对卢主席关怀同学盛意极表感谢，对于复课，愿将卢主席及到会师长的劝告转达同学，代表并无决定权。并表示在中央应负责处置诸点尚无合理解决之前，同学碍难复课。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罢委会通讯》第十期

## 烈士灵堂终日拥挤 卢主席亲临奠祭

(本社讯) 十一日虽阴雨不绝，但灵堂吊祭人士仍异常拥挤。

(本社一日下午六时讯) 本日下午四时许，省府卢主席亲临联大，吊奠死难烈士，主席行礼后，在灵堂巡视一周，即由罢委会代表陪至休息室。主席复以诚恳和蔼之语句劝告同学复课，当经各代表陈述，在中央尚无合理的措施之前，同学复课实有困难，愿将主席意见转告各校同学，长谈至六时许，主席方驱车回邸。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罢委会通讯》第十一期

## 马大猷教授书面材料

### 十二月一日工学院被袭经过

是日下午二时半有身着军服及便衣之暴徒一百余人，由一穿着黑色大衣者率领，来至本院大门口，首先将门首悬挂之党国旗扯下，本院警卫刘风情及传达魏嘉祥上前质问，当遭用木棒打击，后由该身着黑色大衣之领导者制止，并驱入传达室内，大门即由该暴徒等把守，其中三十余人即由该指挥者带入院内，直入后进，一路将学校布告栏及教室玻窗打碎，并高声呼打不已。是日为星期六，下午院中并无办公人员或同学，该徒等技无可逞，复由后面退出。是时猷恰与同事钱钟韩及刘恢先二先生在宿舍中谈话，突闻打声，误以为有同学被人殴打，乃拟出而劝止，行至宿舍门首，即遇该徒等退出，见其中并无本校同学，遂即退回。不料该徒等即追入宿舍院内，大呼：“你们是共产党，你们是土匪。”不容分说，上前即打，围攻猷者，共有八人，由矮肥身着短衣之人为首，拉紧猷之领带，拳足并下，其他诸徒，并使用木棍木板，横加毒打，经猷极力挣脱，逃入同事房中，该徒等寻觅不得乃退去，并将宿舍一间之玻窗完全打毁，猷背负伤多处，至今尚肿痛，手上负伤四处。同时钱钟韩先生亦遭另六人围攻，均系身着便衣者，幸该时暴徒领袖到达钱先生处，经向其说明身为本院教授，彼始制止暴徒之继续行凶，蜂拥呼啸而去。此时本院教员牟光信先生持一电阻表自实验室走



出，遇身着灰色制服者六人，称其所持者为无线电，并诬为宣传之共产党，与其解释渠系本院教员，所持者非无线电，但该凶徒等不与理论，即加毒打，并拥其至身着黑色大衣之首领前报功，该首领以所持者果非无线电，乃驱之令去，此即该日本院被袭之经过也。此次除猷被殴打负伤外，尚有钱牟二先生及工警刘魏二人被毆，并打碎布告栏一个，玻窗二个，及阅报台一个，抢去警卫步枪二支及水管数段，门首有庆祝卢主席就职之党国旗亦被扯毁。

马大猷（盖章）

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 缪祥烈同学访问记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半，我们刚吃过中饭，昆华工校来两个同学到我们师院，约师院同学参加开会，共同防御。我就到工校去。几分钟后，师院的同学即从师院饭厅的两道窗户退入工校，那些流氓们，冲进我们师院的院子里，到饭厅里捣毁碗及桌子。我们师范学院的七、八个同学，躲在两道窗台的墙下，用石子从窗口和他们打，后来流氓们退出门去，我们从窗口跳进饭厅，手上拿着石子，跟着追出去，追到第二道大门时，我不想再追，打算堵住第二道门，可是我看有四、五个同学潘琰他们，已经冲出到第一道大门墙下，我也跟着冲出第二道门。我从门口掷出四、五个石子，打中了三个特务（我亲眼看到）。一分钟后，两颗手榴弹爆炸，我看到潘琰和另外一个同学被炸倒了，后来看到我的腿子也

喷出血，我赶快退到门的右边的那间洗衣房里，同学们都退进去，那些流氓们又涌进来，木棒石子打受了伤的同学，一个流氓还用刀刺杀潘琰。我们躲在那间小屋里，幸未被看到，不然，可能再受重伤的。

## 高金堂同学访问记

那天我们师院同学被炸伤后，我和同学们抬受伤同学到云大医院，转回学校，刚到南菁学校门口，便遇着身着灰色军服一队军官队（亦有着黄毛呢者），由西面马路过来，看到我们抬受伤同学转回，队伍立刻散开，大叫不许跑，三个军官走过来抓住我，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凤翥街的人，从这里路过。他们说：这准是联大的共产党。便动手搜我衣袋里的东西，把我的花毛呢上衣中山服脱下，在我的衬衫袋里搜出我的学生证，于是脚踢拳打，又跑来士兵提着木棒从肩背而下，一阵把我打倒。那两个士兵，把我拖到马路旁边的草地上，我静静的躺了四五分钟苏醒过来，又来两个着黄卡机中山装的特务，又脚踢一阵，把橡皮球胆里的红色水喷向我身上，叫人认为我是赤色份子。特务走了，我睁眼看看无人，想通过马路爬入云大医院，刚爬到马路中，脱我衣服的几个军官又由马路上跑来，打！打！打死共产党，又是一阵毒打，那时候我知道距死不远，一个抓住我的头发，两个拖着我的两手，由马路上拖，拖了四十多步，一个说，用一个手榴弹把他炸死好了。呀！手榴弹来了，我的心

拚命的跳着。另一个说算了算了，我看也快要死了，（那时候我眼睛像死人一样半闭着）。拖我头发的一个说，走了，把学生证还他，把衣服带走。一位配中校领章的军官很快的说：别还，关总司令说，要人就不要学生证，要学生证就不要人，于是就走了。人都走光了，南菁学校里的两位同学，把我拖进云大医院。

高金堂

## 南菁中学教员张人鹤谈 于再遇难经过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左右，本人与南菁中学同事于再君，走到联大新舍大门口时，适遇着灰色棉军服军人约二百名沿公路自东边来，俄而，打声大作，即见一军人用板凳击打于再君，本人即上前劝解，不料又有一军人用板凳向本人头部打来，幸本人用手挡住，结果仅手部受伤，并见十数军人持木棒，磁碗、石块、板凳向本人打来，并有一部分军人包围，后本人终能跑脱。脱围后，即绕道新舍后门入联大，当见军人极力企图冲入大门，并有同学多人受伤。十二时许，军人已退，本人到云大医院见于再君头部受伤、流血甚多，当时于再穿灰色西服（美军军毯改造），打红色领带，穿红线条西装裤（重庆呢），美军皮鞋。经南菁中学两学生之助，本人当将于君抬到22号病室。后忽有一护士来

云：“军队将冲进医院来”，并促余等速走，本人当自云大医院后门逃往云大。

下午二时左右再折回医院时，于再君已昏迷不能言，后经医生输注血清250 C.C，盐水500 C.C，及注射强心剂，到下午十时二十分于君卒以流血过多身故。以上所述均系本人眼睹事实。

南菁中学教员 张人鹤

十二月七日

## 十一月三十日与十二月一日 我所遇见的暴行

在十一月三十日午后二时许，我在院内突闻悉外面有人捣毁我们的壁报，以及撕毁我们张贴的标语，漫画等物。当即赶至院门，仅见由城内向龙翔街口来了十余人，手持棍棒，沿途撤毁标语，一时渐渐的越来越多，奇形异服者约四五十人，着灰色棉军服者亦四五十人，不到三分钟，即走到院门口，口称老百姓，由一年约三十左右矮胖胖的着黄色毛呢衣服，头戴一美军草绿色毛线帽子的暴徒，下令撕呀！打呀！当时我左边一同学吴锡光，即劝止请不要撕！好吧？另一着草黄色卡机的暴徒，便举起了拳头；当见情势不佳，即向吴锡光谈，任他们撕好了。话还未完，这一个下令的暴徒，便抓着我，我再也想不到他的暴行，连踢了我两脚，下阴受伤，疼痛不止，又从右后方来了一个拳头，击晕了我的

头，暴徒亦就脱手，我便跳到门内，眼见他们将黑板以及其架子捣毁，补足其武器向门口进攻，此时着灰色军服者，看见在门口的同学仅数人，即出来阻止他们，致未入。但在门口扬武扬威的乱骂一阵，发令者手一举，即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打倒共产党走狗”等口号，扬长而去。翌日（十二月一日）中午十二时左右有人跑来报告，云大已被捣毁，请各位注意，不一时，又得悉新校舍亦正被暴徒围攻中，此刻大家都慌张无主，有的说他们只能撕毁标语和捣毁一切宣传用品，不会再有其他的行动。因我第一天的经验，知道他们是野蛮的行动，故竭力主张将大门关闭起来好了。俟后经大家同意便关起了门，我便走入宿舍；刚入室坐下约二三分钟后，便听到外面有枪声二响，蹙即捣毁破坏门窗玻璃之声发出。我从宿舍楼上窗隙中，望院内广场上有服装不齐的暴徒二三十人，手持棍棒者多人，在过道以及二门之人数，我因在楼上，不能看见。在楼下的同学便直冲入楼下的食堂内，只听得食堂上破坏之声音，同学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喊叫声。我又转至后面的窗隙中看，所有的同学都被迫入后面之昆华工校，仍大声急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又走到前面的窗隙中，看见所有的服装不齐的暴徒，聚集于院内广场，此时每个人手中均拿着棍棒，我仔细一看，仍然还是十一月三十日来捣毁殴打我的那些人。又看见昨天殴打我的那个矮胖胖的，从腰中取出一个手榴弹投于广场的西北角上，轰一声爆炸了，幸那里并无同学，未伤一人。俟后他们便又捣毁教室的窗户，并张贴他们的宣传品，什么罢课不足怕，示威不足怕，怕的是孩子们从CY到CP等。其中两三个，便向女生宿舍的楼梯前进，一个已上了两

三级，因有女同学投出灰包，使未往而退下，另一个便大叫起来说：“楼上还有捣乱份子呀！”但大多数的暴徒，均在广场上东张西望的逗留一下便去，而退在后面的工校同学，则见已去，便随即出去，我亦从宿舍楼梯走下，刚下完楼梯后忽又听见两大响声，同学们又汹涌的跑进来，我也退上楼梯未完，即听到同学们的急呼声打死了，打死了，我听见后，心中真说不出的难过，跑下来看见一个血淋淋的躺在门口，我右边的一同学，急忙告诉我，你们的李鲁连也打死了，此时大家全体同学不约而同的放声大哭起来了！

师院 张崇安      师院 男舍五组      数理 二年级

注：十二月一日暴徒所投之手榴弹为三枚，而报载以及罢委会通讯为两枚，此为事实不符，其所炸毁之痕迹，是日有学校当局以及警察当局及主使犯警备当局，皆来看过，并承认为三个手榴弹之痕迹，所死伤者均在二门右侧之那一个爆炸而致。

## 关麟征十二月一日来联大 新校舍情况

关麟徵于十二月一日来联大新校舍询问“一二一”惨案真象，当经本人向他说明真象后，关麟徵说：“这一切由我负责，我负责治安的，一定代你们把这件事查明，凶犯抓到后，我当你们面把他杀了。我一到这里来，就倒霉，首先是匪警，现在又是学生们发生事情。学生的事情最不好办了，

我对付你们这件事，比对付十万大敌还要困难，真伤脑筋透了，学生发生事情，没有理也是有理的。”（同学大哄：“我们绝对讲理”。）接着同学要求他负责医药棺材费用，关满口承认，拍着胸脯说：“不成问题，一切由我负责。”随后又有同学提议说：“没有汽车把受伤同学运到医院去。”关说：“没有问题，到警备司令部去，我们派一辆车送他们走。”后来，关就走了。

王瑞沅报告

（档案86—1—6第35页）

## 程法伋报告关麟征十二月二日 第二次来联大情况

十二月二日晨九时，昆明警备司令部关麟徵第二次来新舍，由罢委会交际股负责人招待至事务组办公室。在场者有查训导长，本人代表罢委会接见关司令，据关司令称凶手已捕获，请罢委会与学校当局合派代表前往参观。本人代表罢委会向关司令表示三点态度：第一罢委会认为此事不是误会的，大规模有计划之破坏可以为证。第二，罢委会认为此事不是突然的，十一月三十日之大批武装与便衣特务殴打学生，并捣毁中法大学校门可以为证。第三，罢委会认为四位死难同学，是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自由而被暴徒用手榴弹击毙，因而他们的死决非单独的。当时查训导长亦坚决站在

教职员立场，表示此事决非偶然与误会可释。关司令只谓以后公审，请派代表前往参加，罢委会并不曾接受此项邀请，后关司令在图书馆死难同学尸体前绕视一周，出图书馆时同学围聚者甚多，本人问关司令愿否回答同学问题，关司令坚持不肯，并谓有话，请派代表交涉可也，本人与查训导长以及其他罢委会负责人送关司令出校门后即退归。

程法伋

## 罗纪行同学访问记

我是负责纠察之一，维持校内秩序，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我们纠察组开会，半点钟后，听到云大被打的消息，我们纠察队立刻停止开会，出来巡视。约十点四十五分光景，有一队军人，身着灰色棉军服，三列纵队，由南菁学校那边马路上过来，一面走，一面叫：“打呀！杀呀！”我们知他们是要来跟我们捣蛋，便关起校门，用黑板、黑板架子、桌子堵门。他们一到，便冲我们校门，用石子、砖头、瓦片从墙外边扔过来，当时我们内面同学很多，同学们也用碎石瓦片和他们打。四五分钟后，我们校门被他们打开了几个大洞，四五个军人提着木棒钻进来，同学都一道涌上去，把他们吓退了。我是在前头追上去的一个，刚到校门的破洞处，一块石子打来，中了我的脑袋前部，以后如何，我不知道了。



就在我被打的前一天，我随着第十一宣传队出发宣传，到正义路宣传，女同学写标语，从观众中钻出四五个特务来打我们的女同学，二十多个军官队身着灰色棉军服也来帮凶，口叫打共产党呀！幸好那天我们同学很多，有四五十人，大家都好好地把他们劝开了。当时我对一位军官劝着，我说：“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并没有什么仇恨。”他说：“我们都是一些编整后没有事做的军官，叫军官队，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我们是奉了命令的，命令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

## 十一月三十日与十二月一日 我所遇到的暴行

十一月三十日午后二时半，联大师院门前，突来奇装异服之特种人物一百余人，一到手即撕门口宣传品，本人当即上前交涉，不意彼等毫不讲理，劈胸一拳，同学张崇安上前劝解，亦被揪住，下阴两脚，当头一拳，张君晕去。暴徒等于是折裂黑板架，手持木棍，逢人便打。在门前捣毁闹事之后，该首领振臂一呼，群众呼啸而去，且呼：“中国国民党万岁”“打倒共产党”之口号。是时民众旁观者甚众，同学痛哭演讲，听者莫不同情。

十二月一日十二点左右，便衣特务五六十人冲入联大师

范学院，捣毁学校办公室及门窗户壁，复以木棍、石块追打同学，同学惊惶失措，退至饭厅，无法后退，乃将后窗弄开，逃至工校，暴徒特务，步步追打，至是同学乃以石块抵抗，殊轰然一声，特务投来一弹，同学惊走。特务等又图登楼打入女生寝室，幸女同学以泥灰撒下，仅乃得免。特务大打一通之后，渐次退出，于出门时以手榴弹二枚投入，轰然一声，在我左侧之李鲁连倒仆地下，破片穿入耳部，血流如注不止，在右侧之杨菀亦伤腿部，本人方与另一同学拾起鲁连，特务又复扑入，只好弃鲁连避去，幸特务等见死伤多人，血流遍地，乃未冲入。

二点左右，本人于抬受伤同学入云大医院归途中，在联大左侧马路上，遇见特务一大队，衣服颜色不一，后跟徒手灰布军服士兵二三十人蜂护东去，心中捏了一把汗，不知他们干什么的？不多一会，才知他们又去打入云大医院。

社会系一年级34/26吴锡光

## 刘杰同学的书面材料

刘杰 湖南 男 二五 联大外文四

十二月一日十二时在联大新校舍门口内左侧受伤。时军官总队学员有三人，冲入校门口，最先者手持木棍，向金城银行办事处所集之同学群挥棍横扫，杰被迫自卫与之周旋，遂被后入之两学员以木棍击伤右臂、右肩及右腿，当时右肩

呈紫青色，肿起，右臂伤两处，流血不止，不能伸屈，右脚伤前骨，皮破流血，至今每日换药，各伤口尚未愈合，右臂行动，极感不便。

刘 杰（盖章）

十二月五日住文化巷十一号

## 寻兆华同学的书面材料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左右，本人从联大新舍走向南区教室，正走在马路中，逢大队着灰色军装约三四百人向新舍北区以石块棍棒等攻击，并在路边面馆内抢夺板凳，将摊贩扁担亦夺作武器，本人遂避入面馆，旋闻一兵说：“回去拾机关枪去”，即另有六七兵士向东跑回。又有一兵士站在北区南区两大门间正中路上，将一手榴弹拉火欲投，即有一着西服上衣之男子上前劝阻，该兵将其向南一推，再将手榴弹向南掷去，轰然爆发，旋见着灰西服男子双手抱头，满脸血迹，走至北区墙根下卧倒，以上所述，均系本人目睹事实。

联大法律系一年级寻兆华（盖章）

十二月五日

## 黄其道同学访问记

我负责义卖，十二月一日十一时半，军官队来打新舍大门时，我在门里与同学搬黑板桌子堵住校门，同学都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内外以石子相攻，当时内面同学，尚有以为真正系出误会，后来我退到校门的右面，体育部后面，看到墙外一电杆树上爬上一个似乎是军官一样的人站着看着里面，墙内有一个梯，一个同学站在墙下，几块石子瓦片打进来，伤了他，跌下去，我赶快把他扶过来，接着我爬上梯，与那位军官交涉：我说：“假如是我们先打你们，那是因为我们误会你们是特务。假如你们也是误会，那就请你给你们的士兵解释，我们都是误会，用不着打。”他反回脸去对那些军队招手，我正准备上墙去跟他握手，解决纠纷，一块大石子迎面打来，中了我的头部，我跌了下来。

黄其道（签字）

## 昆明各界举行大会 万余人示威游行

为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血案，以及抗议“一二·一”惨案凶手李宗黄调升要职，昆

明学生联合会，昆明文协……等十团体发起于二月十七日在联大草坪开大会。会后举行一万五千人的示威大游行，游行详情已志二月十八日本报特刊，今志大会详情于后：

会开了，是在下午两点钟。

闻褚两先生指出：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破坏政协会议的成就。

主席闻一多起来报告。他认为：政协五项协议的意义非常重大，他说：“中国近百年来民主解放运动，到现在可说告一段落。”可是，反动派“只看到个人的少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远见，所以他们就要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具体的表现，是重庆“二·一〇血案”。

对于屠杀四烈士的凶手——李宗黄——不但不加以公正的严处反而升了官，他很激愤的说：“这件事，和重庆的“二·一〇”血案是一样的意义，象征反动势力垂死的挣扎。”

最后他号召到会的人：“我们要击破这反动势力，我们有击破这势力的信心，反动势力的期限决不会长久！”

在热烈的掌声中，白发斑斑的国民党老党员褚辅成上台演讲。

声音虽然微弱了些，但却是有力量的。他作为一个预言家似的，说出了国民党的前途：如果国民党不能用和平手段完成建国大业，而打几十年仗，弄得老百姓更痛苦，那么，“国民党在将来就要成为革命的对象！”

热烈的掌声说明了褚老所说的话的正确。

掌声还没有完全消逝时，他感慨万分的说：“兄弟虽然

年纪这么大了，兄弟却不愿做革命的对象。”

“听云大校长说，重庆一部份人主张，如果‘二·一〇’血案政府不设法公正解决，他们就不参加政府。”对于这件事，他苦口婆心的再三申述：“他们所以破坏，就是希望你们大家因冲动而不参加政府，他们希望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不实施。”

“我们还是希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能实现。”

接着，钱端升教授上了讲台。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他觉得还不能令人满意。不过，他说：“如果某种变化使进步有可能，那么我们就应该使这变化有结果，不应该因为不能满足自己的标准，而不努力使这变化成功。”

他说：“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使国家更进步，小心而谨慎不懈地把握住它，使它成为事实。现在是已经议而决了，我们就要它决而行，而且，要用一切人民的力量使它行而通。”“在行之中求更大进步。”

他极力的称赞和平建国纲领，他说：“对于那些提出和赞成新政纲的先生，我愿意向他们致敬。”

有了和平建国纲领后，目前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实行”，他说：“我希望政府敢做。”并且他热烈地希望各党各派以及社会上无党无派人士能提供出最优秀的新人物，参加到政府各部门去，使得国家进步。因为中国最大多数的是农民，他希望新的人物能够“有新的看法，各人为农民尽最大的力量，为他们解决问题。”

钱端升教授说

我们需要无缺的自由

其次，“他们一定要运用全人民最大的可能的力量各方督促往这方向去做。”“督促国民党让政权出来，”“督促各党各派把最新最好份子拿出来，毫无成绩的东西不要出来。”

“如不是各方面广泛地督促，很可能产生‘决而不行，行而不通’，中国几十年常有的毛病。”

在这督促中，他很恳切地希望大家，“不应该与某党某派作整个的骂，作整个的批评，”“应该以某一个或某一部份该骂该批评的为对象。”

他说：“我们绝对需要完全无缺的自由，意见的自由最重要，如果没有意见的自由，那就不是民主国家。”

“要自由，”他说，“更重要的是要人民去运用它，自由不运用，决不会到手。”

对于重庆“二·一〇”血案，他感到非常的愤慨，他不客气的责问：“政府有警察的力量，应当去约束非法的事情，这力量，应该有中立的意见；但是，对于犯法，绝对不能中立。在警察力量充分的地方，为什么当场不制止？为什么发生事时不当场把那些捣乱的人扣起？”所以，他肯定说：“这责任政府不能逃避。”他主张用舆论力量督促政府作公平的司法解决，决不能假用别的理由拖延或不理。对于宪兵，他很公正的说：“也要有行政上的处分。”

提起重庆血案，使他感到中国人民的自由太少，所以，他说：“我们只有得到自由，这事才可减少。”

接着，他很气愤地提起李宗黄升官的事，他调高了声调，气得他几乎梗塞了气管的说：“这事，政府也是荒谬。”

“不说‘一二·一’惨案，单说十一月二十五日枪击联大的集会的事而论，军警当局也要受司法处分，而且二十四日决议

禁止集会游行的法令，他的责任也逃不了的。它是无法律的根据，违反了一向的惯例以及政府胜利后许多的法令与政令。‘一二·一’惨案暂且不说吧，他也至少要撤职办一下。”所以，他加重语气的说：“自由要非争不可！同时我们要责备政府，批评政府。”他说：“该责备的地方，我们决不能客气。”

最后，他号召着：“我们要坚决不移的，利用力量去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结果的实现。”

钱端升教授下去，上来的是费孝通教授。

### 费孝通发出警语

#### 谨防反动派的新阴谋

他说：“很多人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友邦送来的，我说：是的，如果是真的话，已经给小偷偷走了。”（笑）有人说：“是国民党的觉悟”，我说：“如果国民党会觉悟的话它早就觉悟了。”这些话，博得大家鼓掌并愉快的笑。

所以，他认为：“政协会的成功是人民力量的表现。这力量表现在‘一二·一’血案，这血案开始了新的方向。”“发生了民主运动新的内容。”他说：“政治是力量的对比，如果人民不能表现力量，不要想叫反动力量向后退一步。”

他指出：“在收复区，国民党把整个中国工业党化，这个力量比政治的力量还要大。”“所以，表面上给你糖吃一吃，而它却在进行更长期更不民主的力量。”

他再指出：国民党不让步的两点：（一）国府委员二分之一是国民党。（二）五月五日的国民大会可能翻案。同时



指出必须警惕反动派的阴谋。

吴晗教授

对反动派控诉

吴晗教授讲：对国民党反动份子之控诉。对于三个文件：双十协定，蒋主席四项诺言以及政协会五项协议，他说：“这些话可合上；好话都说完，我们可不能比这三个文件说得更好。”

至于“坏事做完没有？我认为恐怕还要做。”

于是，他就列举出一大串的事实：十一月二十五包围联大，‘一二·一’屠杀四烈士，‘一二·五’成都案，‘一二·二五’上海学生游行被打，以及青岛血案，自由报道被封……一直到‘二·一〇’重庆校场口惨案。

所以，他很激昂的说：“唯一的方法要取消特务制度，不然一切保证不发生作用，人民的基本权利毫无保障。”  
“要取消特务就要改组政府，使成为能代表人民的政府。”

（《学生报》第五期第五版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 二·一七昆明大游行特写——民主列车

游行的建议是云大附中提出的，当大会报告员补充道：  
‘云大附中四百多个老师同学，是从二十多里外的龙头村跑来的·一万多听众，毫无迟疑地站了起来。

在极短的时间内赶制起来的旗帜竖起来了，每个参加

游行的人也分得一张油印的标语。万人的队伍，就在主席团洪深、闻一多、李何林等三十多位先生的领导下，涌出了民主堡垒，变做一条‘民主列车’开到街头去。

联大，各中学，社会各界，云大……负维持秩序之责的纠察队想把万人分成一个个的集团，然而他们却自动的混在一起。在争取民主的行动里，大家为什么要分家。

口号争先恐后的爆发了，还没有走出联大范围就爆发了。‘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改组政府！’‘立即实施四项诺言！’‘反对任用杀人犯李宗黄！’……前队的声音和后队混在一起，听不清楚！可是谁也不甘寂寞地闭住嘴。有人怕他们喊得太早，浪费了气力，但在游行的群众中，纵然好些人的喉咙嘶哑了，他们可并没有住口呀！

武成路，三牌坊、近日楼、南屏街、绥靖路……到处都看见了这巨龙的队伍。

到处都有夹道的老百姓，到处都有热烈的，渴望的，诚恳的目光，到处都有人参加进这队伍——队伍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联络员在行列的旁边往来报告：‘队伍超过一万四千！’‘超过一万五千！’……民主列车是一块磁石，经过处吸拢来所有的民主信徒。

然而民主的呼声，却像太阳的光波。公共汽车上带着标语，开了出去；吉普车上带着标语，开了出去；从各处来的人，会把这声音带到各处去。写标语的是队伍的尖兵，队伍过处，连省党部，连‘造谣报馆’前都盖上了民主的戳记。

有人说，等队伍过完了，警察会叫人把门上的标语擦干净的。

也有人说：这标语已刻在老百姓的心里，写在老百姓的脑子里，没有人能擦得掉。

不看见一个小店员匆匆忙忙的递给宣传员一盒粉笔么？

不听见那摆摊子的老婆婆说：‘慢点走，多写些。’……

不听见那位老先生问：‘先生，咯是反对李宗黄？他是个贪狠心，是个粉脸……？’

不看见各处有人向着宣传员问长问短？

一万五千人空着肚子跑回云大，闻一多先生兴奋地问：‘特务那里去了？他们是学乖了？还是泄气了？’

有人说：‘在民众的行列前，专制帝王都会颤慄。’

有人没有说，但游行归来，心里却带回一个信心。

（《学生报》第五期第五版第六版，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 明日隆重公葬 “一二·一”死难四烈士

（本报特讯）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学生因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被当局指挥下的军队以枪炮胁害，乃全市罢课抗议。当时昆明党政军负责人李宗黄、关麟征等竟指挥特务军人残杀学生，在十二月一日闯入大西门外联大师范学院，围攻联大新校舍，投掷手榴弹，以刺刀木棍石块行凶，致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同学潘琰、李鲁连及昆工同学张华昌被害殉难。自从十二月二日四位烈士遗体在联大入殓之

后，停灵于联大图书馆，到现在已有三个半月了。现在昆明学生联合会已经正式决定在三月十七日为四烈士发引出殡。学联已决定扩大“一二·一”殉难烈士治丧委员会组织，准备一切出殡工作，全昆明三万大中学校同学都将参加送葬，也欢迎昆明各界父老、社会公团参加。出殡队伍于上午十时在大西门外西南联大集合，十时出发，绕行全市，沿途有路祭等，约于下午四点半回到联大图书馆后面墓地举行葬礼。

## 扩大治丧委员会 准备出殡工作

（本报讯）学联于十日召开扩大治丧委员会筹委会。讨论有关四烈士殡葬各项事宜，记者特走访“一二·一”惨案善后委员会治丧委员会负责人，探志内容如下：

“‘一二·一’殉难烈士治丧委员会”，设委员十三人，主持会议，由学联常委会提请学联各校代表就各校同学中聘请，决定殡葬计划，聘请工作人员，管理收支用费，及处理一切重大问题，在委员中聘定三人为常务委员。

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总务部，殡仪部、宣传部、指挥部、墓葬部、路祭部、交际部、不管部，医救部等十部，各部分有若干工作组，均聘有专门同学负责。

工作计划为：发动全市所有学联会员学校同学参加工作，宣传组托学联宣传部代办，路祭组决定近日楼，马市口二地由学联路祭，其余各地亦予先分配，以免拥挤。请联大新诗社负责挽诗，请联大高声唱，云大哈哈合唱团负责教全市同学唱挽歌，挽歌亦请高声唱严君制就。殡仪组花纱股子计需白花素纱三万件，由全市女同学扎制。花圈，挽联、挽

幛等亦由同学予先整理，出殡时由参加送殡人士携执。至于扛抬烈士棺木，原则上雇人，然同学志愿扛抬者已有不少了。纠察组亦分由九校组成九队负责。并予借数辆吉普车装上扩音机指挥送葬行列，预计参加者总数在三万人以上。

## 昆明学生联合会“一二·一” 殉难烈士治丧委员会讣告

敬讣者：

南菁中学于再烈士、联大潘琰、李鲁连烈士、昆华工校张华昌烈士，痛于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一日惨死于反动派特务毒手之下。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在万人悲泣声中入殓。停柩于联大图书馆。哀声所至，举国震悼！今幸内战云停，政协闭幕，虽国内反动派仍猖獗不已，“一二·一”惨案主凶尚逍遥法外，而和平建国之基已奠，四烈士之牺牲及全国人民之奋斗已获有初步成果。本会爰定于本月十七日（星期天）上午十时，为四烈士举殡。殷望各界先进临丧指示！既以慰烈士在天之灵，亦以坚我全国人民为和平民主奋斗之志。生死同心，殁存均感！哀此讣

闻

昆明学生联合会“一二·一”  
殉难烈士治丧委员会哀启

賻贈恩辭，如蒙惠賜輓幛，請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時前交大  
西門外聯大新校舍本會

## 哀 啓

十七日的清晨，我們昆明三萬學生，將肩着“一二·一”  
死難四烈士的靈柩，送他們長眠地下。在舉殯的前夕，我們  
抱着滿懷的哀痛，回憶着那悲慘的情景。

去年十一月，正在國內反動派瘋狂地把中國投入內戰血  
海的時候，聯大在十一月廿五日晚，曾舉行了一個晚會，討  
論內戰所加于國家人民的災禍，希望反動派放下他們宰割人  
民的利刃。那里知道，正在教授講演的時候，反動派竟用槍  
炮射擊會場，這是向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挑戰。昆明同學不能  
忍受這無理的壓迫，乃于第二天罷課抗議；而反動派侮蔑開  
會的師生是土匪，並毆打和逮捕我們上街解釋事實真象的  
同學。這還不夠，他們竟又派數百特務攻打雲大、聯大新校  
舍，師範學院、工學院等處，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施以毒打。  
這還不夠，他們又以手榴彈炸死聯大同學潘琰、李魯連二烈  
士，昆華工校同學張華昌烈士和南菁中學教員于再烈士。到  
今天，在烈士們死難三個半月之後，我們還忍追憶當日的悲  
慘情景——那血迹模糊的臉，吐白沫的口，那臨終時的“同  
學們團結起來”的贈語，那圍尸痛哭的淒慘，那咬牙切齒的  
憤怒……。從事後全國哀痛同情聲中也可以知道一切有良心  
的同胞，是和我们同一震悼、同一憤怒的。

于再先生是杭州人，年廿五歲，曾經過一段很艱苦的

活，曾参加过抗战的军队，而他竟以拦阻屠杀而被屠杀了——潘琰同学廿八岁，是徐州人，她在抗战一开始的时候，就献身战争，参加军队工作，而她也并未死于敌人之手，而死于国内反动派之手了！李鲁连同学浙江人，生长在青岛，抗战后他随着父亲奔波在祖国的西南角，去年考入联大，为人极活泼，死的时候才只有十八岁！张华昌同学云南曲靖人，能书能文，又好运动，死时十七岁！他们都在正有为的年龄中死去，他们不死于战争，不死于疫病而死于不恤人命的反动派特务的毒手之下！

他们死了，但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他们所渴望的和平民主的人民事业并没有死。他们死后，违背人民利益的内战停止了，奠立和平建国基础的政治协商会议获致协议了，虽然惨案的主凶还未惩办，国内反动派还以疯狂的姿态阻碍着和平民主的前途，可是他们的遗志总算得到部分结果了。

在惨案发生之后，我们曾得到各界先进无限的同情和援助，这不仅给生者以莫大的鼓励，也给死者以无限的安慰。今天在出殡前夕，我们的哀痛更加深沉，我们的斗志更加顽强，我们愿向烈士的英灵立誓，为我们未完的遗志继续奋斗！我们吁请社会先进继续为民主与和平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进军！

昆明学生联合会 治丧委员会 哀启  
“一二·一殉难烈士”

## 出 殡 行 列

（本报讯）出殡行列已由治丧委员会安排妥当，除前导外共分四段，每段有一位烈士的像亭与灵柩，各段均分配有

花圈，挽联等。各队分配如下：

### 一、前 导

开路队：1. “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大横额，2. 自由钟，3. “党国所赐”、“自由民主”大木牌，4. 殡仪主席团：云南大学熊校长，西南联大查训导长，昆华工校李校长，省商会严理事长，昆明学联常务理事，治丧委员会常务委员，5. 军乐队

### 二、第 一 段

1. “于再烈士灵仪”横额，2. 僧，（或道士）一队，3. 于再烈士象亭，4. 联大工学院、清华、北大、南开研究生，5. 各小学校同学，6. 俄文专科学校，7. 市立中学校，8. 护国中学，9. 粤秀中学，10. 峨岷中学，11. 金江中学，12. 长城中学，13. 昆华护士学校，14. 惠滇护士学校，15. 建民中学，16. 挽歌队（高声唱），17. 于再烈士灵柩。

### 三、第 二 段

1. “潘琰烈士殡仪”横额，2. 尼姑一队，3. 潘琰烈士像亭，4. 云南大学，5. 社会政军农工商文化团体，6. 云大附中，7. 昆华女子师范，8. 求实中学，9. 五华中学，10. 南英中学，11. 培文中学，12. 云瑞中学，13. 市立女中（花圈），14. 哈哈合唱团，15. 潘琰烈士灵柩。

### 四、第 三 段

1. “李鲁连烈士殡仪”横额，2. 僧人（或道士）一队，



3.李鲁连烈士像亭, 4.联大文、理、法、师四院, 5.本市父老兄弟姊妹, 6.联大附中, 7.昆华中学, 8.中山中学, 9.黔灵中学, 10.文正中学, 11.昆华师范, 12.昆华农校, 13.昆华女职, 14.昆明合唱团, 15.李鲁连烈士灵柩。

## 五、第四段

1.“张华昌烈士殡仪”横额, 2.僧人(或道士)一队, 3.张华昌烈士像亭, 4.中法大学, 5.英语专科学校, 6.各小学同学, 7.中法附中, 8.龙渊中学, 9.中国建设中学, 10.天南中学, 11.昆华商校, 12.天祥中学, 13.昆华女中, 14.衡岳中学, 15.富春中学, 16.明德中学, 17.昆华工校, (花园), 18.张华昌烈士灵柩, 19.救护大队。

## 出 殡 路 线

由西南联大新校舍门口出发, 经汽车西站, 篆塘, 进小西门, 武成路, 福照街, 光华街, 正义路, 金碧路, 护国路, 绥靖路, 正义路, 华山南路, 华山西路, 青云街, 云南大学, 文林街, 大西门, 龙翔街, 西南联大墓地。

《学生报》第八期

## 发 引 须 知

### 一、发引路线

①联大——→②西站——→③大西门——→④云南大学——→⑤

青云街→⑥华山西路→⑦武成路→⑧福照街→⑨光华街→⑩正义路→⑪南屏街←⑫晓东街→⑬宝善街→⑭正义路→⑮金碧路→⑯护国路→⑰绥靖路→⑱正义路→⑲华山南路→⑳华山西路→㉑青云街→㉒联大新校舍

(编者按：因避免特务捣乱，出殡路线临时改动，故与学生报所载路线不同。)

## 二、发引时间

(一) 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时起灵。

(二) 各送殡团体学校于十一时前列队到联大报到，至指定地点等候出发。

(三) 谢客地点在归途华山南路与华山西路转角。

## 三、殡仪行列秩序

### 第一段

1. 引路横额 2. 自由钟 3. “自由” “民主”牌四面  
4. 于再烈士画像亭、潘琰烈士画像亭、李鲁连烈士画像亭、张华昌烈士画像亭 5. 西南联大当局 6. 四大学教授代表 7. 罢委会主席团 8. 联大师范学院 9. 联大工学院

### 第二段

1. 省立昆华工校 2. 南菁中学 3. 本市各中学，其先后秩序以当日报到先后为序

### 第三段

1. 云南大学 2. 工界 3. 商界 4. 军界 5. 市民 6. 英语专科学校 7. 中法大学 8. 联大文、理、法、商学院 9. 各文化团体及校友会 10. 各中小学教师 11. 各大学教师

#### 第四段

1. 治丧委员会 2. 道士 3. 于再烈士：a、丧旌 b、像亭 c、执绋行列（每团体派代表四人分在四灵柩，计每柩一人） d、灵柩 4. 潘琰烈士：a、丧旌 b、像亭 c、执绋行列 d、灵柩 5. 僧侣 6. 李鲁连烈士：a、丧旌 b、像亭 c、执绋行列 d、灵柩 7. 张华昌烈士：a、丧旌 b、像亭 c、执绋行列 d、灵柩

#### 四、执事分配

1. 师范学院执掌引路幡，自由钟，“自由”“民主”牌，照料画像亭等职务。
2. 工学院负责第一段行列之秩序，开路，并与主席团联络。
3. 各中学由昆工起各校分别执掌挽幛联（每三人为一列，每二列执一副）
4. 英专、中法、联大执掌花圈，（每三人一列，每列一个）。
5. 云大、联大、中法、英专与纠察联系，负责第三段之秩序。
6. 第二段之秩序由各校各自严密负责，并受纠察队之指导。
7. 丧委会招待股照料烈士亲属，灵务股照料僧道灵柩及路祭之礼仪等四项。
8. 罢委会交际股负责招待文化界、校友及各级学校教职员。
9. 罢委会纠察股及联络股共同负责全殡仪行列之纠察

- 联络事项并照料工、商、军、市民及其他团体。
10. 罢委会总务股在校留守，处理校内事项。

## 五、集合

1. 各院校团体集合地点在联大图书馆前报到后由指挥指定地点休息。
2. 第一段之仪仗均在校门内体育部前排列。
3. 挽联花圈存于图书馆东端，出发前由各该执事团体取执。
4. 像亭陈设于事务组前空地上。
5. 杠陈设于图书馆前旗坛后。
6. 行列进止或改变，临时由指挥执行之。
7. 回程至华山南路与华山西路转角处谢客时，凡不欲随灵前往墓地者听便。
8. 举殡职员另行决定。（完）

严整行列

镇静和平

沉痛哀悼

# 记昆明为“一·二一”死难四烈士 三万人大出殡

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天空是一片蔚蓝色，只有几朵蔷薇色的小云，在懒洋洋的移动着。高原的风已带来了春天的气

息，翠湖堤上的杨柳都发绿了，人们的脸上带着一层喜色，异乡人也怀念着远在天边的家乡……。

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同学们又在街头出动了，手里拿着浆糊筒，大幅的讣告，贴满了街头。讣告上告诉大家，昆明三万学生已经准备在三月十七日为“一二一”死难四烈士出殡，希望市民们来参加，挽幛和花圈可以送到联大治丧委员会。大堆的人群围住了每一处贴讣告的地方，绸缎铺的老板，殷勤的把板凳借给了粘贴的同学，同时笑嘻嘻地问道：

“是画李宗黄的吗？”他以为同学们在贴漫画。

“哦，是出殡的”，另一个瞥见了一半讣告的人说。

于是人们带着一个兴奋的面孔走开，他们互相愉快地传递着说：“学生们要出殡了！”

对的，学生们要出殡了。他们将要抬着死者的尸体，走遍全昆明。他们将用自己同伴的尸体和血衣，向全昆明有正义感的人士，向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兄弟们控诉。他们要告诉全人类，四烈士是为什么死的！他们要告诉全人类，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和独裁者的丰功伟绩。

### 三万人的行列

十七号早晨，大队的人马来了。远远地望去，只见联大草地上一片人海，人头在钻动着，负责招待的女同学们，在各处忙散着纸花和黑纱。图书馆面前停灵柩的地方，围着大堆的人在看着僧人们念经。合唱团的歌声，在各个角落里飘了出来，这里是高声唱，那里是昆明合唱团……，哈哈合唱团的指挥正在教着中学同学们练唱着“送葬歌”。纠察的同学们四处走着，互相交换着警惕的眼光，低声的询问着：

“不会来捣乱吧？”“我看见有几个特务混进来了。”

“妈的，我看他们要怎么办？”不知是谁这样奋激地说着。

时间快到了十一点多，终于没有出什么事情。抬着“自由之钟”的同学，四处昭告着同学们：“请大家准备，队伍在十分钟以内出发”。同学们忙着把队伍站好，纠察队也集合了。

一阵爆竹声响过后，三万人的队伍就开始出动了。上前的是开路队，数十个大中学的同学英勇地骑在单车上，后面跟着放爆竹的同学们，长长短短的系着爆竹的竹杆，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盛开的桃林。再后面就是：“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的大横标，八个同学抬着“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木牌。主席团里有各校的校长和治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军乐队是昆华工校的同学自己组织的。

队伍还没有走出校门，许多带着记者条子的先生们，就把照相机的镜头对准着人群了，他们站在桌子上，四面觅找着可摄的场面。在离开校门一百步光景的地方，中国青年音乐家赵沅，站在一个高架子上，在为这昆明空前的三万人的民主进军摄制电影。民众们也来了，他们严肃的站在路的两旁，由女同学们散发着纸花，黑纱和惨案实录等。不知是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消息，说特务们准备在小西门捣乱，路也堵塞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的事情，出殡的路线临时更动了。

当队伍改了由大西门进了城的时候，全昆明的市民，全都由家里面跑出来，来观看烈士出殡了，他们低声地念着同学们抬着的挽联和字标，指手画脚地讲说着大幅的漫画。

“就是他，李宗黄，顶顶大名的强盗！”

一个长了胡子的老先生，在指着一幅漫画对他的孙儿讲说着。漫画上画着一个人，一只手拿着屠刀，另一只手赶忙伸

去接着升官的命令，在他的脚边，是四个躺在血泊里的学生。

同学们为了遵守已经答应了的诺言：“不贴标语，不喊口号。”他们沉痛、庄严而穆肃的走着，虽然他们没有喊一声口号，但是，人们知道：挽幛就是他们的标语，字标就是他们的口号，而祭文就是他们的传单。他们默默地走着，像一群庄严而虔诚的基督徒，正发送着他们的使者，走向圣地。虽然他们没有发一点声音，但是仇恨结在心底，愤怒压在胸中，眼眶里含着泪水，这是无声的抗议！

在各个重要的路口，都设有各学校和各团体的路祭。在每个路祭的地方或十字路口，纠察的同学，为了维持秩序，就手挽紧了手的结成一条人的锁链，站在路的两边，让队伍经过。全市的公共汽车、私车、吉普都停止行驶了。警察、宪兵和保甲都出动了，每隔不到五十步的地方，就站着一个宪兵或警察，维持着秩序。

行列到了马市口的时候，纠察的同学们更忙坏了，人的锁链结得更紧。在每个警察站的土台上，记者在忙着拍照，几十个照相机的镜头，都对准了行列。有两个外国友人，也挤在人群中拍照，把镜头对准走近来的烈士灵柩和像亭。联大校友的路祭台，就设在马市口，当念祭文的人念到：

“四烈士，我们是在同一的园地里培养出来的！我们来自同一的地方……”这时候，我已经泣不成声了。

联大的路祭是设在护国门的，据说他们为了怕特务捣乱，同学们天还黑着就爬起来在护国门上装置纸花和柏枝。门的两边扎着四个大字：“党国所赐”。队伍经过这里时，大家都耽心着怕要出乱子，流动的单车队匆忙的来去着通报消息。由于纠察队的卖力，终于维持住了秩序。一个联大同学

学站在路祭的高台上用嘶哑的声音念着祭文，本来学联预先还在马市口，护国门都设有扩音器的，但临时却全市停电了，这当然是有准备的阴谋。

一直到五点钟，队伍才仍然回到了联大。

“安息吧，我们的伙伴们！”

墓地上也围满了成千上万的人。

灵柩回来后，就一直被抬进了墓地，准备公葬。但因为墓地的场子太小，各校的同学也只能站在墓地四周高低的丘陵上，远远地观看。各个单位又另外派了三个代表抬着自己的标帜，走进去参加。司仪的同学报告着公葬的仪式开始，在公葬的主席团中，有今天一直从头到尾都参加行列的闻一多、吴晗两先生。主葬的人是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先生。当放过了爆竹，奏过了乐，徐守廉先生领导着合唱团，唱过了挽歌后。朗读祭文的同学，就用一口洪钟般的声音，一字一句的清楚地念着祭文，念到“……关麟征未见惩办，李宗黄另有任用……”时，眼泪就不由自主的从他的眼眶里掉了下来，许多同学也拿出手帕来揩着眼角。

默哀开始了，墓地的四周听不见一点声音，每个同学都默默地低下头来。这时天已经靠近傍晚，太阳快要下山了，晚霞在变幻着色彩，微风吹动着墓地上的旌旗和字标，高高低低的人影，衬着后面五彩的背景和流动的晚霞，实在是一幅伟大的画面。每个人心里都在回忆着去年十二月一日的时候，狗子们把手榴弹摔进了民主堡垒，烈士们惨死了，到今天已经三个多月。……

当灵柩入土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不由得在默默地祝祷着：



“安息吧，我们的伙伴们！  
你们未完成的责任让我们来担当……”

周 璋

## 南英中学临时班联合会给学生报编者信

学生报编者鉴：

南英同学于十七日晨八时，集合欲赴联大新舍时，校长突然到来，以婉言阻止各同学参加此次四烈士出殡，然同学以四烈士既为国殉难，对死者之表示，义不容辞，乃夺门而出，至北门外始整队至联大。

班联合会估计此次参加出殡人数约六十余人，然经校长阻止后，参加人数反增加为一百一十五人云云。

同学对此次出殡问题，均采取审慎态度，不为压力而畏却。

南英临时班联合会启

## 闭户以示抗议

因为市商会曾向学生提出警告：如果四烈士出殡，“民众”将闭户以示抗议。记者对“民众”两字发生兴趣，并且出殡之日，各店果纷纷关门，为了让真相大白，特走访了二十多家商店，兹将情形披露于后：

跑到一家香烟铺子，我问一个老头子：“为什么要关起

门来？”

这问话把他内心的愤慨都钩引了出来，他颤动着两手，激愤的说：“是保长和警察三番两次要我们关门，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不服从？”接着他长叹了一口气。

我再问：“你愿意关门吗？”

他抬起了头，向我盯了一眼，他对我的问话表示不满，然而，他还是满肚子牢骚的说：“做生意的人谁愿意？”也许，他看过市府致联大和云大的信吧，他说：“关门并不是民众的意思，我们受了压迫，有什么办法？”

我再访问了几家，有一家铺子是在队伍快到达时才匆匆忙忙的关上铺面的，我问一位朴实的老板娘关门的理由，她从迷网中醒过来似的，自言自语的问自己：“为什么要关门呢？”过后她给我回答：“我看见别人关上铺，我也就着了慌的跟着关”，她说完后，对自己的行动也不禁笑了。然而，她还是继续关铺子。

我再访问到一家铺子，和我谈话的是一个年轻老板，他看看我后，很抱歉的说：“我们没有什么用意，大家都知道四烈士是为了我们老百姓而死的……”他脸上布满羞惭。

这时，在旁边的一位年青人为他解了围，他说：“警察来叫我们关门，他说学生要出殡，有几万人；爆竹要把房子烧掉，有人要抢东西。”

隔壁的老板，在这时接上来说：“我是为了要看热闹，就是官家不叫我关门我也要把门关上。这样，大家都可以出来看热闹，我看看他的铺子，不但铺上了板，门关了，并且还加上了锁。

走到一家成衣铺子前面，那边站着三个年青人，我不加

思索的就问他们关门的道理，其中一位凶狠的说：“表示不高兴见人！”随着，三个人都作了恶毒的得意的冷漠。我仔细的把他们考量一下：头斜戴着帽，溜来溜去的眼睛，阴毒的脸孔，胸前挂着莫名其妙的徽章……我猛然觉悟了，他们是特种人物！然而我不露声色的强装出笑容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老板”？其中一位烦厌的说“不是”，这时，我才发觉真正的老板还留在铺店内忙着关铺。特务的话只是特务的话。

我再继续访问下去，我发觉：老百姓对于学生都非常同情，他们的脸上没有恶意的表现，相反的，当看到血衣和棺柩时，有人哭了。谁敢发出“民众”闭户以示抗议的谣言？

三八前夕，昆明妇联会、妇女旬刊社就邀集职业界及学界等妇女代表召开筹备会，决定八日上午，在昆女中开会，会后到联大公祭潘琰烈士，晚间举办游艺会。

三八的清晨，满街都贴上红红绿绿的纪念标语，九时许，昆明妇女界在昆女中开会，到会千余人，出席单位计昆明妇联，妇女旬刊社、昆女中、市女中、昆女师、长城中学、商校、云大附中等校女同学会及各大学一部份女同学。妇女界先进李文宜先生很骄傲的说：“我们这个会是群众性的。”当场通过宣言及致蒋主席、马歇尔电文，会毕集体赴联大公祭潘琰烈士，途经绥靖路、正义路、华山南路、青云路均高呼：“云南各界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共谋解放”、“要求政府实施政协决议”、“取消特务组织”、“为潘琰复仇”等口号。这是昆明第一次妇女大游行呵！

到了潘琰的灵柩前，每个团体分别上前至祭，将花圈呈献给潘琰烈士，血衣、遗物呈现在眼前，而挽歌又是那么悲凄，与祭者都露出沉痛而坚决的表情，默默中似乎在说：“誓

为死者复仇”！

晚间，昆女中大礼堂有精彩的游艺会，到会各界妇女千余人。

## 我是受了压迫的敢怒不敢言

三月十七日，是去年“一二·一”惨案，被党棍利用党徒打死了四烈士出殡的日子。

三月十六日报上载着，『假若学生一定要出殡，本市的铺子要停业一天以示抗议，并宣言是本市各界的意思。唉！真是“天理良心”，我们老百姓，只有一点小本钱，由每天早上八点钟开铺到晚上十点闭门，谋取一点生活，要是停业一天，就要饿一天的肚子，谁愿停业呢，并且同业公会也没有开会通知停业。我们十七日的早上八点时照常的开铺营业，左邻右舍的也照常开着，到了上午十时半，忽然一阵关铺门的声音传来，我只好出去一看，原来是一位身着呢制服，腰间挂着手枪的来叫关铺，别的我不管，我因为停业要饿肚皮，只好开着，等待顾主的来临，取点薄利，维持一家老小八口的肚皮。到了十一点半，穿制服的那位（就是刚才叫关铺的那位）来到铺上，我以为他是来买东西的，还用了我一付苦笑的脸来欢迎，问要什么，哪知他用了象衙门里法官审罪犯的态度答应我，要你关铺。听了这一句，我的笑脸，立刻变成了一个愁脸去了。我要求地说：“军士，请你原谅点吧！我这一点小铺，开着没有关系，因为我今天的生活一停业就没有了，我一家大小八口的”。军士说，不行，这是我们

长官的命令。我为了饥寒关系，只好再要求，哪知把他的火要求起了，举起手来在我的脸上就是一下，打得我脸上就如同女人擦了鲜红的胭脂一样，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关了，饿一天的肚皮。唉！这是我们的抗议吗，逼迫的抗议吗？用我的皮肉受辱做抗议吗。

下午三点半，学生的行列如长城一般来了，我们老百姓的同情者来了，想起刚才打我的走狗及打死四烈士的特务哪里去了，是不是爬进狗洞内不敢出来，怕四烈士的灵魂把你带到鬼门关吗？

我的铺子是关了，对死的烈士是表哀祭，对送殡的同胞是表同情，抗议吗？是对军阀、无耻政客、走狗等……。为什么要我们关铺，学生出殡与我何干呢？！只有抗议压迫我们老百姓的走狗们！（完）

编辑先生：我因知识浅，所写的是当日的情形，恐有错的地方，请代为删改，鄙人原名不愿署，现用英文的简写代表

*T.T.Wang*

三月十七日夜十二时

## 玩什么把戏

警备司令部

枪决所谓凶犯

罢联已郑重提出质问

（本社十一日下午六时讯）十一日下午警备司令部布告：枪决四日所谓“‘公审’所判决的在联大师范学院投掷

手榴弹罪犯陈奇达，刘友治两人，验明正身绑赴肇事地点执行枪决。”不过据记者探悉，直到下午五时为止，联大师范学院门口，还没有人被枪决。

（又讯）罢课委员会及联大教授会对四日的公审，都一致认为是在扮演滑稽戏，无法接受，当时就拒绝参加。事后联大教授会，学生罢课委员会均曾致函警备司令部，认为在真正主谋凶犯尚未根究严惩之前，遽然将二罪犯枪决，显然有灭口嫌疑，故必须缓予执行，而且如在十一日执行枪决，在法律上讲，罪犯都不是现役军人（警备司令部开列罪犯如下：陈奇达，年三十八岁，湖南衡阳人，无业。刘友治，年三十二岁，浙江浦江人，无业。又是四日中央社发关于公审消息，有：陈奇达，三十八岁，湖南衡阳人，曾任七十八师少校副营长，五十七军交际科长，今年三月遣散，即在昆明做生意。又：刘友治，三十二岁，浙江浦江人，曾任贵州保安处副官，去年十一月离职后，作生意。），既非现役军人，便必须正式通过民事法庭处理，现在既没有经过正式程序，贸然执行枪决，便为违法。罢委会根据以上两点，于十一日下午二时，备公函致警备司令部必须缓于执行，否则警备司令部必须负一切法律责任。

（罢委会通讯第十一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 四烈士殡葬事宜由罢联全权决定

（本社十一日下午六时特讯）十一日朝报晚刊载有学生代表与商会等团体业已商妥四烈士治丧事宜，决定于十八日以

前出殡，学生代表并保障出殡时没有其他行动等消息，记者为此特走访罢委会负责人，承告知如下：

朝报晚刊所发表之消息与事实并不符合，十日下午五时许曾有省市参议会、商会等团体代表来罢委会接洽治丧公葬事宜（已见第十期本报），当时未能有具体结果，故于今日再在市商会集议，本会即派治丧委员会负责同志三人出席参加，当时各团体代表要求提早出殡，虽经本会所派代表再三强调系治丧委员会代表，对出殡日期无权决定，最后碍于各团体盛意乃作弹性的决定，暂定在一星期内出殡。

该发言人惟对各团体为死者治丧盛意表示感谢，唯称关于出殡日期与出殡方式，罢委会有绝对决定权，不受任何束缚。

（罢委会通讯第十一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 罢课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件

### A、工作重心

- ① 增强每同学对运动发展之清楚认识
- ② 统一领导
- ③ 尽量征求同学参加工作
- ④ 固定人事机构
- ⑤ 团结留城中学生参加工作
- ⑥ 加强宣传工作（如下乡的，对国外的）  
宣传材料：忌粗糙，忌表面。

宣传队的：不要突击，不要空喊口号，加强检讨，创造新方式。

关于第一点：

- ① 发动各校原有壁报作解释工作
- ② 由罢联及各校罢委出通告，指出运动发展情况，及此刻大的工作任务，由罢联制拟交各罢委会抄眷贴出。
- ③ 由各股负责人于各股会议上详谈，并请各股工作人员，向他的朋友作广泛之个别讨论及解释。

关于第二点：

- ① 计委会拟定工作计划，交罢联常会讨论、修改、补充通过后，交各个别罢委会常务执行。
- ② 统一宣传内容。任何重要文件、标语，由罢联会宣传股拟定，交罢联常会通过，交各个别罢委会宣传股翻印。统一宣传方式。目前暂以家庭访问、街头讲演、歌咏、演剧、义卖等方式为主。
- ③ 现定宣传区域：
  - a、云大的——华山南路以北，翠湖东路以东。
  - b、新舍——武成路、福照街、正义路、绥靖路、光华街。
  - c、工院——金碧路、拓东路、太和街、南屏街。
- ④ 三区常务经常保持联络，相互报告各该区工作。
- ⑤ 统一中学联络机构，由罢联委联络股负全责调查各校情况，将所得交各区负责校办理，或编入该区宣传队，或编入该区讲习班，教材由罢联会宣传股拟定。各区规定与各校联络人员，并与罢联会联络股联络人员。下乡学生由云大负责。
- ⑥ 统一交际工作内容，并划分各区交际部份，由三部



份交际负责人讨论规定之。

- ⑦ 统一财政及募捐办法，于常务会下设立财务委员会  
计定之。
- ⑧ 制定工作日志

### B、罢委会通讯（对象是一般市民）

#### 工作中心大致与宣传股同

1. 从最近事件证明中国不自由无民主的害处。
2. 有计划的说明中国政治经济及内战的真况，提出解救办法。
3. 转载一些普遍报纸所不能见到的消息，内容要充实，编排要活泼（发展成为一个反内战的刊物）。
4. 再办一个通俗刊物（对象是一般民众，也可供中学生参考去作宣传）
  - (1) 解释简单普通名词
  - (2) 用故事体裁报导各方人民穷苦情况，内战惨状（说明原因及内战责任）
  - (3) 从而要大家坚决反对内战，要求成立民主的政府，（如经济可能，这是送与老百姓看的）

### C、联络股

1. 宣传队：宣传中心：反内战，争自由  
宣传内容：中国现状及解救办法  
（限十日完成）
  - (1) 有计划的配合高声唱、美术队、剧艺社作街头宣传。
  - (2) 发动中学生与中学生共同组成小组访问家庭、商店。

2. 资料组——与宣传队及宣传股资料室取得密切联系，搜集各方言论，宣传组织技术参考，突出每日宣传中心，供给资料（必要时自己拟稿）。
3. 考核股：经常登记各队工作情况，总结经验，指示工作方法及技术，提拔新干部，发现新办法。
4. 组织组：调查并组织在校未参加工作同学
  - (1) 开中学补习班（用英文材料讲国际舆论，其他课程：中国现状，学生运动与中国、歌咏、戏剧、美术）。
  - (2) 成立讲演组，与社会科学研究会、文艺、新诗社等团体共同计划举办有系统之讲演会，或时事座谈会，文艺讨论会，新诗朗诵会。
  - (3) 高声唱负责成立公开征求参加的歌咏练习，调剂同学情绪，提拔歌咏人才。
  - (4) 成立体育组，与悠悠体育会合作领导中学或同学运动。

#### D、交际股

1. 访问各界（立即访问教育文化界、医生护士等）
2. 访问教授——讲演、讲课（与联络股取得联络）
3. 访问校友——发动其作社会宣传（与宣传股、联络股密切联络）

#### E、常务股

1. 成立人事组：
  - (1) 设工作登记处

(2) 各方面发动人来工作 (从朋友……)

(3) 调查各股原有工作人数与必需工作

2. 秘书处:

(1) 尽量采纳各方意见

(2) 切实负责答复各方建议

(3) 尽快传达各股, 尽快答复。

### F、生活股

1. 切实调查各股工作人员必须在特别膳团膳食人数, 发给饭票。

2. 召开晚会

### 治丧委员会

a、勘定墓地在云瑞公园。

b、于图书馆门口设立招待处, 由宣联队派二小队担负。如遇大团体来到, 必往迎接, 亲为送出, 散发传单。并负宣传之责, 告以烈士怎样死的。有些吊唁者或观众看后甚为哀恸, 尤须陪同谈话, 一直送到门外为止。有些团体以种种关系, 不能送挽联或其他物品前来吊祭, 必须迅速而殷勤招待

c、严防灵堂失火, 由灵堂纠察股负责。

### 诉讼委员会

a、派人询问联大教授会法律委员会起诉情形。

b、以联大校友会, 联大教职员会及联大自治会三名义

文件，催促法律委员会迅即起诉。

## 宣 传 股

- a、成立资料编辑组
1. 编辑国际舆论（用英文材料），国际问题，中国现状，学生运动与中国等材料，作中学同学学习教材之用。
  2. 供给宣传队口头宣传资料。（中国现状，各方言论，每日报纸分析等，解答难题）
  3. 供给罢委通讯、反内战壁报及昆北壁报、云大、工院、师院资料：倪克屏 秦光焯 柴金如 邓诚生 马放高  
宣传队： 陈雪君 陈冠庸 谢雪桥
- b、采访组，派出采访队员，分配采访地点，将采访资料整理送与资料股，由黄福海负责
- c、史料整理组：整理收集十一·廿五后各种史料，先分件整理。由王楫、韩济民等负责
- d、罢联通讯，固定报头
1. 解释简单普通名词
  2. 用故事体裁报导各方人民穷苦情况，内战惨状（说明原因及内战责任）
  3. 从而要大家坚决反对内战，要求成立民主的政府。  
由秦永泰、徐尧琴负责
- e、发行组
1. 不负中学校及宣联队发行之责，由联络股发行部作出预算，提交宣传股发行组

2. 罢委通讯印刷发行，由发行组负全责，拟出发行计划。
  3. 罢委会通讯经费独立
- f*、印刷组
1. 分两班工作，上午一班，下午一班。
  2. 非宣传股一定人认为可以印发者，不予印刷。
  3. 非罢联常委会及罢委会一定人签字之文件，不予印刷。
- g*、每晚召开编辑会议，由罢委通讯、反内战壁报负责人，昆北办事处编辑人，民众通俗报，资料股负责人组成之。由罢委会通讯主编主持之。
- h*、一切铅印、油印文件，由汪子嵩发印。
- i*、油印文件上注明“资料股，新闻”等字样
- j*、民众通俗报及中学材料等印出后交云大、工院，师院等翻印。

(抄自南京中国历史档案馆)

## 美国新闻处职员关于特务枪击 爱国学生情况的证明

逕启者：顷奉 贵会来函询问十一月卅日贵校同学于本处办公楼前突遭武装及便装人员殴打之经过，兹谨志录同人等当日目睹之详情如后：

十一月卅日下午四时许，本处同人正在办公之际，忽闻

街头人声沸腾，急趋窗前观望，当见一着草绿色哗叽军装者，率同便衣人员多名，于本处门首围打佩带“联大”校徽之男女同学数人。当时各便衣人员正操起沿街地摊商贩之坐凳向同学们猛击，更有少数持小刀进攻。该着军装者并拔出手枪正对学生鸣枪一响，随即用枪背四处击打。本处同人见状之下，颇为激愤，当即下楼查问。学生均为徒手，受伤者多人时已避入本处，其中伤势最重者为张天珉君，左臂被刺刀截伤，伤口长约一英寸，深约三、四分，避入敝处后血流不止，同人等为之以手帕包扎止血，仍属无效，乃以本处之吉普车由敝处职员陪同张君前往金碧路惠滇医院诊治。时在敝处门口被手枪射中之何泽庆君已在该院医治，据何君自称彼于中弹后躲入敝处对门之面馆内，后由其同学某君送入该院救治。敝处陪同张君前往之职员，即在该院中亲见外科主任杨医师为之开刀，取出射入左臂中之子弹以及随弹带入肉中之破衣两缕。张何两君经过医师护士开刀包扎后，即行返校。

以上所叙，皆为敝处同人所目睹，在任何情形之下，均愿出作证明，现除向贵会报告外，并对贵校因此次事件受伤诸君敬致慰问之忱！

此致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公鉴

美国新闻处职员：

周云林 郝治纯 启  
孙桂云 虞佩曹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七日

抄自省档案馆

## (二)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 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 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

近代民主国家，无不以人民之自由为重，而集会言论之自由，尤为重要。无此自由者，应使有之，既有此自由，应保障之、充实之，此固社会进步之常理，经世建国之要道，而为政府与人民所应共晓者也。其在我国，集会言论之自由，载在约法，全国人民，同应享受，大学师生，自无例外，且断非地方军政当局所得擅加限制者。乃本月二十五日晚，方本大学学生，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英语专修学校学生，在本大学举行晚会之时，竟有当地驻军，在本大学四围，施放枪炮，断绝交通。际此抗战已告结束，举国方以进入宪政时期，而地方军政当局，竟有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兹经同人等于本日集会，全体一致决议，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抄自陪都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的《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发言人 对昆市大中学生罢课抗议非法 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声明

首先，我们得指出，在国民政府已经明白宣布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以后，昆明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居然在二十五日公布：“凡各团体与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如有此类事件发生，即由各该团体与学校主管人员负责”。这命令是不合法的，是不合理的。

所谓不合法：第一，国民政府所昭示的全国性保障人民一切自由的法令，地方政府无权变更，更无权取消，更无权制定和国家大法恰相违反的单行法令。

第二，这样的决议，出于所谓党政军联席会议，也是不合法的。政府已经宣布还政于民，党部已经是退出学校，党部只能管党员，管不着学校，管不着团体。军只能管现役军人，管不着老百姓，更不应该干预学校和团体。

所谓不合理，更是显然。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行动自由，载在约法，也曾经政府三令五申，反覆保障。生活在昆明的市民，不曾做过汉奸，也从没有和敌伪合作，凭什么平白被剥夺这些基本人权！

在这非法的法令公布的当天晚上，四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就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广场上，举行反内战的时事晚会，



到会人数过七千人，他们用事实来抗议答覆这不合法不合理的压迫。这不止又一次证明了正义之必然胜利，也说明了自由必在斗争中取得。便是我要自由，自由便到手了的真理。

在这一幕英勇斗争的过程中，居然又发生了武装干涉的丑剧。手枪声，步枪声，机关枪声，手榴弹声，甚至小钢炮声，纷纷交作，和校墙内教授之演讲声，学生拍掌声竞赛，开了人类有史以来未有的武器用途的纪录，也造成了中华民国有史以来军阀压迫学生的新花样。然而在枪弹交飞的情景下，讲声更高昂，听众更聚精会神，不慌张，不动摇，依照原订节目唱完了“我们不要这个”才散会。出门后，发现交通路口的武装戒严，数千人被隔离在城外，在黑暗和凄风中，度过了充满愤怒的几个钟头，这又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壮烈斗争的一幕。

接着第二天全市大中学三十一个学校先后罢课，到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学生所提出的要求是：

第一、立刻制止内战，要求和平。

第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

第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

第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

同时要求云南党政军当局：

一、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问题。

二、立即取消二十四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

三、保障同学的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

四、要求中央社改正污蔑联大之荒谬言论，（诬指教授学生为匪徒，为共产党）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致歉。我们认为罢课是正当的唯一的抗议手段，我们认为所提的八条不但合理，而且合乎人情，合乎国法。

我们正式声明，我们完全同情这一运动，声援这一运动！

最后，我们认为罢课只是手段之一，决不是目的。反内战是长期的更艰苦的斗争，还应该以更大的力量，更集中的力量，更严肃的态度，来求这一目的的贯彻与完成。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抄自省档案馆）

## 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 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 教师罢教宣言

夫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身体之自由，载在约法。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亦一再表示，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之法令。乃昆明党政军联席会议，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议决公布：“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机关核准，一律应予禁止。”似此僭妄非法，剥夺人民身体自由，违反政府功令，已极不合。翌日，昆明四大学学生在联大开时事晚会，反对内战，武装军人即四面包围，鸣机关枪，

开迫击炮，投手榴弹，大肆威胁。该会为顾及群众安全，乃提前散会。会后外校学生各自归返，复被军警阻挠，如临大敌，次日并由中央社宣称土匪作乱，淆混听闻，以此激起昆市全体学生公愤，大中学凡三十余校，纷纷罢课。同人等忝列教席，目睹集会言论之自由，横遭摧残，如坐视不语，则是悖理失义，何以为教。然学生之旷时废课，究非长策，故一面抗议非法干涉人民自由，一面劝告学生尽早复课，救漱补偏，维持教育之苦心，当已为各界人士所共鉴。不意十一月三十日军政当局复唆使大批便衣队及特务人员闯入中法、联大、云大等校，破坏校具，且四出侦索，刀枪并用，伤害学生。次日（十二月一日）又唆使大批武装军人及便衣队涌至联大、云大等校，肆意捣毁，并冲破联大校门，在校舍开枪掷弹，极尽屠杀之能事。计被杀死教员与学生四人，伤者数十。教授之被殴伤者当有马大猷、钱钟韩及年届六十之袁复礼诸先生。并且拦路阻打救护人员，不准施救，时有受伤学生已抬至云大附属医院，复被暴徒追往，殴伤医院护士。同人等目击心伤，念是非之未彰，痛正义之不伸，凶暴违法之徒如不除，就国家言，将何以为国，何能建国，就同人等言，将何以为教，何忍为教，故决于即日起，一致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以示抗议，并向政府呼吁三事：

- （一）严惩屠杀无辜教师与学生之党政军负责人；
- （二）以事实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 （三）取消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当局所颁布之非法禁令。

呜呼：邦国殄悴，主义云亡，爰作救危之呼，敬祈各界人士见义勇为，庶几教育不至摧残尽尽，建国能有一线希望，

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云南大学 中法大学 英语专科学校  
昆华女中 昆华中学 昆华商校 天祥中学 南菁中学  
黔灵中学 中山中学 求实中学 五华中学 昆华农校 培  
文中学 南英中学 云南大学附中 长城中学 建设中学  
文正中学 昆华女职 大同中学 市立女中 金江中学 天  
南中学 衡岳中学 龙渊中学 中法中学 昆华师范 昆华  
工校 等校教师（以姓名笔画为序）

丁维铎	李 禹	于舜卿	王 璠	王晓云	王通裕
王志诚	王云珍	王维振	王兆裕	王 文	王玉华
辛念荣	王景鹤	王庆周	王灼如	王 康	王金钟
王瑞沅	王树勋	王万镛	文 波	尹履江	石 珏
田思源	田 晓	申净文	申恩荣	朱伯欣	朱亚杰
朱文达	朱公行	朱光亚	朱德熙	任树群	向 达
江 枫	江爱良	江志云	吕万钟	吕德申	吴企如
吴静山	吴家华	吴 杉	吴徽熹	吴富恒	吴亦芳
余培忠	何 纲	何炳昌	何兆武	何 扬	何文达
何玉英	何立忠	何炳元	何昌杰	李爱山	李俊昌
李宗渠	李培玉	李治中	李永嘉	李如金	李懋仁
李达武	沈日叙	沈培江	杜华民	杜精南	巫宁慧
汪志华	汪明辉	林书诚	林书元	杜少侯	林文彪
林培真	易经香	易岫篆	易梦虹	易淑懿	尚 钺
周维俊	周家炽	周新民	周宏光	孟庆哲	孟育新
胡 笏	胡维青	胡耀宗	胡庆钧	胡小兰	范超瀛
范家骅	柴 英	凌德洪	俞铭传	俞和权	段品三

段蕙仙	段佩瑛	姜震中	姜安	马天禄	马承祐
苗华殿	郎实珍	陈尔弼	陈穆	陈家骅	陈玉珍
陈尚文	陈钟远	陈庆局	陈情	陈美觉	陈光远
陈宣剑	陈霁秋	陈秉钧	陈文俊	郭志青	郭崇礼
郭双文	郭芸	唐登岷	唐嗣霖	唐振湘	唐诚光
唐鳌虞	孙本旺	孙阳谷	孙希炽	徐嘉预	孙永明
邬学茂	范淑谨	徐大德	徐利治	徐绍龄	殷焕先
殷汝棠	陆钦墀	袁克勤	袁冬贞	陆凡	郭一民
符开甲	冯宝馨	冯开文	冯式权	冯钟潜	资臣
张希恺	张宗凤	张侠成	张人鹤	张绍楨	张同珍
张培荃	张秉文	张行煜	张厉平	张之毅	张诚浩
张澜庆	张祖美	张璇卿	张尔嵩	张特之	张志光
张振名	梅树	梅淑玉	许少鸿	许杰	许健冰
许渊冲	章育中	章珪玉	高国泰	高其梅	高维汉
高鼎之	莫翰文	黄赏林	黄匡一	黄自强	黄少鹄
黄辉实	黄永泰	温功礼	彭同和	彭国焘	董继高
董申保	董维民	董行安	董苏因	傅乐淑	傅学义
解非	解德容	程力方	程志潜	程应锡	项粹安
万绍祖	万文琛	曾幕蠡	曾宪邦	楚图南	杨东明
杨秀珍	杨明	杨光社	杨德森	杨德新	杨时侃
杨鹏魁	杨秉祺	杨益	费家骅	费孝通	费青
闻一多	叶其汉	叶志青	叶崇基	郑若洋	郑宝芬
郑林生	郑志锦	廖山涛	刘春生	刘家怀	刘宗汉
刘俊融	刘治中	刘振鹤	刘宏周	刘德彰	熊士敏
熊中煜	蔡洁石	傅玉影	邓海油	刘笑娟	刘邦瑞
刘晋军	刘志远	刘审美	刘维芳	刘金钰	刘世泽

刘琳	萧学恺	萧成资	萧前瑛	萧访桂	潘大逵
潘光旦	潘清华	潘鉴元	卢福庠	龙文池	龙秀云
阎生文	阎昌麟	蒋湘潭	蒋仁	钱学熙	钱介福
谢光道	谢松涛	骆大辉	关山月	关德超	缪鸾和
薛宗柳	简恩泽	戴令生	戴光纯	戴钟珩	穆广文
聂扬建	罗应荣	罗得光	谭沛祥	谭又新	严志达
严维华	顾文山	顾思良	衡岳	等全体教员同启	

十二月六日

(抄自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国立西南联大讲师教员助教及附校教员联合会已议决自本日起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另有宣言发表，本宣言之署名者不包含该会会员)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 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 致报界之公开声明

昆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及本校四大学学生自治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假本校校址，召开时事讨论会，当日上午本校暨云大当局曾特应党政当局李宗黄之邀约，面告此种开会，过去常有其事，尚未发生事端。不料在该会开始前一二小时，本校又接到云南省政府暨云南警备

司令部会衔公函，内开：“查目前集会，均须事先请准，始得举行。顷悉云大、联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起演讲会，于本日下午六时半在云大至公堂举行，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参加。此种集会，并未先行请准，应即停止举行，以免影响治安，希即转知贵校学生自治会遵照为荷”等由。本校认为学生在校内集会，过去情形良好，且当日上午已与李代主席说明，似无劝阻之必要，初不意党政当局蓄意与教育界为难也。当晚该会进行中，突有军队将本校包围，枪声四起，流弹横飞，幸学生持以镇静，未肇事端，相持至深夜始告解围。翌日本市报纸载有昨晚联大附近匪警之消息，因此群情愤慨，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遂相率罢课，要求地方当局查办前晚开枪及包围学校之军队，并收回与中央法令相抵触之集会禁令。罢课后，本校当局再三晓谕学生，劝令复课，预计本月三日可以上课，至三十日后有便衣暴徒闯入云大及中法等校内捣毁校具，当日学生偶有三五人出发至街头，说明罢课，呼吁和平，皆遭暴徒痛殴及枪击，学生亦有被暴徒拘入宪兵驻在所者。当晚学校当局又复告诫学生，以后勿再出校，免生意外，乃本月一日暴徒愈益逞凶，晨十时许即有身穿杂色制服之军人数十人，并有佩带领章符号者，手携木棍扁担，呼啸冲入云大校门，捣毁器物，适在该处之少数学生，均被打受伤。少顷联大新校舍门前陆续到有军人百余人，佩有第二军官总队符号，先向学生寻衅，继即以木棍石子向校门进攻，学生拦阻问故，军人破门而入，以致发生互殴情事。军人本持手榴弹预备投掷者，为本校教授高崇熙所见，立劝队长加以阻止，该队长尚明大义，即将该手榴弹夺回，掷向南区校舍外时，有南菁中学校教员于再先

生，来到联大理发，被阻于门外，竟遭暴徒殴伤，头部复被弹片中伤，当晚身死。学生遭受毒打重伤者十余人。本校教授袁复礼适在南区校舍，冒险向军人劝阻，亦被殴打数棍。同时复有暴徒四五十人，或御军服，或穿便衣，由三青团云南支团部某干事率领，先到联大附中捣毁门窗牌告，并毁坏捐款箱，劫去捐款，中学生见状躲避，幸未伤人，该暴徒继哄至联大师范学院强行闯入，先在饭厅前开枪并掷手榴弹一枚，学生闻声避入隔壁昆华工校内，初未伤人，及暴徒等已退出，学生返来关门，暴徒复返身将校门打破，向内掷手榴弹二枚，当场炸伤学生多人，内联大学生李鲁连即时中弹倒地，昆华工校十七岁学生张华昌（误为荀极中）头部重伤，均于当晚毙命。更有甚者，对于已经受伤倒地之联大女生潘琰，乃用刺刀在腹部猛戳数刀，终至毕命。联大及云大医学院学生及护士等闻变前来救护，并将死伤同学抬至云大医院，当时复有大队军人跟纵而至，将甫至医院退出之学生包围殴打，其中联大学生高金堂受重伤，该军人等更劫去钢笔手表及学生证等物。下午二时许，有身穿灰色制服之军人及便装暴徒六七十人，由一身材高大服黑衣者，领导闯入联大工学院办公室及教职员宿舍，任意捣毁校具，破坏门窗，本校教授马大猷、钱钟韩及教员牟光信出面劝阻，即遭毒打，暴徒临去时，复将校警手持之步枪二支带走，当晚关司令前往调查时，学校同人面告以暴徒带走学校枪支，关司令立即声明枪支已交到总部。早在当日晨六时，即有暴徒六七十人闯入工学院学生宿舍，时学生尚未起床，幸无死伤，暴徒只破坏门窗牌告而去。总计本月一日，军人暴徒在本校散在四处之各学院及附中所肇事端，共有五起，而师范学院所遭事变，最为惨重。



以上所述各节，为是日惨案经过概况，就调查所及，当日学生被殴杀者凡二十九人，计立时毙命者一人，逾时死亡者三人，受重伤住医院者十一人，轻伤者十四人。综观惨案经过，自非偶然事件，此数十百武装军人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结队横行，为所欲为，对于手无寸铁之学生教员到处殴打，恣意残杀，前后历四五小时之久，谓非当地党政军当局有意唆使，谁复能信？查前云南省政府兼代主席兼党务主任委员李宗黄，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于惨案形成期内，实综揽当地军政大权，对于学生集会，恣意高压，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盖党政军当局，对学生既不知劝诱，又不听各校当局之忠告，欲以一纸命令禁止集会，姑不论其本身已属违法，即就情理言，学生讨论时事，宜加疏导，不可压制，二十五日之集会，竟有军队包围开枪，横加恫吓，显属蓄意挑衅，及罢课已经激成，该兼代主席、党务主任李宗黄，复于中学校长联席会上宣称，对于罢课学生，拟采用武力压制，不惜流血，又声言决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以资抵制，殊不知此举适足刺激青年之情绪。自罢课事件发生后，本市任何报纸，对于罢课实际情形，及暴徒殴杀员生事件，未获有正确之登载，而关于反罢课委员会之消息及其布告启事等等，未能拒绝登载，应有尽有。学生情绪之被抑无可告诉，其悲愤概可想见。查惨案发生时，关司令及邱军长所属部队有驻扎大西门城楼者，离联大不过数步，对暴徒等之呼啸杀人，达数小时之久，学生等之惨号呼救，声动全城，绝不闻之理，而该处驻军事实上竟未出而阻止，更无当场拘捕凶手之事；复次数十百暴徒，于分批至各校杀害师生后，均高呼口号，游行过市，军政当局对于各学校校内集

会尚加干涉，并颁禁令，何以对于军人暴徒结队杀人，叫嚣过市，置若罔闻，此项矛盾措施，更足以证明该项暴徒，闯入学校捣毁校具，殴杀员生，实为兼代主席兼党务主委李、警备总司令关、第五军军长邱、明目张胆所共同指使。自惨案发生以来，此间全体教育界，已人人自危，随时随地均有横被殴杀之可能，地狱恐怖，无以复加，邦国前途，更难设想，本校教授会因设立法律委员会，根据法律，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法律上之控诉，以维法纪，亦所以平师生之公愤。兹敬以简单事实报告各位，并祈共同主张公道，教育幸甚，国家幸甚，固不仅本校全体师生所感幸者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

十二月十日

(抄自陪都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的《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国立云南大学教职员为昆明市 学生罢课并受枪击致 遭伤亡事敬告各界书

我们对于本市各大中学同学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原则上表示衷心的同情与赞助。

凡是中国人，都不愿有内战，即使是政府的执政当局，也早就一再表示：国内问题应循政治途径解决，直到现在，政府尚未放弃这种立场。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因反对内战而

引起的军事威胁殴打以致流血死伤事件，也许不是政府的本意，而只是少数人滥用权力的结果。

现在对学生加以种种的威胁和暴力，非仅不能使事件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将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昨天，联大、云大外出宣传的同学，备受殴辱枪伤，已经引起市民的愤慨！今天，番号不明的士兵与便衣队又在联大云大藉端滋事，开枪掷弹，杀死同学多人，伤者犹无从统计，且不准救护队上前施救。似此情形，实开国史上未有之恶例，我们何忍坐视无辜学生惨受牺牲，而没有丝毫生命的保障。我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因此，我们对于那些以反内战而遭逮捕殴打枪伤的同学，谨致由衷的慰问；对于那些横遭残杀的同学，表示无上的哀悼；同时希望政府方面循适当的途径，求合理的解决，俾使内战早日停止，学生早日复课，国家民族的前途，实深利赖。

### 国立云南大学教职员

陆钦墀	程力方	庄圻泰	王康	费家骅	杨鹏魁
苗华殿	何炳昌	龙文池	王金钟	俞铭传	张之毅
翁同文	胡庆钧	吴家华	袁家骅	姜震中	许兴吾
黄国瀛	段蕙仙	费孝通	尚健庵	缪鸾和	严志达
殷之澜	王绍曾	胡维青	赵崇汉	张雨润	刘邦瑞
李俊昌	殷汝棠	周家炽	顾建中	袁俊春	杨明辉
杨绍珠	杨德森	张行煜	李整理	徐绍龄	白世俊
费青	潘大逵	郑智绵	易淑懿	褚伯高	潘清华
朵应景	马振可	杨华芬	刘琨祥	陈云浦	袁恒昌
张友铭	殷焕先	程应缪	周新民	马奉琛	褚衡

潘文娟 王志诚 何其贤 林治华 施达汉 张延枢  
王 政 孙重珠 金善宝 徐绍卿 安宇明 等七  
十一人同启

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抄自当时印刷宣传品)

##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 对“一二·一”惨案的抗议

十二月一日，昆明市区内有组织的便衣特务，和携带武器并有官长指挥的军政部军官总队，分批继续扩大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以来的有系统的暴行。全城重要学校，如国立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师范学院，拓东路工学院、联大附中、及省立昆华工业学校等，同时被袭击捣毁。联大师范学院掷手榴弹三枚，新校舍掷手榴弹一枚，截至目前，计死教员、学生四人，伤教授、学生三十余人。如此灭绝人性的行为，凡属有正义感的人士，不分中外，无不发指。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除对上述摧残文化，蹂躏民权，草菅人命之负责机构及其主使人员，再度提出严重抗议外，同时以最悲愤严肃之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特别是：

- (一) 履行各校学生所提出之八项合理合法的要求。
- (二) 惩办“一二·一”惨案的负责人。

(三) 举凡疗伤，殡葬，及抚恤死难家属等一切用费，应由凶手方面负责。

(四) 因此次暴行而招致之一切公私损失，应由主持暴行之党政军机构完全赔偿。

(五) 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情事。

我们请全省、全国、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尊重人权的人士，一致支援这些不断遭受迫害的学生与教育工作者，同时我们特别指出如下的两点：

第一，这一切从武装干涉集会言论到大规模屠杀，都是政治不民主的恶果，一党专政的恶果。因此我们若要享有人权，必须获得真正的民主，必须废止一党专政。

第二，我们还应知道昆明这次还只是局部的较小规模的屠杀，昆明以外在更广泛的地区，正在用更大量更有效的武器配备，进行着更大规模的集团屠杀。这种大屠杀一天不停止，中国的民主政治便一天不能实现。

这一惨案的现实教训是：只有彻底消灭内战，彻底实行民主政治，立刻组织联合政府，才能保证人民的一切自由。

十二月二日

##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为母校遭受枪击屠杀惨案敬告全国同胞

我们非常骄傲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兵凶马乱之际，一再播迁，终久停息于西南最大的都市——昆明。它的诞生虽说偶然，但无形中原就有一种传统凑合的力量，没有这种传统，即使能够凑合，绝不能持久。这传统就是北京大学的“自由”，清华大学的“民主”和南开大学的“活泼”。缺乏民主的自由，固然等于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当然也不可能，民主与自由如果缺乏活泼的精神，必流于消沉松懈，但活泼的精神，假如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支持，蓬勃热烈的生命力也就无从产生，只有三者融合之后，才能相得益彰，而后有发扬，有创造。

九年了，联大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才？究竟对国家有多少贡献，我们实在无法用数字表达出来，也难用世俗的方法予以衡量。但是九年中，它却能维持一个学术的水准，它确实能维护着优良的研究学术的作风，而始终未尝低落或向坏的方面变更，这水准使中国在艰苦的战争中依然在国际上博得不少声誉，这作风保证了中国学术进步的可能。在各个部门都趋于腐化的这些年月里，对祖国的前途，我们永远不肯绝望，就因为有这一座学府作砥柱于中流，它虽然像日蚀时的太阳要被浮云所掩遮，而光明则始终未曾熄灭，永远保持着它普照的热力——那就是中国的希望。

我们非常骄傲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在长期的战争中，联大的师生都生活在苦难的日子里，贫困笼罩着一切，营养的不良，衣衫的褴褛，书籍仪器研究工具以及居屋都是奇特的困难、缺乏，憔悴、衰颓、死亡，世局国难的苦闷，社会的辛酸……这种种人间的不幸，不断地连续地打击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依旧坚贞不易，在继续一个永

远不会终止的工作——真理的追求。

我们非常骄傲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多少人误解了联大，联大的外表是多么贫乏和零乱呵！然而，唯其贫乏，才养成一种刚毅自信的精神；正因为零乱，便产生自由独特的思想，这种精神和思想，虽然显得松懈，却蕴含着无比的力量和沉默自动的作风，在沉默中透视了事物的真象，并分辨出是非，益之以自动，所以在不期然之中，几年里曾经干过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向贪官污吏进攻，向法西斯的恶势力宣战，联大的阵容是整齐而强壮，联大的师生的言行，不但突破了郁积的窒息，而且振奋了全中国的视听、人心。

我们应该骄傲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联大是学术的权威，是民主的堡垒，这是什么力量在迫使？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不是的，这完全不是被动的，不是勉强的，而是一种充溢的内在的浩气在警惕在策励联大的师生要去完成一个任务，这种充溢的浩气，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它恰像西方苦行修道的精神。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文化真正值得推崇的地方，便是这种精神，和对于这种精神的能够吸收和发扬，绝不如世俗所争道的在繁文缛节。于今，当精华快尽，民族活力被遏制得将衰的时候，硕果仅存的契机，是通过这座学府，让精华与活力能恢复而传递于无穷，中国的危机才能因之而得挽救。

我们怎能不感到悲愤，怎能不感到沉痛，面对着垂危的祖国，我们已看够了贪污腐化，看够了人民的苦痛和独裁作风的横行，我们正等待着胜利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幸运，胜利会使中国走上进步的道路，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

这些，相反地只是更加倍的贪污腐化，更加强了人民的苦痛和法西斯的倾向，胜利带来的不是幸运和进步，竟是毁灭！

在这样反动的时代，全中国都已被遏制得没有声音，联大当然也不容许例外，只是为了联大的声名和地位，在重重阻击之下，联大勉强保持了一点呼吸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也不允许长久，恶势力的魔手，终因向民主堡垒挑战，威胁利诱都宣告失败，集团的屠杀逮捕，便公开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展开。军阀党棍利用武力和特务的支持，不顾一切法纪舆情，毫无人性的向我们的母校的师生毒辣的进攻。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原谅军阀党棍们这种无耻的兽行。这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学府，不被爱护，反被捣毁；学府优良的作风，不受鼓励，反要予以摧残。两三千师生的生命没有保障，民族危机唯一的契机要被消灭，在暴力的前面，学术等于粪土，学府尊严完全扫地。自由研究、讨论被视作反叛。呼吁民主和平被当为异端。在暴力施展者的眼里，人应该都是驯服豢养的畜牲，人不应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暴力施展者希望人只有服从，没有反抗，希望只有盲信，没有怀疑，人顶好都是麻木不仁的动物。于是联大的精神，自然为他们所痛心疾首。他们相信暴力可以统治一切，暴力万能，暴力便依着次序由别的地方移到联大。

然而，联大不是这样驯服的畜牲，联大的精神与暴力者的希望完全相反，在联大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是教育主要的方法；尊重个性尊重人格是教育重要的目标。在联大里，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联大存在于现实里，联大的师主绝不能无视现实里一切变动，联大的精神使每一个联大的师生绝不甘于麻木不仁，联大的存在和光荣的获得，既



是依靠自由民主和活泼的传统，联大的师生绝不自私独占这全国人民所羡慕的传统，这传统必须普及全中国。联大是民主的堡垒，但这堡垒绝不能长期局限于联大的围墙之内，这自由呼吸的空气，必须散播全中国。

中国人民在痛苦中正在呻吟待救，中国的国运已濒于垂危，联大的师生已无法再沉默等待，对当前的危局必须提出主张，提出呼吁。没有问题的，军阀党棍们不能允许这类声音出现。

就在卅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反动者于早晨滥用权利颁布禁止人民集会游行的非法命令，下午武装干涉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及英专四校经常举行的时事座谈会。学生为了减少纠纷，临时把会场由云大转到联大，当晚会正在严肃的空气中进行的时候，联大四周已被军警包围，交通已被断绝，枪炮之声大作，流弹横飞于会场之上，近万的昆明学生在悲愤的心情中，俯地听讲，会议终于在反内战歌声中结束。

廿六日清晨，昨晚那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和教授，在中央社的电讯中，竟被诬为土匪，这种限制自由诬蔑人格的无耻言行，立刻掀起了学生的愤怒，昆明学生以行动争自由，以罢课向恶势力表示抗议。

我们郑重声明，昆明联大校友会站在公正的立场，秉爱护祖国爱护母校之忠忱，完全同意昆明学生这一坚决的措施，并愿政府立即循合理的途径，采纳学生的意见，以谋解决。

然而，昆明军政当局的回答，不是调协，而是更残暴卑劣的手段，利用新闻，利用金钱，进行种种污蔑收买分化的勾当，更进而指使特务沿街殴辱、逮捕为和平民主而工作的

学生，并用“赤匪”一类辞句来污蔑青年。

十二月一日这批伪善的“革命”军人政客，用了超越一切历史上暴君的凶恶手段，大批军队特务分区地向各个学校同时展开屠杀枪击，我母校本部被手榴弹炸死一人，重伤十余人，轻伤不可数计，袁复礼教授也被殃及，校舍被毁。师范学院被手榴弹炸死三人，轻重伤数十。工学院也被捣毁，马大猷教授因劝阻也遭痛打。附中校舍也于同时遭到同样的命运。

如是一个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在军阀党棍的主使下遂演成为一个惨案，就是“一二·一”惨案，这个惨案之残酷，史无前例，在军阀党棍滥用权力滥用武器之下，法纪荡然，学府尊严，青年的血肉遭受牺牲，中华民族硕果仅存的一点优良传统，也要遭到迫害。

我们，昆明联大校友会，对这一惨案的造成，感到衷心的愤怒，我们绝不容许恶势力继续存在，这种兽行继续滋长，我们悲痛，我们伤感，为了母校师长被殴辱，为了母校兄弟被屠杀，我们特别痛心中国走到民主的道路竟如此之艰难，不见于北洋军阀时代的事件都是今日演出，这充分地证明了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流弊，也证明了昆明学生运动的正确和必要。

然而，我们应该骄傲，我们是联大的学生。

母校弟兄姊妹们那种英勇战斗的精神，赤手空拳，不畏武器，不怕强暴，只为了正义和公理，敢于和军阀党棍搏斗，为了民主与和平、勇于牺牲。

我们，昆明校友会除了向母校的师长同学表示崇高的敬意之外，我们更增加了自信，我们要为这个伟大运动歌颂，

我们也要歌颂母校这种震古铄今的精神；中国一定会进步，中国一定要民主，中华民族的活力依然充溢，联大的精神不仅暴露了反动势力的脆弱，联大的精神也恢复了民族的自信，惊醒了全中国人民，联大的精神已因这一伟大运动的锻炼而更有力量，更显得强壮坚固，一切反动的势力都将因联大精神之发扬而消灭。昆明党政军这次罪恶的行为，只更坚固了我们，他们的暴力，让正义和公理得到伸张的机会，这虽然不是军阀党棍所希望的，但他们的愚昧无知确实造成了这后果。

我们是骄傲的，我们亲逢这一伟大的运动。

我们虽然兴奋，却不能欢欣，只能警惕。

正义和公理虽然已因暴力而得伸张，但这无疑是不必要的，正义和公理应该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发育滋长，军阀党棍们的暴力不仅违反了人道和人性，也几乎杀害了民族的生机。

我们爱好母校，爱好中国，绝不忍母校遭受屠杀迫害而不闻不问，绝不忍军阀党棍毁灭民族生机而不抗议，我们，昆明的校友会，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与和平，我们不能不为“一二·一”惨案向全国同胞提出控告，对于这灭绝人性的兽行一定要予以打击。

联大的师生是坦白纯洁的，他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所有的呼吁都是一个国民应有的权利，所有的行动都是循规蹈矩的，联大的师生在为民主和平而工作，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怎么可以任意加以“土匪”、“赤匪”一类的诬蔑。

我们昆明校友会认为党争原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常规，党

争应循适当的途径，一个有自信有前途的政党，应该用成绩的竞争来取得胜利，胜利绝不能自屠杀迫害和诬蔑中得来，一个有自信有前途的政党，应该用工作去争取拥护，绝不能自威胁到利诱中得来，历史已为我们提出了暴力必然失败的无数例证，聪敏的政党绝莫再重蹈覆辙。

因此，昆明校友会谨向全国同胞呼吁援助，援助昆明学生这个伟大的运动，我们首先要求全国同胞能共同支持我们的抗议：

（一）国民政府应该公开严惩肇事祸首及指使者，前任云南省代主席及全省警备司令应负全部责任。

（二）国民政府应该切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游行言论及民主国家人民应有之权利。

（三）我们要求政府应该确切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及尊重学府的尊严。

（四）我们要求新闻自由，对中央社一再蒙蔽事实，混淆是非，诬蔑学生运动等等卑劣电讯，实深愤慨。

（五）为了使党争导入正轨，内战能早停止，建设能早开始，民主政治的施行，已经刻不容缓，执政党应竭诚还政于民，用行动来实践诺言，

能这样，昆明学生的鲜血才不是白流，中国才有希望。

我们，昆明校友会谨以至诚向全国同胞致最大的敬意，为了民主和平的实现，我们愿与全国同胞共同努力，誓作昆明学生运动及母校的师长同学的后盾。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 谨启

（抄自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我们对“一二·一”惨案的严重抗议

抗战结束，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和平，期待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抗战结束已经四个多月，内战的烽火却又传遍了四方。我们相信除去那些甘心破坏祖国的乱臣贼子之外，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内战，都愿意中国能有民主，就是执政的当局，也一再申明不愿发动内战，愿意实行民主，因此，我们完全赞同昆明大中学生这一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运动。

奇怪的是，这一个为全国朝野上下所共同希求的目标——和平民主，在昆明却没有谈论的自由，要受到无理的压迫，受到种种非法的限制，昆明党政军当局更不顾一切，颁布禁止人民集会游行的决议，纵容暴徒威胁学府的安全。我们暂且不问一连串行为是何居心，但这一连串行为引起的后果却不能不使我们掀起衷心的愤慨。

我们特别对于西南联大在十二月一日所发生的惨案，感到无限的悲愤和警惕，这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在争取祖国的和平民主的路程中，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而国家所给他们的答复不是奖励，而是污蔑，而是屠杀，军阀专制时代的残暴罪行，竟复见于今日，实属令人发指！

因此，我们要向全国的同胞控诉，控诉当局在昆明这一个不义的罪行——它不仅是违反了约法，也违反了国民政府所允诺给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种种权利，而且更违反了人道，这对于青年人的枪击屠杀，无疑地要使全世界爱好和平

民主的人士震动，必然要受到良心和正义的制裁。

我们深深地体验到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是特别的艰难，因此更感到自身所负责任的重要。为了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所应有的权利，为了纪念那些因争取和平民主而牺牲了生命的青年，我们面对着青年们纯洁的鲜血，谨提出以下数点，作为我们对青年们这个伟大运动的声援，也作为我们对这惨案的抗议：

一、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必须立即彻查并公开严惩肇事的祸首及主使者。

二、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必须立即命令昆明党政军当局迅速公开撤销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禁止人民集会游行的非法决议。

三、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必须切实保证今后决不再发生屠杀人民及限制人民自由的任何非法悖理事件。

四、我们对于一周来昆明新闻界所表现的态度深为遗憾！我们希望新闻界应善尽自己的天职，为人民报道真确消息，每一个新闻从业员应尊重自己的人格，自己的良心，绝不能再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用莫须有的籍口，污蔑无辜青年的清白，包庇暴徒的罪行，而扰乱人民的视听，然后才配称为民主国家的舆论。

五、我们必须郑重申明文化界坚决反对内战，绝对支持昆明大中学生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我们认为唯有迅速召开调协各党派的政治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达到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我们并愿全国的同胞，都能分担起这一个伟大的使命，内战能早停止，民主的中国能早日出现，则国族幸甚：

人民周报 大路周报 文艺新报  
民主周刊 昆明新报 时代评论 同启  
妇女旬刊

十二月三日

(抄自《人民周报》等期刊出版的联合增刊第一期)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同学会 呈云南省政府文

时间：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受文者：云南省政府

为呈请伸张正义，依法严惩残杀学生暴徒，并准予接见  
敝会代表，面呈详情事：

缘上月二十五日晚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四大学在联大举  
行时事晚会，突被军队四面包围，以枪炮威胁，致使该会在  
枪林弹雨中沉痛解散。各校同学深感集会言论自由之被剥  
夺，激于义愤，当时向有关当局提出四项要求，并以罢课表  
示抗议。惟连日有关当局，竟置若罔闻，而各学校区域，迭遭  
便衣浪人军人冲入，同学横遭毒打；更有甚者，今日竟有便  
衣髯流与军人数百人，分队冲入各校，以手榴弹、手枪、刺  
刀，任意残杀同学。尤以联大师院受害最烈，死伤枕籍，血

肉模糊，惨不忍睹，（伤亡同学名单另呈）工学院教授马大猷亦受重伤，尚有若干失踪同学，迄今生死不明。此种暴行，维持治安军警于肇事时既不予制止，事后又不加追捕，现各校师生以生命毫无保障，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伏闻钧长主持滇政，视事伊始，伏祈准予接见敝会代表，面呈缕切，并派员调查事件真象，依法严惩暴徒，以保人权，伸张正义，则桑梓幸甚，国家幸甚。谨呈  
卢主席

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同学会谨呈

（抄自云南省档案馆）

## 我们的呼吁

我们是一群纯洁的青年，平日总是埋头读书，埋头业务，不问其他；但是，这几天来昆明市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实在使我们愤慨万分，实在使我们不能默尔而息。现在谨以公正的立场，向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宣布下列事实：

一、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本市四大学的教授学生们举行了一个时事晚会，突然第五军的机关枪、冲锋枪和迫击炮的子弹，在这一大群教授和学生们的头上呼啸而过。事后，二十六日晚在省府召集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及二十九日下午四时在警备司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警备司令关麟征将



军公开承认，那天晚上放枪的事情是他下的命令。（关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承认过：“他们有言论自由，我就有放枪自由。”）

二、本市各报曾登载过反罢课委员会的启事，以及有关反对罢课的广告，都是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将军亲自送去，迫使各报登载出来的。

三、十一月二十六日各报所载的读者来书，内容对二十五日晚会，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是本市中央社发的稿，并命各报一定得登载。

四、二十九日，关麟征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采用“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手段。所谓“以行动对行动”即是令军人乔装便衣，殴打学生，如有死伤，当局可以负责。

五、二十九日下午联大开游艺会，李代主席宗黄下令民政厅及市府所属职员，化装便衣，企图从中破坏。

六、十二月一日联大新舍，联大师范学院，联大工学院，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联大附中，均被军官总队三百余武装队伍捣毁，尤以联大新舍及联大师范学院受害最惨最重。他们（暴徒）后面备一卡车石块，并掷了手榴弹，十二月二日中央社所发的消息，总是误会，完全是捏造。联大师范学院曾被他们扔了三个手榴弹，学生死了三人，重伤十余人，名教授袁复礼、马大猷亦横遭毒打。据被俘的一个军官队的队员说，他们是奉了命令，有计划的分三队，同时向各校发动的。而且当受伤的学生抬到云大附属医院时，路上又给这些人打了，到了医院之后，这些人又冲进医院，毒打学生。

七、十二月一日下午五时许，福照街武成路口有第五军

二八八团特务与省党部特务，因参加打联大事，争功互殴，当场围观者甚众，复经省党部及宪兵十三团出面调解，当将一部分被打者带至如安街七十号云南省军队特别党部内“反罢课委员会”接头处解释误会。再，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分团部特务，向其亲友自夸曾参与打联大。由此可见“十二月一日惨案”，显系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有计划主使。

父老兄弟姐妹们！这些完全是事实，我们实在看不惯、听不惯。这些卑鄙残忍的举动，我们觉得这不应当是本市最高军政当局所做出来的事；然而事实恰巧是如此，关总司令、邱军长都公开承认这些行为是出于他们的意旨，他们的命令。

我们要问：关总司令和邱军长都是握有武力的军事长官，是在八年抗战期间为国出力的，然而，在抗战刚刚结束的今天，他们却利用美国装备的武器，仗着他们的武力，来残杀这一群无辜的青年学生，摧毁教育机关，难道握着枪杆子就可以不讲国法，不讲人道了么？我们曾经看到过去军阀们的横蛮行动而愤慨万分，而今天的新式军人，仍旧和过去军阀一样。我们迫不得已不能不出来作这一次呼吁：希望父老兄弟姐妹们了解这些事实的真象，不要受片面的蒙蔽，而要仗义执言，认清青年学生都是纯洁的，他们的行动是出于爱国热诚，学校是神圣的地方，不容许握着枪杆子的军人来摧残！

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父兄送子弟求学，为的要造就人材，而现在学生在自己的学校里，横遭殴打，死于非命，谁无儿女，谁无兄弟，谁无姐妹，人心未死，人性未灭，谁能忍受？谁能无动于中？联大云大等可以发生这种惨剧，其

他学校学生的生命又怎样有保障？当局一方面明令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一方面却在刀尖枪声下御用新闻，强奸舆论；一方面明令保障人身自由，一方面任意草菅人命，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何以取信于民？

自十月三日云南省政府改组，第五军接防以来，昆明即成特务世界，特务横行，土匪遍地，闹市之中，居然公开绑架，堂堂的最高学府，可以集队冲进去任意横行，人非木石，孰无同情？长此以往，人人生命财产皆有朝不保夕之虞。言念及此，不寒而慄。

因此，我们谨替死的、受伤的同学作诚恳的求援，大家伸出正义的手，制止特种阶级的横暴不法行动，我们要求：

一、撤办昆明十二月一日惨案主使人：李宗黄、警备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二、第五军撤离昆明。

三、要求关总司令负担死难及受伤的同学之抚恤及医药费。

四、保障集会言论及新闻自由。

五、保障人身自由，不得任意逮捕及枪击。

六、取消特务机关。

昆明三一读书会，五五诗社，精勤联谊会，业余自助会、青年自学社等二十七团体一千五百人签名  
(名单暂存各团体负责人处)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 一 则 热 情 的 通 讯

敬爱的同志：

我们把宣传品带到呈贡后，张贴在呈贡县城的馆子里，散发在机场的哨岗里、汽车上、贴（在）营房附近。并还在武装同志常聚会、喝茶的食馆和茶馆里张贴起我们的宣传品。因为这里他们甚么消息也不知道的，等到他们发现了宣传品贴在墙上时，均互相争看，内心极度愤怒。

现在有人在暗查贴发宣传品的人。

“高声唱”发的各个歌曲，我们的同志，已在高声练唱。并于十七号下午本部全体官佐四五百人的会餐中，在司令副司令的面前演唱“茶馆小调”，他们都受了反应，其他详情（情），请问余同志便知。

我们作的两首歌曲，请转罢委会通讯。

敬礼！

同志×××（杨斗）通讯

### 民主斗争散曲——“一二·一”

### 运动在大姚县中

为响应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抗议法西斯反

动派惨杀昆明四烈士的暴行，我们在县城开群众大会。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同学，是县长的小姐（自然在我们看来，争民主不一定靠县长小姐，但奴才性的特务走狗党害怕县长小姐）。

糊涂的统治者最害怕人民的，县政府与党政军机关，在我们的全场上布置了军警。当第一个同学——县长的小姐站上演讲台，一个本准备显一下身手的狗仔政警，大为遗憾的走到台前。

“小姐：请你回去呀！”他卑躬的说。

“滚回去，你管我的。”小姐把他骂走，慷慨的讲了下去，讲到反对征实征购，狗仔政警发急了，他轻轻的哀告：

“小姐，县长正在开会要催收征实征购呢！”

小姐发怒了，她大呼道：

“不出(粮)，不出(粮)，本是不出，理当不出，八年抗战就出够了，老百姓已苦死了，反对征实征购，反对打内战！”

听众们，感动，欢笑，激昂，……会是这样开下去的。

× × × ×

我们罢课一周，广泛的下乡宣传。

无数的传单标语，红红绿绿的贴满墙头！无数年青嘹亮的声音，在破落的村庄激荡。

话剧，歌咏，还有——

一个有力的主题，号召农民们：

“反对征实征购，还我们儿子与丈夫！”

一个老乞奴祈求的问：

“可以真的不出粮吗！”

她说：她家离城七十八里路，有房子，有田地，她的大

儿子当兵打日本去了，家中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出不起粮，出不起门户款，没得吃穿，两老夫妻丢下田地房子，带着两个小孩流亡到城里，先是做佣工糊口，现在找不到工做，只好做花子讨饭。她说，如果不出粮，她可以回家去了。

天 变

## 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十周年 及向昆明师生致敬电

在“一二·九”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会为了纪念“一二·九”并声援昆明师生，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盛大座谈会。参加的人有吴玉章、徐特立、陈伯达、柳湜、冯文彬、何思敬、黄松龄、艾思奇、李澄之、齐燕铭、张仲实以及过去平津沪等地同学共五十余人。会议七小时，情绪极为热烈。主席冯文彬报告了座谈会的意义，并请陈伯达讲“一二·九”运动时中国的情势后，吴玉章接着讲话。他特别提到昆明惨案说：“最近昆明、成都等地的学生，为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而举行联合罢课，昆明学生并因此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杀害。对于他们的艰苦斗争，我们抱着很大的同情，赞助他们，支持他们，希望他们坚决斗争下去，不达目的不止。”齐燕铭的讲话首先就提议“我们应当声援昆明等地反内战运动和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柳湜也讲到：“今

天昆明等地的学生反对内战运动，也正要求我们文化界、新闻界朋友多多给予援助。我们解放区的文化界、教授、和同学，应该以极大的热情去声援他们。

同日，延安各界青年又举行了一个热烈、隆重的纪念大会。冯文彬报告开会意义后，首先请全场起立，向光荣牺牲的“一·二九”运动师生吴承仕、尚仲衣、郭清等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昆明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而惨遭杀害的四位师生致哀，对受伤的二十多位同学表示慰问，并声援昆、蓉、渝等地师生的正义行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先生被邀讲话，他首先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昆明学生被……特务杀死了四名，受伤的有二十多名，是中国从‘三·一八’以来最残暴的大惨案，我们应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提出控诉。”最后延大学生代表郝玉林讲话，表示延大学生愿意以实际行动来声援昆明同学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大会并通过致昆、蓉、渝等地教授学生慰问电。

（摘自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的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大会 向昆明师生致敬

昆明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及全体同学鉴：

我们对你们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正义行动，遥

致敬意；并对死伤同学，敬致痛悼与慰问之忱。

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

（抄自1945.12.13.《新华日报》）

## 成都学生誓以行动支持我们！

亲爱的先生和同学：

你们因反内战而遭受到军警无理干涉，并在游行示威时遭受枪伤的消息已经到达这里，由于新闻统制和邮电受检查，不知你们实际情形发展怎样，但你们的悲痛与愤激，我们也有同感。“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大学同学发表反对内战统一抗日的宣言中说过：“那里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话，今天虽然抗日胜利了，而情形并没有两样。手榴弹在四周爆炸，子弹在头上飞扬，并且在自己的国土上游行，都要受枪伤，那里能安静读下去呢？所以你们罢课游行，不但不是为歹徒所诬蔑的荒废学业，相反的，是要求能得到安静读书的环境，因此你们的号召与行为，必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国学生的响应。

我们也和你们一样了解，经过这长年的民族自由解放战争，每个中国人民都渴望中国从此走上民主、团结、富强的坦途，但内战却在人民一致反对声中进行着，挑动内战者以歪曲的新闻报道和种种烟幕，企图掩住人民耳目，推诿责任，但事实总是事实，谁是内战挑动者，谁想屠杀自己同胞，这次昆明先生和同学，因反对内战而遭到迫害，可以说是不打



自招了。

但尽管有人要来阻止人民反对内战，全国同胞同学必定坚持这爱国运动直到胜利。你们一定还记得战前呼吁抗日，也遭到如你们今天所遭到的迫害，但现在我们已证实了当时一切的中伤、诽谤、与诬蔑，都只是爱国运动的破坏者无耻的伎俩。今天抗日胜利了，我们的前途仍然充满着阻碍，由于过去教训，我们晓得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是曲折而艰难的，但民主自由必须争取，而且是必然会得到的，不论遭受更大的牺牲和代价。

目前在内战烟幕下，爱国运动受阻碍，不只是昆明，而且普遍全国。即使成都便有人以种种的欺人惯技歪曲新闻报道，企图来迷住人民的眼睛，并且收买利用我们青年学生中少数败类，针对反战运动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诬蔑与破坏，但这究竟欺骗不了有良心的中国人，更欺骗不了大多数有血性真正为人民和国家利益而奋斗的青年学生。你们这次英勇而正确的行动，是揭破了烟幕的火把，是正在广泛展开中的反内战的爱国运动第一声号令，我们——成都的文化界朋友和学生，虽然也处极艰困的环境中，但我们不但对你们所遭受的迫害，寄以深切的慰问与同情，并且将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来支持你们的号召与行动。

在八年抗战中，昆明同学一直领导着学生民主运动，你们坚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已昭示全国的同胞同学，在这更接近我们要求的目标进军中，我们坚信你们决不会因任何迫害和阻难而畏缩而后退而停止前进，希望你们更坚强肩起这爱国运动的大纛，向前迈进，并且把消息传布给我们，我们便会胜利。我们呼吁全国同胞同学随时地尾起你们已开

始的工作，展开这人民为国家反内战的英勇斗争。

匆匆不尽敬祝

镇定勇敢而坚强！

成都各大学学生团体：基督教五大学女生三八读书会，女声社，朝明学术研究社，燕大文学研究会，星火社，新生读书会，海燕剧团，燕京文摘社，燕京生活社，燕京论坛报，华西经济社，大风诗社，华大时事研究会，金大活力壁报社，时声社，狂狷社，川大文艺研究社，动报社，文学笔社，川大时事研导社，五月文艺社，自由评论社，现实社，义锋社，基督未名团契，启名团契，复活团契，可利团契，新蕾团契，阿波罗团契，，华大促进社。

成都文化团体：华西晚报社，自由画报，青年园地社，天风周刊社，平原诗社，水都诗社，草原诗社，诗垦地社，大义周刊社，大学月刊社。

——华西晚报

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第一版

## 我们的抗议

重庆区的一群大学生

昆明各大中学，为反对全国人民所反对的内战，以及抗议当地驻军武力威胁言论集会自由，侵犯人权，乃忍痛罢课，此种悲壮举动，不仅博得我全国学生的深切同情和敬意，也一定得到我全国有良心人们的赞同与喝彩。不料匿

“扫荡”于“和平”的报纸，竟诬蔑此种英勇行动为共产党所发动的“全体性内乱”而提出“敬告”，残害青年学生的一贯作法，又一次露出尾巴。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真是感到无限的愤慨，不得不提出我们严重的抗议与驳斥。

中国人残杀中国人，是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悲剧，这是铁一样的事实，不过，国民党的反动派，故意歪曲事实，企图推卸发动内战的责任，想以“内乱”来掩饰中国今天的悲剧，进而欺骗国内外的人士，由此，想以“平乱”为借口，进行其最无根据、最无耻、最残酷的内战，想来维持已腐朽不堪的一党专政的局面。昆明学生为反对内战的集会，为什么受到干涉、捣乱、破坏，而在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导演下的“反内乱”的集会，为什么能顺利进行，无丝毫阻难，就这一点，就可以充分说明：今天谁在制造内战，谁在怕人民反对内战？今天中国这个纷乱局面的造成，国民党的反动派应该完全负责。

中国人民是不要内战的，昆明学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豢养的特务，更因为他们是时代的先锋，一向受着民主教育的熏陶，他们懂得国家的可爱，更体验到人民意见的应该受到尊敬，于是，他们理直气壮的喊出“反对内战”，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全中国青年学生的呼声！他们受良心的驱使而举行集会，为什么要受到“开枪”的压迫、破坏和威胁呢？

只有一贯地压迫人民，奴役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不愿意看到人民起来说话，不愿意听到人民的声音的。这次以最卑劣的方法来压迫昆明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现在又进一步来诬蔑我们青年学生了，把我们反内战的运动，说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没有一次学生运动，国民党的反动派

不说是共产党的利用。多少次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摧残了!!!多少个可钦敬的青年男女同学，就这样被屠杀了!!!这种做法，除了只有显出自己愚蠢与无能，专制和残暴，在人民心中会燃烧起更多愤怒的情感。

我们亲身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统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的苦恼，我们“纯洁的灵魂”，我们“安静的学习生活”，我们“一生事业的光明前途”，早已受到那批反动派的污辱、威胁和破坏。用金钱来诱惑同学，用集中营来残杀同学……除了这些，反动派们做了些什么呢？“留学生”考试骗了同学，“青年军”骗了同学，“翻译官”骗了同学……反动派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青年学生不会被谁蒙住了眼睛，从青年的压迫和苦痛中：我们锻炼了自己，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我们有明亮的眼睛，我们有冷静的头脑，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我们有生命的力量，我们更有坚定的抉择!!!

今天，全中国人民不要内战，反对内战，只有那批反动派们，想包揽接受投降，藉故制造内战，想来维持自己专政的局面；也只有那些反动派们，才会不赞成人民的意见，阻止人民的行动，压迫人民的运动，昆明学生的举动完全符合了人民的愿望，是会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拥护的；反动派们的狡计，又想在一贯残害青年学生的毒计下来诬蔑青年，残杀青年，想来达到他们卑污的目的！

我们重庆的大学青年，用无比的愤怒，向反动派们提出抗议，揭穿他们的阴谋。我们高举反内战的旗帜，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

（摘自1945年12月4日《新华日报》）

##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 为昆明惨案发表谈话

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三十一校同学，因为本于爱国赤忱，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竟被国民党当局施用残酷的武装镇压手段，使四位师生惨被杀害，数十位同学遭受重伤。消息传来，各方人士无不表示震惊。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特为此学潮惨案发表谈话。兹将谈话原文发表如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在校内集会商讨。因受当地军警干涉，而引起罢课风潮。乃当局于事变发生以后，迄无妥善处置，演成十二月一日之大流血案，死伤甚重。此在青年则遭巨大之牺牲。在国家与政府则遭莫大之耻辱，吾人深引为痛惜。青年每当国家政失常轨，纪纲紊乱，社会不宁之际，多本其爱国赤诚，对国事作正当要求，实属情出自然，事非得已，中国历史上亦不乏先例。国民党当局在革命时期，曾对爱国学潮有不少次之同情援助，当能深悉青年爱国运动，绝无武力可以抑制之理。现对此大学潮，即应予以圆满的解决，以平全国之公愤，而政府之威望亦可挽回于既堕之后。因此我们迫切希望政府应速定妥善合理之办法，毋使迁延扩大，忍任手无寸铁之青年横受特务人员之摧残。其尤不可解者，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歪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吾人为爱护国家与爱护青年起见，爰提出以下主张：

- 一、请政府查明事实，追究责任，严惩肇事军政首长。
- 二、请政府抚恤受害青年，赔偿损失。
- 三、撤销特务，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民主自由。
- 四、对以后青年爱国运动毋再听任军警干涉，致生不幸事件。

(抄自1945年12月6日《新华日报》)

## 我们为西南联大申诉 为西南联大学生控告

目前昆明学生为反对内战而引起的不幸事件，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注意及关切。本市各报对此事亦多所报导及论列，报导的真实性如何，因为我们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及目睹者，不敢轻下断语，论列的公正性如何，因为各报的立场不同，我们也不便妄加批评，但有一个大原则，我们认为从事新闻事业者应当遵守不渝，即就事论事是也。

昆明学生反对内战是事实，反对美军参与内战是事实，在联大开会事实，同时防军在联大周围打枪示威也是事实；昆明学生罢课是事实，与军队冲突是事实，军队到联大去掷手榴弹是事实，学生教员四人炸死，三十余人受伤也是事实。这些事实满够编辑们充实篇幅了，这些事实的是非，满够主笔们大发其议论了。奇怪的是，重庆的大多数报纸，对事实的真相固嫌不足，对真伪是非的论列更属阙如，相反的几家报纸上，都堆满了党派、利用、诱惑、威胁、要挟一类

的赘词与不安、易动、刺激、盲从一类的的责语。请问这是新闻人员的论列呢！还是宣传队伍的伎俩？从事新闻事业要有良心，要有人格，要负得起新闻事业的使命。欺骗、隐瞒、诬蔑、攻击，绝不是从事新闻工作人员应有的态度。

内战应当不应当？反对内战应当不应当？学生在校内开会应当不应当？学生在校内开会受到军队鸣枪的干涉，应当不应当？学生为争取正义、自由权利而罢课应当不应当？军队拿手榴弹去炸死赤手空拳的学生应当不应当？放着这样多的事实，不去报导，放着这么多的问题，不去论列，偏偏在事实外缘制造材料，在问题末稍发表谬论，这是何居心？为己？为党？还是为国？

尤其不可解的是任意侮辱学府与轻蔑教授学生。说什么党派盘踞，党派煽动。西南联大是允许党派盘踞的地方吗？西南联大的学生是容易被人煽动的吗？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民主，比任何地方都自由；他们比任何人都爱国，比任何人都爱正义。正是因为这个，党派盘踞不了那里，思想束缚不住他们，对事对人他们有自主的看法，有独立的见解；他们不苟同，不盲从，不容易欺骗，不容易隐瞒。抗战八年中，他们提倡过译员征调，响应过青年从军，发动过倒孔运动，参加过争取民主浪潮。请问什么思想不是出于他们的内心？那次行动不是由于他们本身？他们只知道事实的真伪善恶，他们没有党派立场，他们没有门户之见。善的，真的，他们去追求；伪的，恶的，他们去摧毁。他们是自主的人，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只受是非的领导，不受人或党的支使，他们有明是非的能力，有辨真伪的知识，别人去主使他们吗？也只能主使他们向善的方向前进，主使他们向善吗？恐怕不大容

易，因为他们明晰的理智，会将那些不肖之徒宣判死刑的。其实法西斯党徒们，何尝不想盘踞那块自由的园地，民主的堡垒，何尝不想利用那批纯洁的青年，热情的学生？可是结果如何？法西斯党徒被摈弃了。自己有这种经验的人，又来大放学校被盘踞，学生被煽动等等厥词，这是自欺还是欺人？

目前的中国，不容许有内战，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西南联大的教授学生们认清了这个前提，遂掀起了反内战的巨浪，这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他们为了善尽他们的义务，他们为了争取他们的权利，不惜忍痛罢教罢课，不畏艰险请愿宣传，至于领导主使的人是甲或是乙，他们都不加考虑，因为事实上他们自己的理智良心，主使他们这样作。

我们是一群联大刚刚毕业，而才离开昆明不久的人，对联大的情形，不但熟悉，并且洞悉其详，凭此我们对重庆某些报纸，故意歪曲事实，诬蔑母校及母校师生的勾当提出严重的抗议。

重庆一群西南联大毕业学生启

十二月六日

（抄自1945年12月7日《新华日报》）

## 成都学生援助昆明学生反内战 惨案联合会通讯

为了援助昆明反内战牺牲的同学，为了反对内战，为了争取民主，十二月九日午前十时成都各大中学学生援助昆明



学生反内战惨案联合会华西园举行了一个盛大悲壮的集会，钟还不到十点，川大、金大、燕大、华大、齐大、金女大、中大医学院、华西协和高中……等大中学单位同学代表都先后到达，西南联大旅蓉校友代表执着哀悼死难四同学的花圈入场时，全场报以极热烈的掌声，五千余人，一夥儿集在一起，高呼口号：“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踏着昆明死难同学血迹前进！”每个人都怀着悽楚悲愤的心情，每个人都露出严肃沉痛的面孔，心中默默念着：要扫除发动内战的军阀！要坚决反对内战！要誓死争取民主！有的被这悲壮的局面感动流泪了。

大会开始，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后，接着是一位女同学以最悲怆的也是最激愤的语调宣读大会悼词。

全场寂静无声，五千多个有良心的人都流泪了。

接着是联大校友代表报告惨案真象。

接着是各大中学讲演，每当说话告一段落的时候，一阵“誓死反对内战！”“援助昆明同学！”“打倒发动内战的军队！”一齐的喊，像一阵狂风，一场骤雨，震动了整个华西坝，震动了成都七十万市民的心！

会完，有人说今天要用行动来表示反对内战，要用行动来发扬“一二·九”的精神，立刻得到了大家的附和，于是，伟大反内战的行列开始行进了。

国际友人文幼章教授、夏仁德教授等五人也随着行列一齐走，进新南门，从东大街经春熙路、提督街，过东西御街，走到美新闻处门前，大夥儿举起拳头高呼呐喊：“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不要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抄自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编印的“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重庆学生报刊为援助昆明死伤 师生告全国同学及同胞书

全国的同学及同胞们：

如你们所知道的，昆明各大中学的同学们，为了和平与自由而行动，但不幸受难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他们的时事研究会受到意外的惊扰，接着十二月一日就发生了机关枪手榴弹惨案，中学的教员于再先生及联大的潘琰（女）、李鲁连和工校的张华昌同学被枪杀了。

这血的事实，激动着昆明的父老们教师们，激动着全国同学们及同胞们，更激动着编印学生报刊的我们。他们赤诚为国振臂前导的正义行为，使我们惭愧感动；血肉模糊的惨景，使我们悲伤流泪。他们渴望中国在和平中建设进步，他们要求读书集会的自由，为国为民为学生，他们没有过错！

现在，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死的需要掩埋，伤的需要医疗，为了死者的善后，生者的康复，我们几个学生报刊，站在青年学生的立场，除了深表悲痛与关怀外，发起募捐去援助他们。躺在病院里，他们是多么需要援助与慰问啊。他们向全国同学及同胞伸出了求援的手，喊出了正义的声音。

热情的同学们及同胞们，谁无兄弟？谁无姐妹？请你们伸出援助的手，给他们捐助埋葬费、医药费，我们几个学生报刊，谨向你们作诚恳而悲痛的呼吁！

无过错的学生，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为了社会的正

义，请你们援助吧！

为和平，为自由，他们受难，他们受难了，请你们援助吧！

亲爱的全国同学及同胞们，请你们快快援助吧，省下零用钱、香烟钱，为死者买一口棺材，为伤者购一寸纱布，买一点药片，使死者无憾，生者健壮，亲爱的同学同胞们，请你们捐助吧！

救救死伤的青年学生！救救我们的祖国！

亲爱的同学及各界同胞们，谨向你们致诚挚而期待的敬礼！

捐款请惠寄下列各刊

大学新闻社

中国学生导报社 同启

中学生杂志

渝南新闻社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

抄自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的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陪都各界昨日悲愤集会追悼 昆明死难师生

昨日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纪念日，陪都各界为追悼昆明“一二一”被难师生，在长安寺举行了一个沉痛而又激昂

的群众大会，真想不到在十年以后的“一二九”，重庆的教授、学生、工人、抗属、店员、公务员，……三千多人，还不得不沉痛的发出“反对内战”，“民主万党”呼声！

不到八点钟，人们就陆续的来到长安寺，院子里挂成了几道挽联的屏风，会堂里，院子里，到处有人在看，在读，在抄。

会堂门口，挂着“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几个字，门两旁是一幅北平留渝同学的大挽联：“忆当初一二九运动，为了要求抗日，我们无辜，惨被大刀水龙打，虽然事隔十年，伤痕宛在，抚今思昔不胜悲；恨今日一二一惨案，由于反对内战，君等何罪，竟遭机枪炸弹屠，但是名留千古，浩气长存，继往开来已尽责。”另二幅是：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梁漱溟张东荪三人的挽联：“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黄炎培的挽联写着：

“学生在学校里座谈，暴徒在群众中掷弹，是谁指使那个凶手？最高学府何等尊严，青年生命何等宝贵，请你扪着自己良心”！两扇大门，右边贴着一大幅漫画，题为“民主斗争三部曲”——“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从前是大刀水龙在街上打学生，现在是机关枪、手榴弹冲到学校里边。左边门上贴着复旦十余团体、六百多师生的祭文。会堂里面，正中设了“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之灵位”，上面高悬“英灵不死”四个大字。灵桌两旁，放着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及陪都反对内战联合会所献的花圈。

九点钟追悼会开始，整个会堂里挤得一点空隙都没有，许多人站在院子里，主祭人沈钧儒先生，主祭团包括柳亚子、郭沫若、何公敢、邓初民、张东荪、罗隆基、史良、章乃器

诸先生。仪式从哀悼歌开始，跟着是为被难师生静默三分钟，会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可以感觉自己的心在跳，许多人热泪盈眶。接着郭沫若先生用慷慨激昂的语调，朗诵“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哀辞”，每个人的心都跟着一个旋律在跳动，接着还有复旦十余团体和六百多师生代表的祭文。

附追悼大会哀辞：“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陪都各界人士谨于重庆长安寺内，为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诸烈士设灵而遥祭，悲愤填膺，欲哭无泪，生命不恤，何有于文？爰共呼号曰：抗战八年，民生凋丧，倖获胜利，勉跻五强，努力建设，犹嫌汲长；忽尔暴慢，兄弟阋墙，举国鼎沸，人心惶惶，反对内战，谁曰不当？乃有佞人，别具肝肠，屠民以逞，弹压是倡。全月一日，在彼南疆，甘为祸首，血染序庠，诬我学友，为匪为狂，大张挾伐，榴弹机枪。忝为军人，辱没戎行，忝为政长，败乱纪纲，此而可忍，生民何障？此而不罚，国家将亡！四大自由，原则煌煌，人民世纪，安容虎狼？公等前驱，为民榜样，誓步后尘，戢彼披猖。蠢尔威武，直等蚊虻，拯溺救火，何畏死伤，全民奋起，共树典常。魂其有灵，来格来襄！”

（抄自1945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

## 国立武汉大学同学 致昆明各校师长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敬爱的师长同学们：

抗战的胜利，就应该是建国的开始；八年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国家被敌人摧残得确实太厉害，人民所受的痛苦和灾难太深重了，现在战争结束，人民正希望着重回故乡，养一养满身的创伤，看一看久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同时更希望着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以便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们将来好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不再任人家随便杀戮，随便蹂躏。然而，他们的梦被打碎，他们的希望落了空。抗战胜利了，但不是建国，而是残酷的内战开始了，「三千万人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胜利的果实，眼看着被自己同胞的一把火烧光了，这谁能不痛心焦急，谁能不愤怒惋惜，谁不想以自己全身的力量去反对内战！

但是，敬爱的师长同学们，你们为了不忍看着国家走向灭亡，不愿再让自己同胞自相残杀，为了反对内战，所以开会分析分析内战的原因，想从此探讨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制止内战的时候，竟有昆明的军警和宪兵用步枪、机枪、手榴弹，这些对付敌人的武器向我们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进攻了，射击了，向我们忍饥挨饿，一直坚守着自己岗位的师长们动武了！敬爱的师长同学们，你们的血没有流在敌人的刺刀下，却死伤在自己同胞的手榴弹和机枪下面了！

这能是在“民国”三十四年，而且是八年抗战胜利后的今天发生的事吗？这能是在我们这中华民国的自由土地上发生的事吗？这能是“三一八”“一二九”十几年以后的今天，而且政府早已三令五申要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言论、集会、身体自由的今天所发生的事吗？我们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不敢相信我们的耳朵了。

然而昆明大街上的血迹还没有干，火药的气味还在弥漫着，血的事实却逼着我们不能不相信了。

但是，人民的力量，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压服的，真理是不会被任何曲解和阴谋所能歪曲的。敬爱的师长同学们，你们的呼吁完全是为了和平，为了民主，为了我们的祖国和祖国的人民，因此你们不会孤独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和你们站在一起，全世界爱自由爱和平的人们和你们站在一起，尤其是中国的青年学生们，他们将永远支持你们，援助你们！

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血洗亮了每一个人的眼睛，血照出了那些卑污的原形。你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坚持下去吧！

为了我们这多难的祖国，为了这祖国不幸的人民，我们除了对你们表示诚恳的同情和关怀以外，我们也提出了我们的意见：

一、我们响应全国人民和昆明师长同学们的呼吁，我们要求——停止内战，要求任何党派放弃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企图和阴谋。

二、我们要求政府确实保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和身体的自由。

三、我们要求政府爱护纯洁的青年，保证以后决不会再有此类事件的发生。

四、我们要求严惩凶手、并查办军政负责的首长。

最后，为了表示我们的一点关怀和慰问，我们全体同学省下了一天的饭钱，寄给你们，请你们埋葬死者，使死者安眠。抚慰受伤的师长同学，使他们及早恢复健康，因为中华民族还需要他们！

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同学启

民国卅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 国立武汉大学壁报团体联合会 致昆明各校师长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声援“反对内战”吊慰死伤师长同学——

敬爱的师长们，同学们：

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民，对于今天爆发在我们广大国土上的残酷的内战，都不能不用全生命的力量来高呼“反对”。因为我们的祖国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已受尽了灾害，我们有一千万人民死亡伤残，更有广大的区域沦为废墟，谁还愿意在这样的时候让中国的内战继续下去？谁还愿意看见自己的兄弟互相残杀？而且谁还允许其他的国家插足到中国来使内战扩大？谁还愿意我们的国家再一次在别人的炮火底下摧毁？

“反对内战！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不是一个迫切的抢救祖国焚烧的口号么？这不正是全中国人民的最迫切的呼吁么？

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当四万万人都在渴求和平反对内争的时候，当要求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的时候，像晴天霹雳一样，我们竟听到你们在昆明的反战行动遭受了横暴的迫害，堂堂皇皇的政府的宪、军、警竟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向你们热血满腔而手无寸铁的年轻的同学们和年老的教授发射，投击，一部份人在血泊中倒下了，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事件，我们几乎怀疑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今



天二十世纪民主的时代？是不是立足在自由的中国的国土？难道民国十五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下的惨剧竟重演于今日？难道这是八年抗战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结果？难道这就是争取民主自由的收获？——愤怒燃烧着我们，使我们的眼泪都无从流出来了！

敬爱的师长同学们，你们这一次伟大壮烈的行动绝不是孤立的，你们中间一些死者伤者的血绝不是白流的，这些爱国者为主义流出的鲜血将照亮每一个人民的眼睛，将照亮争取新中国的民主自由的道路，引起巨大的力量朝向你们。虽然在这死者伤者血迹未干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无耻的谣言企图来蒙蔽这惨痛的事件，但是这墨写的谎语是不能掩盖血染的事实。我们坚信：全中国的青年将站起来响应你们的行动，将承继“五四”“一二九”的精神领导全国人民为新中国的民主自由作长久的奋斗，不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不止！

“反对内战！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

让我们再一次高呼这神圣的口号，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向扼杀中国人民扼杀正义和平的刽子手作猛烈的进军，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前进！

我们吊唁死者，慰问伤者，向你们致最崇高的敬礼！

国立武汉大学壁报团体联合会启

中华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九日

## 遵义浙江大学声援昆明师生通讯

遵义国立浙大全体学生以近来昆明各大中学校同学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而竟遭当局无理枪杀一事，莫不同声愤慨，经学生自治会代表会议决定于十二日全校素食一天并停课一小时举行死难同学追悼会。大会于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假何家巷前院举行，到遵义本部教授同学三百余人，会场中设置死难同学之灵位，并遍挂各学会级会暨各学术团体送来挽联及花圈，开始时由全体同学静默致哀，爆竹和钟声齐鸣，大家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悲愤和无限的辛酸，禁不住地流泪了！旋即由主席致辞并朗读自治会草拟的向各方呼吁的“快邮代电”，后由王尊生、杨耀德、张君川三教授相继讲演，都一齐说出了心头的沉痛和愤激。讲演毕，即由全体同学自由讲话，大家都挥泪发言，而对中央社前后矛盾的报导并企图嫁祸于人的阴谋表示最大的愤慨，大家都一致认为真正的凶手就是昆明军政当局和他的特务走狗。故立即通过了一条“要求枪毙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及一切特务走狗”的议案。

（抄自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编印的《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遵义浙大快邮代电

昆明各大中学全国各学校报馆暨各界人士公鉴：

无辜的赤手空拳的昆明同学们，为了爱国开会，为了爱

国说话，遭受到刺刀、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小钢炮的狂暴的摧残！昆明，这曾为民主堡垒的美丽城市，如今遍洒着青年学生们的殷红的鲜血！消息传来，谁不惊骇！谁不哀痛！谁不悲愤！

英勇的昆明同学们，是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要求下，遭受到残暴的屠杀。反对内战是今天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昆明的党军政当局，凭什么根据来剥夺人民的爱国权利，又凭什么理由对这般赤手空拳的爱国青年加以横暴的屠杀！试问国法何在？政府的尊严何在？人民的言论集会及人身自由何在？政府日夜在谈民主，民主又复何在？

昆明同学们的惨案，是全国学生界的惨案，也就是全国人民的惨案，其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全国人民决计不会袖手旁观，对于这种屠杀人民的凶犯，全国人民也决计不会轻易放过！

为了对这次惨案的死难者表示最沉痛的哀忱，对受伤者表示最殷切的慰问，同时对于这种屠杀人民的祸首表示无限愤慨的抗议，我们，浙大遵义部份的同学们，特地在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罢课一小时，为昆明惨案死难的师生们举行了一个沉痛的追悼会，同时决定素食一天，以节约所得捐献给昆明的同学们，我们誓以一切力量来支援昆明同学的爱国行动，我们也准备以同样坚强的牺牲决心来迎接这正在开始和发展的大屠杀！

我们一致认为：

（一）昆明的党军政当局，首先破坏了政府保障人权的法令，擅订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文，并用机关枪、小钢炮等武器威胁昆明同学反对内战的集会，事后又唆使部下不断迫害

爱国青年，昆明当局身负治安重责，居然对这种暴行熟视无睹，听任其蔓延滋长，我们认为昆明当局这种罪行已远超出于玩忽职守，措置失当的范围，同时昆明当局竟以武力干涉反对内战的爱国行动，显然有煽动内战，助长内战的嫌疑，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断定昆明的党军政当局是这次惨案的主谋和真正的凶手。

(二) 根据“杀人者偿命”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要求将关麟征和李宗黄等凶手立即明正典刑，以谢国人。

(三) 昆明的中央通讯社开始则诬学生为“盗匪”，继而造谣生事，颠倒黑白，混乱是非，企图掩蔽事实真相，这种无耻的行为，显然有帮凶杀人的嫌疑；我们要求政府对昆明中央社的负责人严加惩处，同时我们要向全国新闻界呼吁，中央社这种卑劣无耻的行为，是给全国新闻界一个莫大的侮辱，希望全国有正义感的新闻界工作者们，对这种凭空捏造报导，群起斥责，对于事实的真相，尽量揭露。

我们相信“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全国人民必定会对一切谎语和谰言予以无情的唾弃。

(四) 我们要求社会公正人士组织调查团，严究祸首，并要求将凶犯提付公审，以明事实真相。

(五) 我们要求政府确实履行他的诺言，立即以事实不是以空话来保障全国人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也愿意以无限坚强的决心来争取这些民主自由的实现。

(六) 我们最后还请政府对被害的同学优予抚卹，对受伤的同学加以慰藉，并保证全国各地不再有同样事情发生。

昆明的同学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由于你们英勇的行

动，你们已不再是孤军，全国有良心有血气的人们已决计作为你们行动的支援，同时由于你们慷慨的牺牲，反内战的浪潮已被带到沛然莫之能禦的地步，我们行将看到被这浪潮所淹没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屠杀人民为职务的玩火者自己。

遵义浙大学生自治会发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抄自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的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川大十九个学术团体为声援昆明 血案遭受殴打告各界人士书

自昆明学生为反内战横遭屠杀消息传来之后，成都各校同学均群起响应主持正义，川大同学亦本此坦诚热情继起声援，由《自由评论报》社等十九个学术团体发起筹组“川大声援昆明血案联合会”，同学多纷纷响应，情绪至为热烈，其间虽有人造谣威吓群众及企图以种种卑污手段阻止声援事宜，但因公理正义被辱，那有热情青年不为愤慨不平？十二月九日，遂以“川大声援昆明血案联合会”名义，由同学自由参加，排队出席成都各大中学为昆明反内战遭害同学追悼会，会后并参加大游行。该日返校之时，竟有无数暴徒以“护校团”名义，沿途拦阻参加游行各同学，施以谩骂殴打，并在全校遍贴标语传单，诬蔑声援同学为奸人异党，极尽侮辱谩骂之能事。其中捏造谓大会游行之时，曾呼“内蒙独立，”新

疆自治”，“东北自治”等口号，及窃用川大全体同学名义等语，企图挑拨离间，煽动全体同学。并于十日晨升旗时竟登台诬蔑，川大声援昆明血案联合会主持人丁贵荣同学出而申辩解释，暴徒等则立即群出拥上，施行无理殴打，致将丁贵荣同学打伤，次日清晨，该暴徒复聚集成众，四出寻找该日参加游行同学施行严厉毒打，同学李实育等数人因一时躲避不及，致被殴伤，现已送入医院。殊该暴徒愈加蛮横逞凶，遂闯入各寝室，翻箱倒柜，加以非法搜检，且将事先准备赃物投入，强迫已被殴伤同学签字承认，并在校内校外大肆造谣宣传，乱加诬蔑，使我们名誉败坏扫地，现在我们一群主持正义声援昆明血案同学，生命安全难保，并且在成都又成为昆明学生横遭杀害事件的重演！

对于声援昆明反内战横遭惨害同学，试问有谁敢否认非正义非人道行为？而只要有良心的人们谁又能否认这爱国举动？至于该日游行之际所呼口号内容，有耳共闻，可有全成都市公正的父老作证；该日我们参加游行，系用“川大声援昆明血案联合会”名义发起，由各同学自由参加，有目共睹。而且我们曾在大会再三声明宣布，亦可请当时出席大会全体同学作证。这一切绝非捏造蒙蔽所能做的事实。那么我们又有何处是危害国家，背叛人民的行为？又何处是非公理不正义的不人道举动？学校校规何在？国家法律何在？人类公理正义何在？国家一再宣布的人身自由又从何言起？我们太痛心了！我们在此沉痛呼吁全国各大中学同学起来声援我们被害受难的一群！并希望社会贤名人士起来主持正义，袒护公理！实为中国青年及中国前途命运之幸事！

四川大学自由评论报社、义锋社等十九个学术团体

谨 启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川大十九个学术团体告全校同学书

亲爱的同学们：

这一次我们十九个学术团体，完全以坦白的热情与正义感来声援昆明为反内战而遭残害的同学们，除了维护公理、主持正义之外，绝未具有其它意义。这种主张想必是每个同学所赞同，也是每个同学所能了解的。但是不幸得很，在各学校开过追悼会及游行归来之后，校内竟有流言误会，甚至斗殴，使我们非常诧异，在一般同学之间，成为难解之谜，因此，我们在这里有申述的必要。

此次，我们声援昆明被难同学，我们完全是由热烈的同情心所感起的，我们为他们之死而不平，我们唯一的希望将他们的枉死向我们的同学们倾诉，因此，我们甘心愿意地来作，丝毫不加勉强自己，亦丝毫不敢勉强他人，我们更不对各同学有诬蔑之言，此有耳共闻，是绝不能蒙蔽的事实。正因为 we 爱国家，我们才对于因爱国家而遭受杀害的昆明同学，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愤慨；我们也当然不会也不曾呼过什么“内蒙独立”“新疆自治”“东北自治”等辱国丧权的口号，除成都各学校声援联合会有底稿可查外，十二月九日《新民晚报》所载更可佐证，而全成都市父老亦是听见的。至于参加此次各学校追悼会系用川大十九个学术团体声援昆明血案

联合会的名义发起，由各同学自由参加，绝对没有假借全体之名，有目共睹，我们并在大会当场向众人宣布，有该日各校参加同学为证，这一切都是绝不能蒙蔽捏造的事实。该日会后游行，系由大会临时决定，我们自然只有依从。散会时闻校内有人藉口捏造事实，沿途阻拦，我们只好临时返校以避免冲突。十日晨，有“护校团”者向众造谣诬蔑，当时声援联合会主持人丁贵荣同学向丁训导长陈述，竟被多人拥上施以毒打。并于是日在校内遍贴标语侮辱。我们曾参加游行者，因爱护川大避免事情扩大，更相信贤明学校当局定会合理处置，故忍气吞声。十一晨同学等出外张贴通告（解释真相的通告）之际，复有多人拥出撕去通告，殴辱张贴同学，此时李实育等出而解劝，殊该辈来势汹汹，当退避之时，遂遭毒打（打人者后追至二宿舍、李同学即在二舍外被打），一时昏迷过去，该辈则乘机冲进其寝室，并无学校负责人到场监督，非法搜查，以武力威吓伤者于昏迷中签字，事后宣传校内外，甚至新闻界，意图扩大学校不安。现李实育同学负伤疗养，来函谓除登报申明外，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处理，并呈请黄校长从速合理解决，保障安全，深恐各校同学不明真况。而受蒙骗，特此申述如上。

我们呼吁川大全体同学出来主持正义，维护我们川大校誉！

川大自由评论报，一九四五社，  
义锋社等十九个学术团体谨启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上海开会追悼“一二一”

### 死难烈士于再

昆明惨案死难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先生，十三日由其家族和各大中学学生发起追悼会，假槟榔路玉佛寺举行公祭。由孙夫人、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金仲华等为主祭团。清晨时候，各校学生纷纷集合，入口由圣约翰、东吴等学生组成纠察，维持秩序，并义卖黄花，作为对遗族的献金。

九时许，大雄宝殿前万头钻动，拥挤不堪，计到东吴、之江、圣约翰、沪江、复旦、大同、渝大、大夏、光华、震旦等十余大学，上海、启秀、清心、爱国、乐群、麦伦、越旦、建水、晋元、南浔、新本、明德等男女中学，民治新商专校、中德、同德产科等专门学校及义校、夜校，小学校暨青年会、益友联谊会、小学教师同人等各界团体总共七十余单位，约二万人，后至者无法容纳，停立寺外路上。

祭礼在挽歌声中开始，全场高唱“安息吧，死难的同学”们”。献花圈后，由马叙伦代表上海文化界恭读祭文，并发表演说，向昆明死难师生表示哀悼之忧。继由南社老诗人柳亚子致词，大意说：今天到会人数，如此众多，今天国内局势也趋向开朗，可说昆明死者之血，并未白流。继由林汉达教授和各单位代表纷纷致词，并朗诵挽诗。末由于再先生胞妹代表其家族沉痛陈述，死者有七十岁祖母，四十岁父亲，但她相信于再之死，实为家庭和祖国增光，最后由主祭人归

纳各方意见，通过致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要求十余条。

至此祭礼才告结束，就出发游行，当由上海女中乐队前导，成四行列队出发，首尾长达里许，经江宁路折入南京路、河南路、汉口路至外滩。学生组织自行车队和纠察队前后联络，维持秩序。下午四时左右，行列在北京路外滩解散。淞沪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曾派员“巡逻保护”。

（抄自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编印的《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成都东北青年联谊会 为反对内战声援昆明死难同学宣言

十四年来，我们东北人民，受尽了敌人的摧残和奴役，他们压迫着我们骨肉分离，奔走四方！死的死了，活着的，那天不是站在饥寒线上，期待着：胜利，好回家！去安慰那白发苍苍的爹娘，去教育那奴化十多年的弟妹！而今，胜利了，我们希望东北能变成新中国之新东北，我们希望释放张学良先生，领导东北人民，实行真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然而，胜利了，胜利却给我们带来了残酷的内战，和深远的失望啊！现在，我们不得不说话：我们要回家，我们要民主。

内战制造者啊，想想看，受尽了十四个年头苦难的东北人民，还能担负内战的重债吗？血！血！血！东北人民的血，快被敌人榨尽了。内战的“制造者”们啊，你们还想吮去东北人民仅余的一滴血吗？为了我们底父老兄弟姐妹们，

我们坚决反对内战，我们要民主。

全国反对内战的同胞们已经站在一起了，我们为了“昆明联大血案”，我们高呼了：“昆明联大血案”象征了光，也代表了新生之力。任何暴政，遮不住光；任何屠刀，也宰不断新生之力。为了援助昆明同学，联大血案事，

我们高呼：

- 一、马上放下武器，停止内战，实行民主！
- 二、建设真正民主化的东北！
- 三、保障人身自由，释放张学良先生！
- 四、严惩屠杀昆明学生的军政首长！
- 五、民主新中国万岁！

（抄自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的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 千万人的呼声指出一个方向 重庆各团体纷纷表示同情与支援

（重庆航讯）九、十两日重庆各界对昆明学生运动纷起响应，除于九日曾举行追悼会，十、十一两日举行公祭外，并有下列机关团体表示意见：

黄炎培，杨卫玉，孙起孟，沈肃文，余颂华五先生致函昆明师生表示慰悼，并由黄炎培先生向参政会提议，请政府速派大员赴昆调查真相。

世界科学社特为此事召开紧急会议议决：

(一) 确认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完全确当，决定捐款慰问。

(二) 要求政府立即惩办祸首李宗黄、关麟征等。

(三) 要求美国立即撤退在华驻军。

(四) 要求一切党派立即退出学校，取消党化教育，取消特务制度。

× × ×

中华论坛、四川经济季刊、文学新报、青年知识、经济新闻、中国农村、民主与科学、科学时报、美术家、中学生、开明少年、国讯、宪政、民主星期刊、民主教育、文哨、民宪、文汇、再生、现代妇女、中国学生导报、抗战文艺、中国文艺杂志、希望、中原等二十六个杂志，致电慰问昆明各校学生。

× ×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通过下面的决议，致函昆明各校教职员，声明：

(一) 我们认为：你们的运动不是昆明一地的普通学潮，而是为全国人民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反内战的爱国运动。

(二) 我们认为：你们的动机，纯出于纯洁的爱国热忱；你们的行动，亦属自动的爱国运动。

(三) 我们认为：你们的流血牺牲，在求国家的民主、团结、进步上有不可估计的代价与意义，因此亦激动了全国凡有良心的同胞之感泣与义愤。

(四) 我们认为昆明军政当局的行为，不但应受舆论的制裁，并应负法律的责任，加以严惩。

(五) 我们一致决议为你们声援，并向社会呼吁主持正义，为死者雪冤，维护国法与人道。

×

×

此外陪都民主实践会、民主座谈会、青年学习社、春草社、骆驼社、文学社、青年知识社，中原社、群益出版社、诗人臧克家、王亚平、臧云远、停阑、柳倩、力扬、徐迟、袁水拍及各学校教师、妇女、工人、公务人员、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学生均纷纷热烈慰问，表示同情，愿意支援。

(中华民国卅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罢委会通讯》星期日第二版

## 我们反对内战的声音 已经传到全世界了

(二十八日〔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新闻处讯：)昨(二十七日)晚旧金山广播电台已将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枪炮轰联大时事晚会事件及二十六日展开的昆明十八学校反内战罢课运动，向全球广播云云。

(二十九日美新闻处讯)昆明学生罢课，美国人民深表同情，一致认为美国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正拟发动游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罢委会通讯》第一期)

## 政府与政府勾结 人民与人民携手

(华盛顿十一月二十七日电)西岸六位国会议员，一致建议，要求杜鲁门总统立即自中国撤回所有美国军队、运输及装备(联合社)。

戴礼西代表在会上发言，责备赫尔利大使及魏德迈将军在中国，使吾人已犯武装干涉之罪过。又谓美国若能继续罗斯福总统、高斯及史迪威之政策，则在中国将不致有今日之内战。彼断言美国尽可能从事大规模之中国内战，其方式即在“蒋氏非利用敌伪军反对华北民众则不足以维持其威信”之地区，供应蒋氏运输军队的工具。

参加戴氏之撤回美军建议者有：可非塞维支、道格拉斯、希亚利、柏德逊等代表。

美新闻处特稿，目下华北及东三省之情况继续引起美国严重之舆论界抨击，其主要趋势，在于切望美军尽速避免再有摩擦及卷入战祸。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于十一月七日有“美利坚在中国”之专论，催促政府将在华美军种种明告国人，并申言吾人不容讳言美军曾加干涉。该报于追溯造成今日情势之种种事实后，复谓：

“自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之政策已越过适于再作估价之本分，盖今日此已非复将租借物资及其他援助供给中国以供抗日之问题，此乃一将强大军力及运输供给中国内战之

一方面之问题。吾人须指出，即使事实尚未恶劣至美军与华军冲突，只若美国之飞机、船舰继续载运重庆军队至共产党所据守之区域，则已有极大之危险矣”。

……

“吾人深知美军不能于一夜间将在华之责任摆脱净尽。但谓目前之形势可以持久，则吾人决不置信也。盖其已有相当程度之干涉，而此种干涉决不为美国舆论支持（下略一句）……”……

“中国二大政党或有不得不相平衡之一日。美国政策或能较今日更为睿智，设法使之联合，若能与切望中国进步之外国有所接近。”

圣路易邮报十一月七日亦发出同样之论调，有“何以尚不退出中国？”之责问。社论云：“苟美军能急速撤回，实为美国舆论界之胜利，唯若政府不能因受舆论之刺激而采取较报章所载更速之行动，则此胜利将毫无意义。何以尚继续错误，纵任危险之发展以至十二月五日哉？吾人之军队在彼实无任务可言”。

印第安星报于十一月六日亦作相同的强调，谓中国之内战不应有外国干涉，该报复谓“美国向为中国之友。中国广大国土之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力量，乃安定东亚之根本。美国国务院之善意，应均施于两党，吾人之军事长官，亦须慎重避免参加目前之内战”。

旧金山时报于十一月八日转载某一事件时谓：“执笔时外传中国共产党在秦皇岛捕捉美自由号船员数名之消息尚未证实，若非属实，情形将略有不同。而若干类似之事件旋将发生，其理甚明，盖吾人正在参预中国之内战而以运输供给

中央军也。如此则使中国共产党处于军事上不利的地位，而共产党将遭受攻击，若彼等还击，极合兵家之理，而吾人不得怨尤”。

狄特罗新闻报十一月六日社论称，“深信中苏两国在东北之关系至为融洽，且共党并未接受苏联之援助”。惟该报对于华北美军之存在有所讨论。社论继谓，“由于美军存在之故，吾人在华现已卷入战祸，所差者，惟进予攻击而已，此事若向美国人民说明，似将引起激烈之反对，……吾人尤欲知悉者，厥为苏联是否同意吾人之干涉。若否，则美军如此接近苏联疆界，恐不久将使目前中苏之友谊有所变化”。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要委会通讯第二期》）

## 一位外国记者眼中的李代主席的“德政”

节译自十一月一日密勒氏评论报

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在他宣布的“三原则，六纲领”里，他指出要“用人惟贤”，攻击滥用私人。一件事情的好坏，最好是有结果，现在看看这位李代主席，如何在努力他的保证，倒是相当有意思的事。

### 委任党徒

在十月里，被委任的官员，重要的有昆明市长陈玉科，省政府秘书长伍纯武，昆明县长张禄。陈市长是云南人，中国国



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其他两人亦与陈市长一般，均在中央政治学校，中央训练团或中央军校受过特种训练，他们都是职业党徒。李代主席曾再三强调建设三民主义新云南的重要性，他曾说：“党政必须一体”。所以在此原则下，只有活跃的党徒，才被插置于要职上，作为新政治的建设者。

于是课题自然而然的来了，以前的旧官员是否如这批属于国民党的新官员呢？当然他们也是国民党员，但是因为省主席龙云的下野，他们变成了被排斥者了。

### “新 云 南”！

李宗黄一来就向他的下属提出了建设新云南的工作，因此就发表了一大串有力的空谈。

他的政策是根据他宣布的“三原则，六纲领”，作为施政的准绳。三原则就是（一）秉大公，（二）至诚感人，（三）以身作则。六纲领就是（一）意志统一，（二）力量集中，（三）用人惟贤，（四）财政公开，（五）综核名实，（六）信赏必罚。

没有人去过问这些“三原则，六纲领”的重要性，但从西欧学政治的学生眼看起来，这些原则，似乎并不是一个省府首脑所宣示的谈话，说它是一位道德学者的说教倒准确一点。

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早晨，李宗黄在省府国父纪念周上演讲，题目是“建设新云南”。依他所说，建设新云南应从修身齐家做起。像这种政治哲学，是很难使一般官员了解的。一位留学美国的西南联大教授坦白的承认，他对于这种特殊的中国政治思想学说，完全莫明其妙，他很奇怪李宗黄如何用

这种哲学去解决失业、物价高涨、“盗匪”、工业危机及复员等等的严重问题。

### 法律、秩序及鸦片

自龙主席下野，第五军担任警务以来，维护法律和秩序已成为很困难的问题了。新成立的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声明，在十月份后半个月，在平静的昆明，竟发生了“十多起”武装盗劫案。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劫案的盗匪，都是身着军服手持冲锋机枪、轻机枪、或手枪者，有几起劫案里，盗匪还用吉普车作交通工具，有几起白天里在市区发生。

公然抢夺在市郊更多了，乡人菜贩在清晨进城的时候常被身着军服的武装暴徒挡住，并且以检查违禁品为藉口，遍身搜索，法币及其它贵重物品都被拿去了。

在最近的军政首脑联席会上，他们同意将以前军警所没收或充公来的烟土，照市价三分之二的价格，卖给民政厅，作为治安的经费。

由此，我们又回想起这位兼民政厅长的李代主席，在他就职民政厅长时所说的可笑的话，他说肃清烟毒与完成地方自治是民政厅的两大基本工作。民政厅收买鸦片也是清毒工作的一部，那可没人知道，有趣的是民政厅买了军警的鸦片后如何处理，如果民政厅把这些鸦片烧掉，那无疑的是民政厅很大的一笔损失，那么民政厅要多久才能补偿这笔损失，那是很费人猜测的了。

(查理克宁作)

《罢委会通讯增刊》民国卅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付印)

## 以行动支持昆明同学 成都学生示威大游行 国际朋友多人参加行列

(本报成都讯)为了援助昆明反内战牺牲的同学，为了反内战，为了争取民主，十二月九日午前十时成都各大中学学生援助昆明学生反内战惨案联合会在华西坝举行了一个盛大悲壮的集会。钟还不到十点、川大、金大、燕大、华大、齐大、金女大、中大医学院、同华西协合高中……等等、大中学单位同学代表都先后到达，西南联大旅蓉校友代表执着哀悼死难四同学的花圈入场时，全场报以极热烈的掌声。五千余人，大伙儿集在一起，高呼口号：“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踏着昆明死难同学血迹前进！”有的欢唱：“反对内战，反对内战！除军阀！除军阀！成都市民联合起来，成都市民联合起来，反内战！反内战！”每个人都怀着惨楚悲愤的心情，每个人都露出严肃沉痛的面孔；心中默默念着：要扫除发动内战的军阀！要坚决反对内战，要誓死争取民主。有的被这悲壮的场面感动流泪了。

大会开始，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后，接着是一位女同学以悲怆的……最激愤的语调读大会悼词：

“今天，我们成都的学生们，怀着最深的愤慨，与无比的哀痛，来悼念为正义而牺牲的昆明四烈士：

昆明的同学们，你们为了民主，为了反内战，而吹响了

震聋发聩的号角，当这宏壮的号音吹到我们的耳边时，我们起来了。

呀！跟着又传来了军警屠杀你们的消息。起初我们谁也不敢相信，然而铁的事实毕竟是无法掩饰的，我们知道野心统治者尽管口口声声说，不打内战，实际他们却在发动内战，制造内战。这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人民起来反对它。然而，野心统治者却拚命想压抑人民的声音，想掩盖他们的醜行，不让真理出现。于是昆明的同学们，你们就第一个背起了十字架，遭受了最残酷的屠杀。

然而，明明知道前面是刀枪炮弹，你们昆明的同学们，却挺起了胸膛，挽紧了手臂，一直冲向前去。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你们把个人的生命看得多渺小，死，死是让多数再生。这意义在这里显出了真实。

就这样，你们四位就坦然地走向死亡，你们是我们的先驱，你们为全中国人民的生存而牺牲了。然而，亲爱的伙伴啊，请你们相信！你们不是白白牺牲的，你们的死换来了全中国人民斗争的勇气，你们的死替我们引了路。我们，郑重宣誓：我们要以全生的精力与一切黑暗宣战，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让民主、自由、和平而富强的新中国挺立在地球上。

你们没有死，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全中国的人民将永远记着你们。

亲爱的伙伴们，安息吧，静静地安息吧，我们已没有了哀痛，我们已没有了眼泪，我们有的是恨，有的是斗争的勇气，我们誓以行动来纪念你们英勇的牺牲。安息吧，亲爱的勇士们！”

全场寂静无声，五千多个有良心的人都流泪了。

接着是联大校友代表报告惨案真像。

接着是各大中学同学讲演，每当说话告一段落的时候，一阵“誓死反对内战！”“援助昆明同学！”“打倒发动内战的军队！”这五千多人一齐的呐喊，像一阵狂风，一场骤雨，震动了整个华西坝，震动了成都市七十万市民的心！

会完，有人提议今天要用行动来表示反内战，要用行动来发扬“一二九”的精神，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伟大反内战行列开始行进了。

国际友人文幼章教授、夏仁德教授等人也随着行列一齐走，进新南门，从东大街经春熙路、提督街，过东西御街，走到美新闻处门前，大伙儿举起拳头高呼呐喊：“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不要美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军屠杀中国人民！”两旁市民，报以热烈掌声，大呼：“顶好”！

（《罢委会通讯增刊》民国卅四十二月十六日）

## 复员运动延至上海 七千余美军示威

（本报上海十二日讯）美军要求退伍返国之运动，一唱百和，由美国、巴黎、火奴鲁鲁、日本、菲律宾而蔓延至中国之上海。在此工作已有三月余之七千余美军，昨（十一

日)作示威运动。昨日适值美上议院所组考察团一行抵此,美军士兵四百人以上,在美军宿舍舞厅集会,商讨向美军总部请求对于撤退美军事宜与以明朗化之答复,并要求谒见考察团首领。

晨间,此间士兵数百人,曾群集美军总部办公署(建设大厦)门首,作无秩序之示威,至十一时许,始渐渐喊至力竭声嘶而后散去。同时,类似之集会,并在江湾机场举行,美军运输站之美军汽车夫,均举行罢工,昨日二十四小时之内,美军高级长官多有安步当车者。

此间美军数百人,并上书美陆长柏德逊,签名唱和者,大不乏人。函内称,战争已结束,吾人之任务亦已告完成,留华为“不需要的”。同时,批评魏德迈将军所作各种文告,均有“回避”与“欺骗”之嫌疑。同时在跑马厅集合之美军,亦声势浩大,大呼“我们要回家去”。

《学生报》创刊号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

## 愿知留华理由 不听花言巧语

(本报上海讯)此间美军六百人及少数军官,今日先后在花旗总会前及跑马厅举行示威,反对废除与从军期限作为遣送返国标准,并要求早日回家。此辈美军并推举代表四人,往谒美参院派遣来华之视察团请愿。当由参议员诺兰特及杜奈尔予以接见。美军某代表称,中国现已不需要美军协助,在华美军且已进行复员。另一代表则请求说明美军在华

立场，俾知何时可以服务期满，早作计划。另一代表则要求两议员与全体美军会晤。两议员答称，此在事实上无法办到。示威美军秩序甚佳，但其中一部分呼喊，措词殊耐人寻味，某美兵高呼曰：“吾人未尝从军，遣送日人返国，担任此项工作者为中国人，吾人不过旁观者而已”。又一美兵曰：“吾人留此除照顾自己外，实无所事事。”惟有一部分美兵，态度较前严肃。彼等声称，仅愿知为何留驻此间，但不愿“再听任何巧语花言”。美海军人员并无参加示威者，仅有少数海军军官与数高级陆军人员作壁上观。魏德迈将军曾向美军广播，谓在华美军，未有示威行动，深表感谢。不意在广播后数小时，此间美军竟亦发生同样示威运动。示威美军并公开上书参议院视察团，其中有云：“其实在中国大多数的美军，都无事可做。他们不过有你为我忙，我为你忙。一个美军住在中国，便需要其他美军也同时留在中国。这样彼此互相牵连，实在没有一点好处。就是他们所忙的事情，也大部分是陆军当局雇用军民来做，美军不过仅从旁监视。这样使无事可做的美军，人数更为增多，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一定的任务，需要他们完成。”

《学生报》创刊号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

## “一二·九”纪念大会上 马尼刺华侨学生电罢联全力支持

(马尼刺十五日晨广播)马尼刺华侨学生于“一二·九”

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会中通过致昆明罢课联合委员会电文一件，原文如下：

昆明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鉴：

我们对贵会所领导的反内战运动，及所提之十一项要求，均表同情，并且决意支持。

（《罢委会通讯》第十三期）

## 一群爱真理的军人的来信

同学们：

……这次屠杀爱国学生事情发生后，我们怀着无限的愤怒和极端的不满……我们当中级干部的、下级干部的以及兄弟们的同情心，很像是炸弹，假如残酷手段继续下去，这颗同情的炸弹之心，恐怕会要整个爆炸，炸出真正民主来。祝你们成功。

一群同情你们的军人

十二月五日

## 一 市民建议

“一二·一”烈士应入忠烈祠：

昆明市民张仲宣先生来信，有关于殉难同学的善后建议四



点：(一)公葬“一二·一”四烈士于园通山南，与护国烈士比类，(二)烈士牌位置忠烈祠中。(三)为四烈士列传，(四)为四烈士建墓，并于交通要道或公共场所立纪念碑。

## 中大同学 秘密募捐

(本报渝讯)重庆中央大学学生自“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都极端愤慨，(但因校内××团和特称人物，气焰逼人，又出壁报混淆黑白，)正进行大规模的秘密募捐运动，现在他们正准备以行运积极支援我们。

(《罢委会通讯第十四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 川大追悼“一二·一”四烈士

八日下午一时，川大声援昆明惨案联合会为昆明殉难同学召开一个追悼会，会场的墙上满挂标语，及追悼特刊和抄录昆明四校的为罢课告各界书，正面在死者灵位两旁写着一付挽联：“安息吧，为民主而死难的同学！奋起啊，为生活要自由的人们！”到会的同学非常踊跃，仅能容六百人的会场挤得满满。会在沉痛的歌声中开始：“……魔王啊，你别得意；朋友啊，你别悲伤！”献花圈，主席致词之后，由联

大校友报告惨案经过，继之而起讲话的是川大李相符教授，李先生第一句就沉痛的说：“在门外我见到诬蔑的标语，胜利了我们不能笑，连哭也不让我们哭吗！顿时全场六百人一齐痛哭失声，李教授自己也哭得一时接不下去。后又说：“老百姓拿了钱给国家，让国家的宣传机关却来蒙蔽着老百姓的耳目……反内战的人就被认为共产党，就应该被屠杀的话，今天的人民都反内战，岂不都该杀了吗？枪炮是不能将中国人民杀完的，即是借了美国的原子弹来也杀不完反内战的老百姓，老百姓也要和平……”每讲一句，大家鼓一次掌，每讲一句，群众便拍掌一次，他高呼着“因为内战是反人民的，所以得不到广大人群的支持……总理告诉我们和平奋斗，不是武装奋斗，蒋主席告诉的是和平建国，而不是暴力建国。死者死了，活着的要以死者的意志来制止内战，实现民主！”一位同学站起来哭着说：“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为了正义而声援，有人却给我们戴帽子骂我们，我们多么冤枉……一时众人又痛哭。通过致电慰问及发宣言案件后散会。

魔王啊，你别得意！

朋友啊，你别悲伤！

（《罢委会通讯增刊》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

### (三)

## 伟大的同情 慷慨解囊捐献

本日（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时，有武装整齐的军官一人，以一千元在联大购得《时代评论》一份。当请签名，但他却微笑而去。

今晨联大某校友慨捐国币五万，作为反内战工作活动经费。

在联大，五百、一千、二百、一百的大家掏出钱来，捐作罢课运动的经费。二十八日，有一对夫妇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说：“我们不叫它作为结婚的拘束，让它干些更有意义的事。”有五位职业青年写来了一封长信说：“看见你们罢了课，恨不能马上用行动来响应你们。不幸！我们所服务的机关领域，就是那种在思想上要只有国民政府，在行动上要只有拥护蒋总裁的一个机关。”所以只有凑了五千元捐款，来表示他们的同情与声援。义卖布告贴出来了。顿时，同学们献出了他们平时所珍贵的物品：有韦氏字典，有珍藏的邮票，有金戒指、口琴、游泳裤、自来水笔、毛巾、茶杯、茶壶、手套、牙刷、汽油和堆了一桌子的书本和其他东西。围在四周的同学掏出钞票，随意选拣一样。他们绝不计较他的商品的价值，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纪念品。

昆明时代评论社，为了支持反内战的罢课运动，义捐时代评论周刊一百份于罢课委员会。

昆明新报社亦义捐昆明新报三十份。

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自治会，顷接某公务员义捐五千元及一长信、来信内容在下一号通讯内发表。

昆明学生罢委会顷接到“一个贫苦职业青年工友”义捐贡川纸四刀，并来信一封，兹将原信抄录于后：

丧心病狂的人们，应该觉悟了吧！

胆小畏缩的人们，鼓起勇气来吧！

徘徊犹豫的人们，应该感动了吧！

亲爱的学兄（请原谅我这样称呼你们）：

中午我来到你们的学校里，看见满墙贴着“反对内战”和“争取民主自由”等等许多标语时，立刻我这颗微小的心，几将要由急转而变为窒息了、眼泪也几次地冲出来。

学兄们：一个职业青年的经济的境况，何况还有另外的负担，是你们知道的，现在我将我仅有的一点贡川纸捐给你们！请把全中国的老百姓要说的话和痛苦写在这些上，呈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面前！可恨得很，我写不出来了，请指教原谅。

一个贫苦职业青年工友上，即日。

联大工学院卖豆干的小贩，将义卖豆干全部收入悉捐罢课委员会，坚决“反对内战”。

联大工学院助教为支持罢课运动，除签名表示外，并将另行募款五万元作物质上支持。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罢委会通讯第一期》）

## 我们并不孤立，人民站起来了！

工人、妇女、公务员、武装同志纷纷来信并捐款及物品支援！

△某军事机关的科长及其太太写来的信：

“参加联大廿五日时事晚会的朋友告诉我们，当局竟以武装制止集会的真相，使我们感到同样的愤慨，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们最基本的做人的自由。

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是全国的呼声。你们这次的罢课，并非单纯的学潮，而是全国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先声与号角。我们决心为你们的后盾，用精神与物质来支持你们的罢课。

这里捐赠国币五千元。”

△一位职员来信：“我是中央电工厂里一个小职员，贵校于礼拜晚‘开反内战时事讨论会’，为野蛮的军事当局——法西斯的党徒——亲率军队炮轰贵校，此种摧残青年、蔑视自由的卑鄙手段，诚令人愤恨之极。今贵校全体罢课，以示抗议，并揭起反对内战的大纛，此种为全中国人民利益而呼吁的义举，已博得全市人民的同情”。

××中学校长谈：“我们一定支持罢课运动，不达到目的不能复课，许多学校的学生所以不敢罢课，是由于学校当局的压迫，请诸位代表转达给同学们，假如学校当局为反内战运动而开除学生，本校愿意收留这些热烈爱国有正义感的青年。”

△倾接某夫人捐款万元及一封充满了热情的来信，特摘

抄一段：“联大正义呼声的同志，你们站在人民一边的希望，喊了人民的呼声……。你们的呼声，将会唤起人民更沸腾的血液来。拥护你们，祝你们的呼声带来了愿望！”

△一个校外职业青年给我们的鼓励：

“不要中途妥协，忘了其他各校的同学和校外无数的同胞……。告诉广大的民众，你们所主张的正义，把反内战运动扩张出去”。

△昆明宣传分处有少校军官及上尉军官二名，看完我们致士兵书后，建议：“士兵们不有包括军官，最好改为武装同志们”。

△本会对今晨在联大门口义卖衣物同学之声援，谨致谢忱。又某先生捐送维他命丸，电工厂某医师捐一万元，工院毕业同学林君捐赠大批腊纸油墨，本会亦深致感谢之忱。

△联大工学院全体助教响应罢课，并捐款五万元支持罢课联合会。

△工院厨工工友为响应反内战号召慷慨捐款。

（《罢委会通讯》第二期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二日）

## 看，大众的心向我们聚拢来了

（联大工院一日讯）为了表示对受伤同学热切慰问，无名氏送到联大新舍慰劳品十余包，内有糖果、医药、慰问信等。

（本社三十日下午讯）受伤同学回校后，立刻有维护正义之社会人士，捐赠七大袋慰劳品及大批医药。

某医生捐胶片一卷，摄制受伤同学照片。

（又讯）公共汽车上之售票员、稽查等，对于反内战运动甚表同情，并自愿协助散发传单。

（本社讯）联大工院豆浆室工友二人，一人捐毛边纸一刀，一人捐款一千余元，支持罢课运动。

（本社卅日讯）职业青年五十余人，在万分穷迫之下，捐本会□元。

（本社讯）××印刷厂的一群工友，为了支持这一次反内战，争取自由的伟大运动，捐给本会纸墨费用一万元。

又：某护士小姐捐来药品一包及二千元，来信说：“人民的疾苦，政府是不会知道的，望你们多多领导”。

## 听一群公务人员、商人、工友 友爱的声音！

中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我们心中的怒火平日无由发出，现在经过你们怒吼出来了。我们这一群公教人员、商人、工人、都受了感动。我们同情，几乎至于流泪。朋友，你们不会孤立的，全国的各大中学都响应了，特奉上捐款，祝胜利。

### 一群职业青年的来信（摘要）

亲爱的同学们：

压在我们心里的声音，被你们喊出来了，我们在兴奋，我们的血在燃烧！

为了抗战，我们在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下，已忍受了八年。今天抗战胜利了，不容否认，胜利没有给人民大众带来半点好处，却带来了弥漫烽烟的内战，因而更加深了全国人民的痛苦。将要喘息过活的全国老百姓，又被拖入了无底痛苦的深渊！

为了反对内战，为了要求民主，为了争取自由，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已经拿行动来抗议了，这抗议是我们同意的，全国老百姓需要的！

（昆北宣传分组讯）本组宣传员见一武装同志在昆北门外徘徊，乃上前发给宣言一张，该军人即交与一包为汗湿的纸团，且很激动地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兹将其来信摘录于下：“联大、云大学校校友先生们钧鉴：兹在贵校门前看有标语说道，士兵们，你们把你的武器放下来，你不能拿你的武器对付你的同胞。是，我的武器绝对不能拿来对付我们的同胞，请你们放心吧。不过我等士兵是受压迫，受了一般贪官污吏的主使，在他们势力之下，只得忍耐下去。抗战八年，家乡沦陷，父母分离，兄弟泣别。值此日军投降，又要我们持枪惨杀自己同胞，这种行为，谁不痛心，谁不流泪。我，我就要向军队做宣传，内战是惨杀我们的同胞的。他们的心就要打动的。如果这种话不行，到了作战时，我只有牺牲自己，我自己杀自己……。”



## 一群印刷工人的来信（摘录）

“我们暂时先聚集了一万元钱，给你们作为买纸买墨的费用。这数目是微小不足道的，所代表的却是十几颗热诚的心，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已凝聚联在一起了，因为你们所说的，所做的，所主张的，不但是我们、也正是全国老百姓所要说的，所要做的，所要主张的……。”

《罢委会通讯》第三期 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三日

## 各界纷纷解囊

（三日讯）：某银行同仁捐给罢联会拾伍万元，并谓“数目不多，但以表吾人对民主战士之敬意”，友爱之情溢于言表。

（又讯）某商店二小职员捐来伍仟元，希望我们踏着死难烈士们的血迹前进。

（联大工院三日讯）某邮差同志到校送信时，慨捐国币伍仟元，赞助反内战运动。

（又讯）某工厂全体（二十余）工友捐来国币二万伍仟元。

（《罢联会通讯》第拾号）

## “一二·一”惨案的反响，同情支持！

（三日讯）龙渊中学为死难及受伤同学捐款伍万元。

（又讯）一个失业贫困的青年对于“一二·一”死难烈士表示无限的崇敬，并说：“我虽然处于无钱相助之境，我还有嘴可以替民主和平宣传。”

（又讯）一对中年的父母，将亲友们送给他们新生孩子满月的贺礼一万八仟元捐给罢委会，来信说：“我的孩子并非生来准备做奴隶的，因为我们爱自己孩子，更想到千千万万当父母的慈肠。”

（又讯）病了半月的一位穷苦的联大同学，他把乡友送他调养的一万元捐给罢委会。因为他感到我们不应该太注意个人的利益，而使团体有所损失。他看到宣传的同学被打，做纠察的同学冒死服务，深夜站岗，更有抵抗武装兵士而流血而死亡……。他因为病了不能参加，但他贡献出这热忱的心。

（又讯）五华中学来函云：

“敬爱的四位同学：为了反对内战，为了人民的自由，你们牺牲了，你们被打死了！这是民国呵，这是人民的国家呵！你们的死是光荣的，是伟大的，是纯洁的，是崇高的。你们死了！死了！但带给我们更大的决心，更艰巨的任务。今天我们流泪，但是更大的却是增加了我们的勇气。附：我们再奉上募捐来的四万七千元，作为死伤同学的费用。”

（又讯）联大经济系一九四五级级会来函：

“此次母校同学，坚树反内战争自由之大纛，中外共钦，诂料无耻军政当局，派遣武装军人，便衣特务，竟对我赤手空拳同学施行屠杀，暗无天日，禽兽横行，决定全力支持贵会行动，除协同宣传和征募外，并专函昆明校友纪念，从其采取一致步骤……”

（又讯）第一中华职校来函：

“接到“一二·一”惨案的消息后，我们无比的痛心和悲愤，受难的同学们，不死于敌寇的魔掌，而死于屠夫的毒手，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它将激起人民对于专制独裁的愤恨而更扩大了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他们的死是光荣的，我们谨向死难的同学们致敬；谨向受伤的同学敬致慰问之忱！并向坚持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同学们伸出手来，我们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

送上捐款叁万肆千玖佰元，请查收。募捐还在进行，以后陆续送上。你要道歉，你就向死的同学道歉！他们答应你，我们就答应你！”

（《罢联会通讯》第十八号 十二月三日）

## 重庆市一群在校、 在职及失业青年来信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为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抗议驻军的武装干涉集会言论自由以及摧毁人权行动的罢课运动，受到了国民

党反动派无耻的残酷的镇压，在千多军队警察特务的围攻中，在石块木棒手榴弹的屠杀下，有许多同学光荣牺牲或受伤了，闻悉之余，感到无限的沉痛和不可抑止的愤恨。

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为什么你们为了达到这一要求的行动，却遭到无耻的残酷的镇压？难道不是再一次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摧毁民主运动的必然措施。虽然他们利用御用的宣传机关，一致拚命的造谣诬蔑，但血腥的事实，是不能够一手抹尽的。谁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大后方民主运动公开的全面的“扫荡”的信号，为内战扫清道路罢了。

可是中国青年绝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摧毁的！在“五四”“五·卅”“一二·九”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都表现过坚决的英勇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尤其八年来的抗日战争，不屈不挠英勇牺牲的精神，更是史无前例的高涨，更加发扬了“五四”“五·卅”“一二·九”光荣的革命传统。在祖国的生死关头——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独立与奴隶的关头，你们又一次表现出伟大的惊人的力量，再一次为祖国的和平民主、自由独立，洒下了你们圣洁的血。在祖国的历史上，定会开出鲜艳的花，任何暴力的摧残，也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独的，全中国全世界的青年正和你们战斗在一起，为了给与你们一点有效的援助，我们重庆市的一部分在校在职和失业的青年成立了一个援助你们的组织，“重庆市青年援助昆明学生筹备会”。可是正当我们成立时，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牺牲了，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的援助已经是太迟了。

无论如何我们将竭尽全力支持你们，给予你们道义上精神和物质上的全面援助。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慰劳受伤同学的运动，现在第一步已经募捐得了七万元，特先汇出，聊表我们一点兄弟姊妹的情谊。

亲爱的同学们：坚决的勇敢的战斗罢！以你们自己的团结和全中国全世界的父老兄弟诸姊妹的支持，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末了，我们向：

死难的同学致沉痛的哀悼！

受伤的同学致热烈的慰问！

战斗中的同学致兄弟的敬礼！

重庆市一群在校在职及失业青年

十二月四日

（抄自1945年12月5日《新华日报》）

## 重庆一群职业青年来信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读了你们被害的新闻和你们向全国同胞和同学呼吁的宣言，知道反动的当局又在昆明演出了妨害人民自由，压迫和残杀学生的事情，引起莫可名状的愤慨！在八年抗战中，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泪赢得了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都在切望和平民主的今天，执政的当局不仅违反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志，在制造并且扩大万恶的内战，而且对于纯洁热情手无寸铁的学生青年，竟横施压迫，开枪残杀，这充分暴

露了他们的法西斯本质和封建专政的狰狞面目！

我们一群向往于民主自由的职业青年，在陪都身受目睹的一切，虽然方式上不同，但是他们的残暴与无耻，与你们所受到的并没有什么差异。我们曾经坚持自己的岗位，与反动的恶势力作搏击，对于你们在昆明所表现的英勇精神，无时不致其衷心的敬仰，引为楷模，并且常常以能够有这样的共同奋斗者为无上的光荣与骄傲。

现在，你们又遭受了疯狂的残害，这对于我们大家均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损失！我们义愤填膺，欲哭无泪！自从1927年大反动以来，我们青年已经遭受过无数次的残杀与压迫，但是争民主，争自由的运动仍然是再接再厉的发展，而我们英勇的旗手和先锋总是前仆后继地奋斗不懈。因为我们知道怎样才是对待这些法西斯强盗们的方法，而且对于民主自由必定实现的前途有了坚定的信心。这次你们所流的血，一定会灌溉在千千万万未死者的身上，培养憎恨，增加勇气，使得我们有足够的毅力来坚持斗争。而同时，也教训了我们知道法西斯统治者非彻底根除不可。“五四”，“三·一八”，“一二·九”血迹犹殷，加上了这次，你们为和平而流的鲜血，我们将会更加英勇地来承接起死者所遗留下来的伟大事业，继续奋斗，不达到目的誓不终止，我们这一代人的血也不会是白流的！

现在寄上一万元作为我们慰问死难同学和受伤同学的捐款，聊以代表我们的微忱！

我们再一次提出，愿意全力援助支持你们的行动，并愿意牺牲一切来参加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不达目的不止！

谨向死难者和受伤者致崇高的敬礼！

重庆一群职业青年

一二·四

(抄自1954年12月5日《新华日报》)

## 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电昆明 学生誓作后盾并电汇慰问金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于昨(六)日上午十时举行第三次常务理事会，到会常务理事彭一湖、章乃器、曹孟君、罗隆基、郭沫若、沈钧儒、何公敢等十余人，由何公敢任主席，当经讨论要案数件，并一致决议以该会名义致电慰问昆明各校为反对内战而遭枪杀之学生，并先汇去国币十万元以作死伤同学安埋及医药之费用，兹录其原电如下：

昆明各校罢课委员会公鉴：

八年抗战，倖获成功，亿万同心，惟在建国。肺肝自刳，于心何忍？乃我昆明各校师友竟以发表反对内战呼声而遭手榴弹与机关枪之突击，伤亡之大，牺牲之酷，视“三·一八”惨案而过之。暴力专横，至于此极。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同人等休戚相关，誓作后盾！临电不胜悲愤之至。兹特先行电汇慰问金国币十万元正，敬希查收，现正广行募集，当陆续汇奉。

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

十二月六日

(抄自1945年12月7日《新华日报》)

## 捐 献 消 息

(联大师范学院四日讯) 师范学院同学为死难同学发动募捐，工作展开以来如火如荼，不但同学纷纷解囊，工友校警亦相继捐献，截至三日止，已募获四十六万余元。

(又讯) 师范学院同学对受伤同学极表关怀，除自动前往外，并组织慰劳队，不时出动慰劳。

(本报六日讯) 昆明劳工同盟绝食一天，捐助反内战运动。

(本报六日讯) 桃源小学生为支持反内战运动，捐助国币拾贰万元。教师亦捐助伍万元。

(又讯) 龙夫人捐款五十万元。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六日《罢联通讯》第十八号)

## 复旦师生六百余人声援昆明学生

反对内战的运动在高涨，声援慰问昆明学生运动的浪潮在扩大，复旦十二团体暨师生六百余人，大声疾呼，声援昆明的学生们！他们并凑集了七万元的捐款，要本报转给昆明的学生们，下面是他们的慰问信：

昆明各大中学同学们：

为了维护正义，为了酷爱祖国，而不让国家颠复于破灭境地，你们说出了千万人的声音，你们说出了千万人的要



求：反对内战！但是却发生了“一二·一”的惨案，我们忍痛，我们愤慨！我们以赤诚慰问你们，声援你们！你们是不孤独的！众多的人将作你们的后盾！

附第一批捐款七万元。

复旦十二团体暨师生

（抄自1945年12月9日《新华日报》）

## 人民不是瞎子！

（灵堂前写）今天虽然阴雨，但来灵堂奠祭四烈士的人还非常踊跃，傍晚时分，灵堂里还留着不少来宾，有一位老太太领着四五个人颤巍巍地走进灵堂，带着她自己扎的花圈、两副挽联、一对大烛、两炷香，还有两小捆纸钱。

“我是肖刘氏”，她边走边指着身边一个中年人说：“他是陈福兴，我们住在青云街，一共有四十六个人，大家募了些钱，买了这些东西，还剩下一万零五百元。”她把钱交给了治丧处的同学，还有一张四十六人的签名单，这时她已经泪水盈眶，不时用袖口拭眼睛。有一位小姐问道：“你家怎么会晓得这回事”？“我耳朵不聋，眼睛又不瞎——就是不认字。”她说：“我差不多天天来，还带着小孩子念挽联给我听。”当招待员引她到灵前时，她忍不住说：“他们死得真可怜啊！好容易才念到大学……”一句话又把大家引哭了…。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罢委会通讯》第十一期）

## 六件热情捐献的来信

### “一二·一”的血泪将会淘净那些人民的渣滓

××无线电器材厂全体工人捐来他们血汗换来的钱，并来信说十二月一日这伟大的节日，多少人在为这而感动。我们更相信，这血与泪的交流，是会掀起更大的怒涛，把那些人民的渣滓淘净……。

## 汽车训练班一个学员的来信

敬爱的全体同学们：

……过去的“五四”、“一二·九”轰动了全世界，曾经打过卖国政府，卖国贼。这次更希望你们造出一个第二个“一二·九”，更辉煌，更灿烂……我们觉得背叛人民利益的专制独裁者，必须打倒，……因为他们的手段越毒辣，我们的反抗也越强……。因为正义、和平、真理终于要实现的。……我们虽然处于恶势力的魔掌下，但是尽力来帮助你们完成这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标。因为薪饷过少，特此奉上一万元，作宣传工作之用，以表我们对于你们的敬意。最后向全体同学致崇高的敬礼！

## 三个小学教师的来信

……我们是三个乡村里的小学教师，为了这次“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受了多数老百姓嘱托，要我们执笔代表他们致意，并向死难同志致最崇高的敬礼！我们要高呼：

1. 立即停止内战。
2. 迅速撤退驻华美军。
3. 马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4. 根绝大独裁者的野心。
5. 赶快组织联合政府。
6. 打倒一党专政的法西斯制度。

三个乡村里服务的小学教师  
附捐国币贰仟元正（签名略）

十二月四日

## 我们年龄太小恨不能一同奋斗

昆明西山脚下，一群小朋友送来四万三仟元并附有一封热情天真的信：“亲爱的哥哥姐姐们，你们为了反对内战被人殴打，伤的伤，死的死，我们非常愤恨；但是年龄太小，恨不能与你们一同奋斗，这点医药费请你们收下吧……。”

又有一群小朋友捐来二万二千元，来信告诉我们“现在已有几千万人准备大步走向你们呢！这笔小款献给我们受伤的哥哥姐姐们……。”

## 这双布鞋请给为反内战而走路的朋友吧

十个商店的学徒，把他们的月薪和仅有的一点私物——布鞋，送给我们。“我们在环境与生活的重压下，不能以行动声援，现在将每月有限的收入及仅有的私物（布鞋）送给你们，这双布鞋请给反内战宣传走路最多的朋友吧！其余小小的一点儿款子，请作你们的应用。”

## 昆明市××小学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来信

联大转

昆明市各大中学同学：

我们三百多小学生，带着无限愤怒和深切的痛恨，来写这封信给你们。

你们罢课了，你们英勇地高举着反对内战的旗帜，这正代表着万万人的意思，我们全体举手赞成你们。

我们看见你们在街上宣传，在街上挨打，又看见血淋淋的尸身抬过大街，我们真是哭也哭不出来。

现在我们大家把这一周的零用钱都捐出来，一共得了十七万元，随着这封信送给你们，算着一点点行动的表现。

昆明市××小学全体同学上

同情之声，从每一角落传来，  
谁不赞成？谁不愤慨？

### 玉溪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来函：

“亲爱的同学们：当我们听到你们为开时事晚会突遭武装干涉而造成流血一事之后，便感到一种无限的同情和痛苦。接着又读你们发出来的代电和告全国同胞书，一字一泪，使我们这纯洁而幼弱的心里，涌起无限的愤慨？同学们：正义始终会战胜强权的，我们竭诚的拥护你们所提出来的主张……”

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紧密地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的同胞们联合起来，为贯彻我们的主张和达到我们的要求，勇敢的奋斗！”

### 一群职业青年来信

“……在今天，只要我们还算是人的话，我们还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的话，我们不需要再来一次战争——可能毁灭我们自己的内战。抗战八年，老百姓的苦头吃够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来支持一次内战，也经不起一次战争来蹂躏了。我们认为你们干得对，我们不要打内战，我们要和平。……我们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被封闭了嘴巴的“报纸馆”

小职员、排字工、机器工、报贩，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家的报纸上的反动消息的时候，我们愤恨极了。这儿是我们节省下来的钱，（按：共洋六万一千九百元）让他贡献给你们一小部份力量。……千千万万的人们，将会从祖国的每一角落伸出援助的手来给你们。……”

## 云南妇女联谊会的来函

“……你们为了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自由，反抗暴力，遭受了迫害，流了血，牺牲了性命，这种为公理正义而牺牲的伟大精神，使我们感到无限的同情并从心底发出最诚恳的敬意。……你们将会得到更壮大的声援，有力的支持，你们这笔血债的支出，将可以得到重利的偿还。这里我们谨将此微薄数目（三万元）捐助给死伤的同学们以资小补……。”

## 一位杨先生的来函

“……你们来此念书，原希望将来为国家民族挽救国运。谁料到今日青天白日之下，你们竟遭此不幸的惨剧，公理何在？正义不存！伤心惨目，有如是也！我为你们痛苦之余，节衣缩食，奉此十万元聊表敬意。当此满街狼犬，遍地荆棘之际，死者已矣，生者则责任重大……。”

## 某工厂工友的来信

使我们敬佩的英勇的好朋友，你们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人民的生活和自由，这样不避一切的危险，抱着舍身救国的宗旨努力的工作，真使我们感激极了，敬佩极了。我们虽然没有知识，无有能力，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亦应该将自己能担任的工作担任一点，和你们站在一起，挽救内战之危，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现在我们全体捐了一点钱（按：共二万五千元）……够不上多大的帮助，我们想，至少表示我们一点热忱了！”

## 春恨君的来函

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同学们：

想着你们徒手被残害的惨情，不由得悲愤填胸；想起死难同学的面容，忍不住泣泪交流。我的心一刻也难安下来，在这样的世间，吃人的统治下。

唉，可怜死难的同学，逃出敌人的杀害，却在胜利归家的时候，被法西斯走狗杀害，这样的黑暗造下的血的事实，而报纸却颠倒黑白，企图掩饰，真令人更痛愤，但是却掩不了晴天白日上老百姓的眼，灭绝不了血迹。

但是有许多地方甚至昆明的人们，尚不知甚么回事，这里我献给你们二十张复写纸，用它来向人民广播，辩白是非，传开你们血的事实到每个人的心里，而证明报纸的骗人，欺哄了我们八年，还能继续被骗下去吗？……

## 消息到成都

（本社快讯）成都报纸对昆明学生罢课事已有所报导，新中国日报十一月三十日标题为“开会反内战，竟遭干涉，昆明学生罢课”。又华西晚报十二月二日亦有类似报导。

（《罢委会通讯第六期》）

## 严防游行，当局遍设铁丝网 协力工作，中学同学进联大

当局者屠杀我爱国学生的恶行，已为全市市民所共睹。公开有计划的指使军人特务，闯入各学校，捣毁器物，抢劫财货，以手榴弹屠杀学生，事后却将责任推诿给二个所谓杀人凶手。就令目睹这事情的人，以常理推想，也曾觉得荒谬之至。在街头殴打学生，不是因两个人因误会而引起的冲突，至本市各学校行凶的也不是只几个失业军人所能做的，且失业军人远在半月之前，即由当局设法予以逮捕集中，若非当局之唆使，他们决不会于闹市之中开枪射击，绝不敢闯入学校劫掠行凶。

今天（十二月三日）军警当局为防止学生示威游行，已动员大批士兵在本市各要隘安置铁丝网：护国门、小东门、小西门等处均安置完竣，这不但证明了当局者在处心极虑阻止学生们的反内战运动，而且也证明了谁在屠杀学生，谁在发动内战，谁在想把国家人民作他们豪赌的牺牲品。

在昨天，本市各中学校长会议，议决各校立即放假，并



限学生于三天之内迁出，任何学校，不得留居学生。诚然这在帮凶们看来，确是最佳的办法，但中学的同学却也商得对策。昆华商校同学议决若留校同学有一百人以上，则留校继续工作，否则迁联大工作；五华、求实、女职、女师等校学生因学校当局强迫他们返家，有些同学便来联大住，帮助工作。这反内战的罢课运动，不但传遍了整个昆明市，在呈贡，联立中学及师范学校均已响应罢课，同时在校组织募捐委员会，发动募捐及组织救护工作。

联大工院同学组织周密，三日进行街头宣传。今日曾有一队宣传队员在南屏电影院前方场上演讲，听众逾千人，情绪甚为热烈。

（《罢委会通讯第六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六日）